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娱乐至死(1)
- 第2节：娱乐至死(2)
- 第3节：娱乐化时代的非娱乐思考
- 第4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
- 第5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2)
- 第6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3)
- 第7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4)
- 第8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5)
- 第9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6)
- 第10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7)
- 第11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8)
- 第12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9)
- 第13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0)
- 第14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1)
- 第15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2)
- 第16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3)
- 第17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4)
- 第18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5)
- 第19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6)
- 第20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7)
- 第21节：猖狂黄健翔(1)
- 第22节：猖狂黄健翔(2)
- 第23节：猖狂黄健翔(3)
- 第24节：猖狂黄健翔(4)
- 第25节：猖狂黄健翔(5)
- 第26节：猖狂黄健翔(6)
- 第27节：猖狂黄健翔(7)
- 第28节：猖狂黄健翔(8)
- 第29节：猖狂黄健翔(9)
- 第30节：猖狂黄健翔(10)

- 第31节：猖狂黄健翔(11)
- 第32节：猖狂黄健翔(12)
- 第33节：猖狂黄健翔(13)
- 第34节：猖狂黄健翔(14)
- 第35节：猖狂黄健翔(15)
- 第36节：大侠李连杰(1)
- 第37节：大侠李连杰(2)
- 第38节：大侠李连杰(3)
- 第39节：大侠李连杰(4)
- 第40节：大侠李连杰(5)
- 第41节：大侠李连杰(6)
- 第42节：大侠李连杰(7)
- 第43节：大侠李连杰(8)
- 第44节：大侠李连杰(9)
- 第45节：大侠李连杰(10)
- 第46节：大侠李连杰(11)
- 第47节：大侠李连杰(12)
- 第48节：大侠李连杰(13)
- 第49节：韩寒专访(1)
- 第50节：韩寒专访(2)
- 第51节：韩寒专访(3)
- 第52节：韩寒专访(4)
- 第53节：韩寒专访(5)
- 第54节：韩寒专访(6)
- 第55节：韩寒专访(7)
- 第56节：韩寒专访(8)
- 第57节：韩寒专访(9)
- 第58节：韩寒专访(10)
- 第59节：韩寒专访(11)
- 第60节：韩寒专访(12)
- 第61节：韩寒专访(13)
- 第62节：韩寒专访(14)
- 第63节：韩寒专访(15)
- 第64节：韩寒专访(16)
- 第65节：韩寒专访(17)
- 第66节：韩寒专访(18)

- 第67节：韩寒专访(19)
- 第68节：韩寒专访(20)
- 第69节：韩寒专访(21)
- 第70节：韩寒专访(22)
- 第71节：韩寒专访(23)
- 第72节：韩寒专访(24)
- 第73节：韩寒专访(25)
- 第74节：作家洪峰乞讨(1)
- 第75节：作家洪峰乞讨(2)
- 第76节：作家洪峰乞讨(3)
- 第77节：大嘴宋祖德(1)
- 第78节：大嘴宋祖德(2)
- 第79节：大嘴宋祖德(3)
- 第80节：大嘴宋祖德(4)
- 第81节：大嘴宋祖德(5)
- 第82节：大嘴宋祖德(6)
- 第83节：大嘴宋祖德(7)
- 第84节：大嘴宋祖德(8)
- 第85节：大嘴宋祖德(9)
- 第86节：大嘴宋祖德(10)
- 第87节：大嘴宋祖德(11)
- 第88节：大嘴宋祖德(12)
- 第89节：大嘴宋祖德(13)
- 第90节：大嘴宋祖德(14)
- 第91节：媒体三人谈(1)
- 第92节：媒体三人谈(2)

第1节：娱乐至死(1)

娱乐至死

吴虹飞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然而光打在谁身上?

在凤凰卫视的演播室里，光打在了黄健翔的脸上。在鲁豫极富亲和力的引导下，黄健翔慢慢展现了他作为父亲慈爱的一面。在时尚派对上，他温柔地蹲下为女儿，整理衣服，而与此同时，李亚鹏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上海地铁的移动广告里，请大家为不幸为兔唇的女儿筹集嫣然资金。陈鲁豫问到黄健翔对女儿有什么期待的时候，她因为黄的回答"希望她长大后象鲁豫阿姨一样有出息"而莞尔。她没有问及黄的前妻以及因此而生的官司，她也没有意识到，无孔不入的记者已经拍摄到了与黄健翔出双入对的怀孕女子。当黄健祥在演播室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把笑脸转向了观众，这时候他和蔼可亲，光彩照人。这样一个盛大的电视时代，决定了他的社会生命大部分是在演播室里，依靠强光来演绎动人色彩。

张钰，一个声名狼藉的性丑闻中的女主角，同样在演播室，做为一名演员，她深知光的作用。当她认为光只打在对面的美丽女主持人身上时，她感到了强烈的不公平，愤而离席。

在电视时代，也许光才是最重要的。公众视网膜里形成的成像，只取决于有多少的光打在了这些人的身上。或许，就象《镜花缘》里的两面国一样，只取决于帘子遮住了哪一张脸吧?

当1968年生人的宋祖德在海南流浪，打拼，同样是1968年出生的黄健翔正在北京当导游带外国团；当宋祖德已经成为颇有资产的私营老板，黄健翔正在央视的体育频道暂露头角。而后者可能完全记不起来了，数年后的一次饭局中，他坐在前辈赵忠祥的右边，而赵的左边，正是后来哭诉冤情的饶颖。当黄健翔当2007年初，在"天天运动

会"第一期初试莺啼，大肆讨论"刘翔是否有文化"之时，饶颖坐在某个医院的简陋诊所里，度过黯然的时光，作为早年的"大家闺秀""支边青年"的母亲去世了，她没有来得及和女儿诉说她沉默的悲伤。

有一本时下流行的书：《世界是平的》。但从某些角度来看，世界一定是不平的，因为照在每个人身上的光，是不同的。

或许正是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显得层次丰富，深致有趣?

是的，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达到社会生态的平衡。需要一个追求自由的黄健翔，还需要一个性丑闻的女主角饶颖，需要一个代表着"无耻"的女人张钰，需要一些机灵的少年作家装点我们的文化门面，当郭敬明被定义为"贼"的时候，还有标致的人儿不失时机地跳出来，打扮成了冠冕堂皇的文学良心。需要骂一骂张艺谋的《黄金甲》，来试探我们自己的良心的温度，需要贾樟柯来作为这个时代的诗意的标签。当然了，这个社会也会有些"渣滓"，比如芙蓉姐姐，她那么自恋；比如宋祖德，他那么缺德，每个人都为之惊叹。

第2节：娱乐至死(2)

"光照定理"也是有"马太效应"的。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o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如同《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所谓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这个众生喧哗的强人时代，每个人都尽可能大声地发表个人意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哪一个不是呢？政客在拉选票，作家努力获取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文学奖，近几年华语片一直在走下滑趋势，而导演却常常在国外拿一个奖，画家的画争取竞拍到2000万。宋祖德其实是幸运的。他不如王朔有才，他不如刘翔跑得快，他长得没有姚明高，他写的诗，算了，远不及舒婷。但是--他活在了一个言论自由的今天。只要喊得够出位，够大声，坦诚也好，博出位也好，他已经依靠个人的努力成为了媒体名人。他还有些钱，虽然比不上李嘉诚，但他比黄健翔更自由，明目张胆地向不同的女明星示爱，为她写了不少情诗。他骂了那么多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起诉他，他真是命好。他认为自己很有娱乐精神。要命的是，他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娱乐记者的赞同。

一名记者说：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宋祖德闭嘴了，大家还习惯吗？

第3节：娱乐化时代的非娱乐思考

娱乐化时代的非娱乐思考

文/禾东

继《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娱乐至死》是吴虹飞的第二本访谈录。

访谈者吴虹飞，依然保持了她以往的风格--如她自己所说--没有任何采访技巧，"只负责沟通，交流，聆听，记录，整理"，把采访还原到一种"零度状态"。

而接受访问的主角们，都是近两年吸引了人们最多眼球的知名人物。他们，从重出江湖的王朔，严肃的新闻主持人白岩松，成功转型的黄健翔，少年得志的韩寒，经历了死生之劫的功夫皇帝李连杰，一夜成名的刀郎，一直到绯闻漩涡中的前国家主义代言人赵忠祥，"乞讨作家"洪峰，臭名昭著的大嘴宋祖德，娱乐界的"小丑"芙蓉姐姐，打破潜规则的张钰……这些各行各业的人物，或杰出，或潦倒，或享有盛名，或千夫所指。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娱乐的舞台之上。无论他们自己如何定位，在公众眼中，他们都是娱乐界人物，是被归入各类媒体报道的娱乐版面的。

在一个媒体娱乐化的时代，试图以非娱乐性的姿态，观察、记录和思考娱乐现象，并不是一件易事。一方面，你往往无法知道这些公众人物真正在想什么。出于维护公众形象的考虑，他们会有意无意强调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而略掉另一些方面。有时候，他们还必须很小心，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毕竟，不是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能接受别人观看下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娱乐场中，追求时效的要求甚至会超过新闻界，任何报道都是速朽的，因为观众，或者说看客，总是在求新求异。

这两个困难，访谈者都克服了。她的报道，让我们看到"处于喧嚣中的当事人，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当时的状态、情

绪、态度、悲喜、愤怒、疑惑，甚至绝望"。她也在思考这个媒体的娱乐年代。在表面的众声喧哗之外，访谈者试图抓住一个共通性的东西。它既是感受性、印象式的，也是学理思考后的沉淀。这集中体现在书的第二部分，新闻学者和艺术家对媒体娱乐化现象的观察。

展江是这么看待娱乐化的："娱乐化具有双重的效果。新媒体的出现，消解了像《人民日报》、《新闻联播》这种作派，另外一方面，它让人们不那么关注重大公共事务，变得更世俗化。结果是，生活越来越琐碎，人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功利，而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定的趣味被破坏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直接的界限，某种程度上是消失了。"

而艾未未则确凿地反对着娱乐化，"中国的这种表面的娱乐性，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反对科学的，反对进步，反对确凿的事实，明确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泛娱乐化的结果。确实，当你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时候，你就满足于更少的东西，这是最小范围的自由。"

至于吴虹飞，一个出过两张唱片的摇滚歌手，一个曾经的愤怒青年，一名小说的实验者，她在这里表达了她最大的、最为平和的理性思考。这是人生的反讽之一。非新闻专业出身的她，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采访"案例"实现她微薄的思考。她把更大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与那些善于断章取义，宏观叙事的西方媒体不同，她并不提供明晰的立场，只是记录。而这些记录，并非漫无边际。这是她可称道也是颇被指摘的地方：无所指，却处处没有落空，仿佛在打迷宗拳。至少，她没有表现出比她的受访者和她的读者更高明的地方。她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这是一本严肃的采访教材，希望那些学新闻的学生读到的时候，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借鉴，有所屏弃，有所规避。她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某些采访案例。你搞不清楚，这是她的谦逊，还是野心。

第4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

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

他从幕后的导演，半推半就地，成了台前的演员，入戏之深，难以自拔。或许一开始只是聪明的孩子学有余力的贪玩，却被鼓噪的媒体和大众捧着架着，渐行渐远

这下好了。这下我们全都知道了，余秋雨的学问不过尔尔；李敖是一个自大狂；徐静蕾和王朔的钱不怎么分家；而冯小刚一个美工当年就是点头哈腰靠王朔给爬上名流位置的；张艺谋是一个装修大师；陈凯歌拍电影如果只拍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就挺好的；而“八零后”其实没什么作品；金庸是把旧的故事翻来倒去地写；叶京拍的电视剧才是当代“红楼梦”，而王扶林的《红楼梦》严重不靠谱；凤凰台的曾子墨范儿像足了林徽因；王朔本人从《金刚经》和《时间简史》中获得强大精神武器；王朔骂了郭敬明是“贼”，他道了歉；他过去骂了张艺谋是“臭大粪”，他道了歉，他还骂了杨澜的老公是“骗子”，他也道了歉……

阿城便替他圆场儿，“他是大院出生的人，大院出生的人有单纯、正直的一面，但他容易控制不住，容易话赶话搂不住火。”

“老夫聊发少年狂”，沉寂了多年的王朔，终于跳将出来，昭告天下，以正视听。二○○七年文艺界就这样在众生喧哗中迎来了春天。

他送一个记者出门，说，“我灭了丫们”。送另一个记者出门，却说，“我其实是个好人”。你认为这是他的恶毒，这恰恰是他的顽心；你认为这是他的矛盾，这恰恰是他的统一。

有人暗自惊叹：这老王要憋多少年，才能憋出这么多话来啊？！有人盛赞：“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而王朔做到了！”深谋远虑些的就说，王朔成功地“诱拐”了舆论。有人疑惑他是不是耐不住寂寞的天才，还有人大胆揣测，王朔在为出新书炒作，顺带炒红了“他女朋友”的网站“鲜花村”。“在过去那个伪君子时代，流氓稀缺，王朔演

流氓；如今，流氓多了，君子稀缺，王朔演君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对后者王朔是嗤之以鼻的：我犯得着吗？而付给他三百六十五万人民币的出版商也开腔证实了：我给他的是稿费而不是版税，他的收入和销量其实并不挂钩。

叶京刚和王朔聊了一个通宵。他笑得力气都没了。在他的印象中，王朔从来没有伤害过人。“他们说是王朔疯了，我觉得王朔没疯，这世道疯了。”

“小的时候，王朔是多么怕事的孩子。别人嗓门大了，他恨不得都尿裤子了。人家瞪他一眼，他吓得不敢说话。”

“十年前我才开始干电视这一行。开始变得虚伪，想成名，成腕儿，和当年王朔的心态特别像。”

“他现在是悟了，找到自己了。他想多帮助别人。过去他是多鸡贼的一个人，比冯小刚鸡贼———我说的那是过去。”

聪明人的娱人与自娱？

过去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追溯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吧。

“后来仗没打起来，我被解散了，回北京，流落市井，沾染习气，成了痞子———我他妈忘了我是谁了！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呢———X他妈名人！”（《我的千岁寒》序）

王朔声名鹊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旧的游戏规则出局，新的格局初露端倪的时代，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意味着将被抛弃，而叛逆则会带来不确定的、无限的可能性。这正是当年的王朔们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当时的大众需要一个“坏人”，王朔首当其冲，当了一回“流氓”、“痞子”，并且势如破竹，名利双收。也许叛逆并非他初衷，物质也并非他真正图谋，一切只是聪明人的娱人与自娱。

第5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2)

然而这场游戏越来越超出他的控制了，他从幕后的导演，半推半就地，成了台前的演员，入戏之深，难以自拔。或许他一开始只是聪明的孩子学有余力地贪玩，却被鼓噪的媒体和大众捧着架着，渐行渐远。就像一个屡屡扮演坏人的演员，演技太过精湛，人人信以为真，不管他怎么自嘲自损，自吹自擂，全都只是表演技法，是你一人扮演多角的游戏。所以公众参观王朔，唾弃之，拥戴之。猎奇式的围观心理和可望而不可即的艳羡心态，怕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朔是较早看清大众媒体的威力的，他善于利用媒体，并且容许媒体利用他。这一次，虽然未必是他的目的，他顺带让媒体替他抨击了早年的一些“学院派”文学评论家。“我特别不能原谅的是XXX，还有XXX，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写文章，造成上面把我给禁了，我只好到美国去。你这是形成了一种政治迫害。这些儒生，特别可恨。”

王朔是否在意“痞子”这个外界赋予他的褒贬参半的称谓?

他是在意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是军属，根正苗红，生下来就是为了保卫你们老百姓的。”他在自序里坦言，“痞子”是以经济地位划分而非文化称谓，是贬义多过褒义的，自己“怎么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在《我看王朔》一文中，他以旁观者的语气对自己进行了坦诚乃至无情的剖析，一一列举他创作中的聪明和小聪明，并自嘲说，当初与传统知识分子闹翻，是“走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没好好读他的书”。

虽然担当了一个“痞子”的名头，他对文学是极其挑剔的，不容自己形成套路、自我重复，不容心安理得享受功成名就。《动物凶猛》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小说，他却后悔过早地发表，因为“刚刚找到一

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的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

他也不甩他看不上的人夸他或者骂他，逆耳忠言他不是听不得，只是你仅仅言之有理还不够，夸他夸不对路他也不甩你。他对记者说，“朋友里我喜欢畏友。因为好话廉价，没必要。我希望朋友挑我一个缺点，我感激不尽。”

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为自己画像，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王朔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寻。如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里所说，“残酷的媒体”的“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生活中有一种野蛮的力量”让你“做不了你自己”。

第6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3)

他在给艾丹的《下个世纪见》作的序里检讨自己，“我们经常抱怨别人歪曲了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去为自己画像，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阿城认为王朔回归后写作的《看上去很美》“不管对王朔还是对我们都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很认真读了，觉得写得好。《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次清理，《看上去很美》将这个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而童年的回忆并未完全解决他内心的焦虑。而当时家人和朋友的相继离世，巨大的悲怆一下子把他打入低谷。叶京说，“三年前最后一次见他，我们都是没话找话。干坐着，一度冷场。梁左和他哥哥在同一时间走了，他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痛苦境地。这么多年在干吗呢？为了名，为了利吗？”“他不是装孙子，他是在经历一个心灵的自我拷问。他痛苦到什么程度？他有过自杀的念头。而那时候也没有人主动去帮他，而且也帮不了。”而王朔自己最近在参加凤凰卫视节目时聊至此处，也一度黯然。

阿城云，王朔有时读佛经。《金刚经》、《坛经》，王朔读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大乘佛经，“了生死”、“离贪爱”，王朔求的却只是个人的自我解脱。贪、嗔、痴这三毒，王朔尚一样未能得祛，戒、定、慧这三学，王朔又学了几分？

禅宗的顿悟，本不讲究凭借的方法是否合乎常理，物理学也好，曲解也罢，只要你能忽然贯通天地万物与人生自我，别人不能代替你的悟。六祖慧能相信人我皆“自性清净”，“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王朔也许是自信的，只是不知他是否还相信世间众人？

中年王朔对自己和他人有清醒认识，同时又有着孩童似的贪婪与天真，纯洁的小阴谋家式的负罪感，对轻易得手有着小小的得意，对堕落的自责，等等。变幻，反复，软弱与顽强的此消彼长，怕是幼年

时那个“漂亮得像个小女孩”（叶京语）的人见人爱的孩童王朔无法想像，也是后来年少气盛、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朔无法预料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王朔喜读《红楼梦》，偶尔偷师其中，并自比贾宝玉，“我觉得女的是最好的，她是自然属性”。对高鹗把贾宝玉“写一破庙里去”也是耿耿于怀。天才如王朔，也是怕寂寞的，也是渴望平凡幸福的，他说服母亲上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心理访谈节目，解开童年时的一个心结。不料被电视台的娱乐记者逮个正着，他一通脾气，甩脸而去，又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王朔竟是反着来。这个有点类似王小波。王小波的表面是戏谑，骨子里是浪漫主义；王朔表面上是调侃，骨子里有浓重理想主义情结。

第7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4)

有人叹道："多数人老而不死为贼，王朔确实不老，即便老了也不为贼。表面苛刻，其实仁义，这个旁人未必看得出来。"

他非圣贤，只比世人略高一筹。小说家便如此，不入世不天真，如何成大家?

骂人，你以为我快乐吗?

我四十岁是一坏人，我吸毒嫖娼，我无恶不作。我浑身恶习，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也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善良，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现在我觉悟了

朔爷今年四十九岁了。欲知天命。此之前，伊还躺在三里屯的酒吧夜夜宿醉，无人不识。造访那日，车一路行至郊外，天寒地冻。正屋里有电子之靡音袅绕，白雾袅袅升腾。那不是修炼的仙丹，那是北京郊外的加湿器。王朔穿睡衣睡裤，不修边幅，一只美猫跳上膝盖，神情颇是温存。

忽然门外有人叫唤，原来是好友梁天等来访。王朔便起身迎入，待宾主落座，把盏言欢。此时正是元宵，窗外，漫天大雪，飘落一地。

他整日不出门，就是在家里烧一锅肉，吃个好几天。你看我烧的肉，他在厨房里，向记者欣喜出示一大锅烧得结结实实的肉，放了许多佐料，表面呈黑色。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做饭吧。他掏出一个锅来，马上就要做饭了。

"我新写了一东西。写了一个《道德经》，一个《金刚经》。金刚乘就是斗药啊，双修啊，是藏密的最上上。修佛是什么？是提高觉悟。超人是傻B，谁能摆脱地球吸引力啊？我告诉你，金刚乘耍的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呵呵，瞧把这姑娘给吓的……"

他喜欢笑，露出满口的牙。我是黄斑牙，他这样嘲笑自己。在迷幻的电子音乐中，王朔的话密度很大。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点相信，

那个在《梦想照进现实》的剧本里话多得密不透风的导演，正是王朔本人。

他不停地否定自己，说自己有攻击性人格，他说自己攻击别人的时候并不快乐。他也会表明自己确实有着某种优越感。他有明显的焦虑。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因，他语焉不详。面对记者，他不设防，他坦诚到一种无所谓的，看起来不真实的地步。

“你以为我很快乐吗？”

我有攻击性人格。我不是有一点，我严重的。老实说我不喜欢这样。

你别看我平常骂人，你以为我很快乐吗？我并不快乐。老实说，没有人怎么着过我。人家无非对我有些冒犯，我伤害别人比别人伤害我更多。你说我有快感吗？我没快感。

比如说，你说我伤害你有什么快感啊？（你没有伤害我）当然，如果我不道歉我就伤害你了，你原谅我是你原谅我，我还是要道歉。我骂完你吧，我迅速就后悔，我不能这样。

第8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5)

我在朋友那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喜欢别人说我，挤兑我，只要你说得好听。但是不认识的人……我这人特不喜欢别人猜测我。

比如说，我为什么上次对你有意见？因为我觉得你在猜测我的动机。其实你对我是好意，你问我为什么要接受采访，我挺不喜欢别人猜测我的动机的。我对你好还有动机吗？（向记者道歉）我肯定是冤枉你，要不今天怎么下大雪呢？（呵呵笑）

“他内心软弱”，“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爱攻击人”，这是他的朋友评论他。作为凡人的王朔，自有体恤他、心疼他的朋友。这是他的造化和恩德。作为公众名人的王朔，已经是既得利益者，必然要接受———盛誉、赞赏、口诛笔伐，作为媒体谈资。

“他非常善良。”他的朋友这么对我们说。当第三个人也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便相信了。

往事如烟。曾经一个朋友落难，生计困顿，众人躲之不及，王朔与之合著《美人赠我蒙汗药》，得稿费几十万，据说他全部赠给了这个作者，分文不取。那本书因为非议众人，虽是对方主说，王朔捧哏，依然招来许多骂名，王朔则默默承担，不加分辩。阿城赞道：上个世纪时，王朔忍功一流。

一个朋友感念于此，在论坛里写道：“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真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记仇的人”

在《我的千岁寒》里写到母亲，王朔也是借古喻今。

“我们俩不能聊天，一聊就岔，岔都岔不在一枝儿上。已然最后一面了，还是没话。她是我最不能在她跟前说实话的人。”

我和我妈见面就吵。我妈一点都不能管我。比如她说，你这屋里，其实是让我打扫卫生。我马上就生气。可是我五十了，她八十了，我们家就我们俩，我不愿意伤害她，可是控制不了。可是小的时候她对我太不公平了。

唉！我小时候，无非就是聪明过人，小时候老师是傻B。我无非说了，老师，你写错字了。老师找工宣队来批我，让我写检查。让我站在墙角，打我———当然打我！我们那一代人，对孩子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好，我知道。他们管这个叫（声情并茂地）———爱。

———你认为你的心理问题仅仅来自于童年的创伤吗?

当然。你以为这个问题还小啊，对于一个小孩来讲，就是天塌了，没地儿躲了。

我小时候童年被摧残了。我从小喜欢那些好的女生，聪明，安静，特优秀，我是坏孩子。坏孩子怎么接近好女生，就是揪她辫子。我后来就喜欢那些单纯的、长得像小孩的女孩。

第9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6)

小时候我当然是好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是少先队中队长，旗手。你们老师把我当坏学生，我想当好学生的，是你们排斥我的。

我的攻击性人格都是老师造成的。一个小学老师，一个中学老师，在讲台上，扮演全知，你以为你是上帝啊？为什么我讨厌孔子啊？就一个小学教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没一个好的，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太知道他们了！你凭什么有差别心，你凭什么划分君子和小人啊？朋比为奸！

我老是认为我妈是老师的上家。家长其实是考虑他们自己，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被社会所不容，所以当社会对孩子有谴责时，他们迅速地站在了社会的那一边儿。在中国，我认为有一个事情，是严重的犯罪，那就是，父母打孩子。很多人打孩子，要么打成奴才，要么打成暴民。

我看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看了好几年，看了好多杀人犯。首先孩子不是主动要出生，是你们寻欢作乐生下来了，为你们的未来买保险，你们才有孩子。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才知道孩子给父母带来多大快乐！

你打我我是不服的，在暴力下我可能会服。但我会记仇啊。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谁让他们小时候欺负我来着？我就是一忒恶毒的人。我当然要损害他们之后才原谅他们。可是我想让他们明白真相，不是我对不起他们，是他们对不起我。是他们先伤害我的。你看我现在骂的这些人，这些人无非就是当年说过我一句什么。

一九九一年，我写作，那帮孙子出来，说三道四的，把我说成痞子，这不是歧视我？他们多损啊，不跟你明说，说我灰色人生观，就把我的书和电影全禁了。我就不能活了吗？我只能移民美国了。给你

看看我美国绿卡。我申请两礼拜人家就给我批了。我是杰出人才。现在我是华侨了，所以对我客气点儿！我现在就把他们的老底揭了。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之人嘛！

余秋雨前几天还跟我来劲，假装跟我发个奖，上海政府给我发了个三等奖，他给我争取的。你有什么理由在我面前托大啊你，在名人里头，你是我的后人，我是你的前辈。你写过小说吗？他就一旅游文学作家。他谈什么《道德经》啊？完全是一个三脚猫功夫。

我本来都要原谅他了。谁住嘴我就跟他道歉，从此罢手。

我为什么不能原谅XXX？王安忆是我亲姐姐，我们吃饭，他来了。我当时当然是少年轻狂，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他当时不说话，转脸就给我说出去了，说我是喝狼奶长大了，说我没有政治操守。把私人谈话公之于众，这是文化大革命干的事儿。你连朋友之道都不守，之后你说什么话我都不原谅你了。

第10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7)

王XX。这孩子，特别讨厌！我对姓王的人都有好感。估计是农村出身的。我们一起去海南，我们一帮作家去玩，好吃好喝的，我当然，不那么检点了。他回来把我们斥为堕落文人，你如果不喜欢我作风轻浮，你当面说我呀！说什么我攻击鲁迅，“拿开水浇我”，我上门儿找你去，我堵着你，我打死你。我他妈南京生人！我念你姓王，我不理你。有什么我们可以当面说了，你在文章里放什么狠话?

我们家是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地方的体委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军队系统。我父亲是一个教员。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

我们从小看我爸的书，看中共党史，看文史资料，看的全是情报系统的事儿……我们军队里唐诗宋词都是幼儿园看的，戴高乐的《战争与回忆》，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丘吉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是艺术，小说算个屁。

你还以为我真拿文学当回事呢！……我学的是屠龙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是军队，军队里要讲实话。从小认为我是军属，我有军属意识，我认为你们家都是老百姓，我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能欺负你们！

我学的比你们多，我们从小在夏令营全打小步枪，翻两米高的障碍，我全副武装十公里没问题，下水游泳我游一天没有问题。我有耐力！我就是速度不行。你知道叶京吗？北京军区坦克射手第一名。

这帮孙子，说我是痞子，把我气的！

———你的攻击性只表现在攻击这些文化名人上吗?

我对任何人都这样。谁要敢跟我臭来劲，谁要用小人之心猜我的动机……你知道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还需要从这社会里拿什么吗？我

缺钱吗？我不愿意跟小人聊天。我都五十岁了，我对人生毫无所求，我早就腻这人生了。我要不是有责任……

———你的责任是？

我的女儿。

照片上，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红头发，亭亭玉立，朝气勃发，沐浴在加州和煦的阳光里。她现在在加州大学分校读心理学。她和父亲关系非常好，天天打电话。

“她比我好，她没我这么爱攻击人，她是一个老好人儿。”王朔说。

“男人不是野心家，就是鸡贼。”

我向女性战略投降。向女性献媚。女的对我好，她们的老公男朋友谁敢对我不好？我是机会主义者。我为什么愿意跟女的好？女的全是理想主义者。现在鼓励人们要成功，什么是成功啊？搞得男人不是野心家，就是鸡贼。男的全是鸡贼。女的全相信爱情吧？爱情就是理想主义吧？

第11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8)

———你相信爱情吗?

我当理想相信它，但现实总有它丑陋的一面。爱情是一辈子的事，不是说打一炮就完了的。爱情就是连好带坏，正面反面，痛苦欢乐全在一起。

———怎么看待一夜情?

不可避免，人生乐趣。我过去跟不少女的有一夜情。谁跟谁默默暗恋啊？我特别可悲。我和所有女人的感情全都是从一夜情发展来的。我没谈过恋爱。我过去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流氓，你信吗？我十五岁进过公安局，打架。我偷过巧克力，偷过向日葵。我们不偷别的，因为我们盗亦有道。

我四十岁是一坏人，我吸毒嫖娼，我无恶不作。我浑身恶习，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也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善良，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现在我觉悟了。

你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作家是高尚的人呢？我四十岁之前，不择手段往上爬，完全无情无义，我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那时就想尽量和更多的女人发生肉体关系。

———那是因为生物界的雄性要尽可能地传播自己的精子……

什么生物性，我觉得那是不道德，对女性是一种侮辱。你说女性都向往爱情。为什么我这么内疚？我辜负了多少人啊？而且我是一个成功的坏人！

这是为什么当年我接受不了别人说我是作家，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知道自己有多坏，那些人被我蒙了，还说有多么感动，多傻啊。

我生生世世都是女的，我是上辈子冤死的女的，这辈子化身为男的，所以我跟女的亲近。女的你坑我，你偷我家东西我都不计较，男的要是跟我来劲，我就跟丫急。我就喜欢女的，我看了女的受罪、没钱看病我心里就难受。

所以现在我要弄网站，我出来赚钱，我把钱捐给她们。钱是什么？不就是人占有物质的数字化体现吗？不过有一条，我不希望别人感激我。我最恨那些人下跪，人穷志短。你死后只要把你的器官捐赠出来就行，所以你不欠我的。

我当然希望女孩子回去做师范的老师，当医生，中国五亿农民呢。我一辈子受女人恩惠太多了。

我就是一个贾宝玉，在幻觉中我看过自己的前世，我就是一个冤死的女的我。现在我也是一个男的，我也坑了几个女的，所以我心里过意不去。有钱你拿去，我什么动机都没有。但如果女的在我面前犯鸡贼，我就生气。

叶京回忆说，“他以前是我们院里的三大美男子，还有李凌（音），杨猴子……他长得太漂亮了，跟个小女孩子似的，大人见了都要捏他脸蛋一下。他年轻的时候颇招女孩子喜欢。改革开放，开始写小说，锋芒毕露，年少气盛。多少女孩子追他啊。女孩子都太单纯了，跟你讲价钱的心思都没有。纯情，一蒙一个准儿。哪像现在的女孩子，你骗她？她不把你骗了才怪呢。”

第12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9)

“李敖是一个自大狂”

———你如何看待李敖?

他就是一个自大狂。什么啊他！你看他说本·拉登炸“9·11”是对的，因为美军在越南也屠杀平民，这什么逻辑啊？没事儿吧？人家叫你大师你还真敢答应？什么大师？大学老师吧？你《北京法源寺》写什么呀！你写得很一般，哪有那诺贝尔奖提名这一回事！

你坐了六年国民党牢，没必要咬着不放。国民党还怎么跟你道歉啊？一天到晚的，太烦了。

你参加选举不是给郝龙斌搅局吗？人家曼德拉坐了二十三年，出来，人家什么态度，我原谅你！允许你们这样对我。胡茵梦说他一句，他说人家多少句啊。你是不是把胡茵梦的房子划到自己名下判了一个侵吞财产罪啊？斤斤计较，讨厌极了。你写了什么？说！而且他还说，中国没人了。他还不如我呢，说实在的。七十岁了还这么看不开。

———你觉得他的学问有问题?

有问题。学问比他好的人多了，没他那么吹牛皮的。他有什么学问啊，全都是剪剪贴贴的。他说的全是常识。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你在那抖什么学问啊，你当别人不知道啊。真是在台湾那里呆傻了。他的时评，狭隘死了。你搞时评，你不能是一个爱国者，那是民族狭隘分子。他完全是一个强迫症。他在大陆相当于谁啊？也就一个余秋雨。

我才爱国呢，我去了美国呆半年回来了，美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国家，吃喝不愁，可不是那回事儿。你知道我在国外多难受？丧家犬啊！

“人不是为了艺术活着的”

我的新书我只是懒得发。我也不靠写作挣钱。我又不缺钱。我什么都捞够了，不在乎了。到哪儿都有人给我买单。因为我不占别人便宜，我见过钱！我也不奢侈。

我再招些小人，说三道四的。其实你以为我关心社会呢？我一点都不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自己。

阿城挺好的。他不怎么写小说。他属于那种，知道越多，越不敢下笔。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知道一，敢说十。他是知道十，只说二。我也不认为我有多高。只是大家胆小而已，我胆子大。我就是来趟这趟浑水来了，因为大家水平普遍不高。

其实老徐（编者注：徐静蕾）的文章有什么好？她就是没把自己看高。她写的，我一看，什么都没写啊！她有一点特好，就是她不吹自己。她知道什么是寒碜。

我们聪明的北京孩子，都知道什么是寒碜。我们有个文化，谁敢说自己牛，朋友就挤兑你。我们大家是相互挤兑的。

为什么一九九一年之后我要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比如说，我就要脱离社会主流。因为从《渴望》后我被纳入社会主流了，我极其不舒服。我就是反社会。社会是什么，中产阶级，虚伪。

第13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0)

我很多拥护者都说我教育（他们了），谁要教育你们了？那不是为了钱吗？那是一片虚荣心，电视剧一片空白。为了当第一了。我喜欢敌人，不喜欢拥护者。说你写得太好了，但你那些调侃的我不喜欢。我心里想，你管得着吗？

我跟刘震云有一个故事。他可下了个套，下得深了。有一次我们去武汉开会。那时我刚写了《我是你爸爸》。他说，你这个写得太好了，这个好，那个好。他一路都这么说，我第三天终于绷不住了，跟他说，是啊，我这个怎么想的啦。他就笑我说，哈，你还真的以为你好啊？

和同一代作家比，我们都算是少年得志，池莉啊，铁凝啊，刘索拉，王安忆，他们八五年出来的。我是九一年，和余华，苏童，刘震云，是前后脚吧。当然我们有不同流派，有先锋，有新写实，我单一路。我们关系挺好的，当然年龄也差不多了。我们都面临一个中年以后重新起步。

对写作我就采取一个态度，我写的就是真的。我把自己的生活写完了之后，我就不写了。我不像金庸那么不要脸，一个故事来回写。我现在重新生活了十五年，在底层，什么都不做，什么人都接触了。二○○○至二○○六年北京有锐舞文化运动，比英国晚了二十年。

人不是为了艺术活着，而是为了自己。我天天躺在地上HIGH。我告诉你，我能看到我的前世，我聪明极了。在汉武帝的时候我是望天狼，叫王硕，西晋的时候我是太尉王衍，信口雌黄，清谈误国。我们只是忘了前世是谁而已。

我在三里屯玩了多少年啊，什么局我都去。人就是要生活，写作只是一个爱好。你看过《杜尚访谈录》吗？我觉得成名特别可笑，一帮傻B在一起，吃吃喝喝。

我要写了，我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生活态度。之前我对生活没什么认识。我那时只知道什么是寒碜，不知道什么是好。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写的都是虚假的，大家还觉得挺好的。

这个年龄我基本成熟了。你看我的序言，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天马行空，但句句都在要害上！

我很崇拜一个法国的作家，我忘了他的名字。年轻时挺有名，二十年没动静，后来忽然法国出了一个新秀，一看还是那人！我本来也想干这事儿。但我实在太虚荣了。我本来想换一个名字，结果一采访，发现是我！哈哈哈！可是我太虚荣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出新书了，但是大家会发现，跟我过去写的完全不一样。

“我不想当小人了”

我对社会现在是无所求，无欲则刚！我原来确实是一个坏人，过去希望在这社会占太多便宜，有时候腰杆就不硬，现在说话这么冲，就是什么便宜也不想占了。

第14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1)

人在四十岁之后，总要有一个觉悟的过程。你总要觉悟的，你都马上要死了。我死了我多么后悔！我对不起别人。

我是有焦虑症，谁都有。你也有。我不失眠，我是嗜睡。我是想睡就睡。困了就睡。

我修佛了，自己调整过来了。全靠自己。我想当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我要对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会利己利他。我尽我所能。四十岁以后，就是这几年，我就变了。因为我不想当小人了，有什么劲啊！我对不起别人，我生生世世我不能超生。所以我要聊我的快意恩仇。

只有一种动物和人类相像，病毒。人类就是生物中的病毒。还以为你是智慧生物呢?

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当然是了。我五八年出生的，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是玩长大的，什么苦也没吃过。

所以谁也别跟我比，我写作不是要苦死写出来的，我是享福写出来的。心怀仇恨，你不会有太高觉悟的。真相与和解。不要复仇。

爱认可不认可，我是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看着好，你就觉得好，你爱看不看，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是为了取悦你们，我活着也不是为了让你们认可，我是自我认可。

世人看王朔

阿城：他不搞人前人后那一套。大院出身的人有正直的一面。

叶京：他过去遇到了他的信仰危机。

艾未未：他一路骂过来一路杀过来，对一切人和事不留情面。

我们在尽力地展现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个著名作家，一个引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剧风潮，在商业社会里获得过

最大利益的作家，一个内心痛苦的既得利益者，一个天真又狡狯，超脱又世俗，单纯而又复杂的人。

这个世上大部分人对这个世界，对生而为人的认识是混沌的。他比共和国晚生九年，一直到了将近五十岁，还心存迷惘，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新小说《我的千岁寒》假托的是《六祖坛经》的故事：六祖惠能,终于得到了五祖传下的袈裟。他懂得佛法，却不识得字。他懂得慈悲，却要连夜逃匿，因为别人会杀他。这就是关于一个人不断寻求自我的故事，王朔暗示的却是这一代人失落，伤感，变形和扭曲。

纵然是王朔这样的聪明一世的人，也要借小说之口，寻求自我认同。我们于是也想知道，那些自负和轻狂背后，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心世界。

阿城：他是一个善良，容易害羞的人。

吴虹飞：你与他相识多久？他在您的印象中是怎样一个人？

阿城：有十年了吧。一个共和国的善良的人，现在这样的人罕见了；一个心理上，我的观察是在童年受过伤害的人。容易害羞，但从动物行为学讲，害羞不是软弱，而是抑制机制，抑制的是攻击性，进取性。我从来不理文如其人那一套，所以也无所谓反差。

第15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2)

吴虹飞：展示在公众面前的他与您认识的他有无反差？您认为他展示的是他真实的一面吗，还是他更多的某种掩饰，某种对自我认知的焦虑？

阿城：我们在“暗处”，为什么老要别人在明处展示真实？要小心，这种对真实的要求往往会使自己变态的。我不要求别人展示真实，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怎么组织表达。好的表达有时候比“真实”重要。

吴虹飞：您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吗？对是非真伪不自欺固然是美德，但以自己的标准抨击他人是刻薄还是正直？

阿城：当然。王朔绝对是个善良的人。王朔就是这样，如果他不用自己的标准说话，谁还听他说话？那还不如看教材呢。媒体炒的不就是这个吗？

吴虹飞：据他所说，他依赖四处树敌以自我认识，您觉得这是否承担道德？他对朋友很好？

阿城：他的谈话里处处有道德。他是有条线的。只是他公开说出来，你会有不道德感。媒体如果觉得他这样指名道姓不道德，不发不就行了吗？发了，其实就要媒体担责任了，看来媒体不想担吧。“拥有”不能用在朋友关系上吧？拥有和丧失都会变成压力的。王朔对人非常好，有时候好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我看不少公众在往他两肋上插刀。上个世纪就有不少人往他两肋上插刀。他忍功一流。

吴虹飞：他说他最近在读物理学、宇宙学和佛经，他的新小说《我的千岁寒》据他所说也正取材于《六祖坛经》，讲的是六祖慧能顿悟的故事，许多地方跟他描述自己的状态很像。您觉得他是真正在研究佛理，还是只是一种姿态？

阿城：王朔读佛经很久了。我们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是不是姿态的问题自然就消解了。说起来，王朔不会为了个姿态去费那么大劲读

佛吧？那还是王朔吗？你说呢？

吴虹飞：九九年写完《看上去很美》后，据他所说他曾一度消沉，有过幻觉，前几天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上也谈了他的毒品经验和其他尝试。他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管过他？

阿城：《看上去很美》不管是对王朔还是对我们，都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很认真读了。写得好。《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次清理，《看上去很美》是将这个清理延伸到童年。我开始还担心其中怎么写文革的开始，结果处理得非常好。本来就是这样，成人世界里的重大事件，儿童世界当然是另一回事。又兴奋，又无聊。里面写到方枪枪在开大会的时候去男厕所，迎面碰到一个女的从里面出来，这一笔真好。你知道我们的文艺理论要求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其中的现实主义毁人不浅。现实主义里的现实，是由意识形态判断取舍的，所以虽然现实里有“阴暗面”，但是不能写，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阴暗，是有标准的。那这是什么狗屁现实？我喜欢的是自然主义。毒品是很晚近的规定，我们的祖先是一路吸“毒品”走过来的。

第16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3)

王朔没有要做官，要做政治人物，吸点东西我看无所谓吧。

吴虹飞：在《我的千岁寒》的序里王朔写道："这几天经常被人问到，你去而复来，所为何来？想了半天，才想起我是共产党，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我的亲戚朋友父母两系无一不是共产党，我们那个院全是共产党，我们那条街全是共产党，一家子，一家子，一院子，一院子，男女老少都是共产党。北京复兴路，新北京，那是共产党的老窝。"我认为王朔还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感到的孤独，是不是一种信仰的幻灭？这和他的日常表现，和作品有什么联系吗？

阿城：过去有信仰吗？你们认为那是信仰吗？我看是迷信吧。信仰不会幻灭，只有迷信才会幻灭。我说过不少次了，王朔虽然处在过去时代，但是他用文字颠覆了过去。他不处在过去时代，用的词语就没有权威性，不颠覆，就没有先锋性。并不是回避了过去，就必然有先锋性。

吴虹飞：王朔不停地突出他的出身是大院文化的。你认为他有强烈的优越感吗？

阿城：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描过一笔，文革开始的时候，各小学出来游行，结果翠微路小学的被方枪枪他们小学的骂回去了，翠微路小学大概是个平民子弟小学吧。这是儿童的权力意识吧。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院，也就是单位的办公、生活住宿集中在一个有围墙的地方。台湾有眷村，是生活区，办公在另外的地方，分开的。像竹联帮、四海帮，就是由当年眷村的一些孩子组织的。大院，是充满共和国权力的地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各省其实都有，在这种地方成长的人有优越感是自然的。我小时候在大院生活过，教育我们的就是不要和外面的"野孩子"玩儿。"野孩子"是什么人？就是老百

姓啊！后来我们家因为政治变故，搬出大院，一转眼我就成了野孩子啦！

吴虹飞：他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城：他不搞人前人后那一套。大院出身的人有单纯、正直的一面，社会多复杂啊。

叶京：不是王朔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

吴虹飞：你和王朔是发小，他特地向我们推荐了你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叶京：我的电视剧太真实，太残酷了。我都没说过一句杜撰的话，就是从我和王朔的出生写起。我们是发小，一个土壤长大的。我们从哪来的，为谁而生。他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的过去。他认清了他自己是谁，正本溯源，回到他根儿上。

我能感觉到他的新小说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人就是一个觉悟的过程。我觉得他的语言已经炉火纯青，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

第17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4)

以前我买他的《玩的就是心跳》改编，我们大家在一起，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我想聊聊改编剧本，刚开一头儿，他就把话都岔了。情绪非常低落。三年前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时他哥（王宇）和梁左、他父亲相继走了。

前几天他聊到他哥哥，潸然泪下。我想大家都没见过王朔流眼泪的。过去他非常会掩饰自己的人，别人很难看到他的内心。他不是装孙子，他是在经历一个心灵的自我拷问。他痛苦到什么程度，他有过自杀的念头。

过去，天天被饭局围绕，请不完的饭局，排队等着他。过去他说假话都能说顺嘴儿了。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没有过相互关心的时候。他过去认为自己是一个特自私的人。现在他知道关心人了。前几天他劝我去体检，还说各种的话打消我的紧张顾虑。结果，我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倒是查出一堆小毛病。

吴虹飞：他多次提到众生平等?

叶京：我认为，王朔说的众生平等，跟国际歌，跟和谐社会是一致的。我觉得王朔是一个英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觉得他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成。

他是帮共产党，帮这个社会进步。我们都是受毛泽东教育的。他生下来就不知道父母是谁，他小时候对他妈妈的印象就是一呢子大衣。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我妈是一个烫卷毛的，跟电影上的女特务一样，做噩梦都梦到她。

那时毛泽东是所有人的父亲，不，父母，毛泽东一人全包办了。我们就是毛泽东的后代，

（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属于毛泽东。我们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我

还拿过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奖状呢。

我们根正苗红，生下来就是当炮灰的。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自从我们离开部队，我们同时分配工作。八十年代初我毅然辞职了。我刚二十出头，和王朔刚辞职，茫然到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不知道干吗，混社会，逼得我们当流氓。

我辞掉工作时还是干部（身份），铁饭碗，我爸差点给我下跪了。我们只在机关里当干部，打官腔，那我们疯了。我辞职了，我爸说你别进这个家门了。

我们这一代人挺畸形的。我们一直在积蓄能量，结果“垮”一声就释放了。他爆炸了，他人格分裂了。这是被逼的。

吴虹飞：他有过人格分裂?

叶京：他太是了。他比我们分裂得早。他名利都不缺了。他什么都能要到。他是不想活了，他活过来了。用他的话来讲，我怎么就这么招人待见啊？你们天天请我喝酒，抬轿子，你们是害我吗？他过去遇到了他的信仰危机。过去王朔说假话是张嘴就来。甭说这圈里，这行当，这社会上的民众，甚至家里人之间，很多人都弄虚作假，都是为了名和利在保护自己。

第18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5)

他为名利付出了太多了，他一直在心理上和自己斗争，最后他彻底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次出来他变得更强大了，这不是狐假虎威，盛气凌人，恃才傲物，他不是，他发自内心地强大。他是一个心地特善良的人。他为别人去做，但是他不说。他其实内心深处特怕得罪人。

你们别看他老说脏字，他就是一个口头语。他笑着说，你在生活中，觉得我的脏话多吗？我说，我没觉得你脏话多。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在生活中没那么多脏话。

我看到他在凤凰的访谈，网民说他疯了。我觉得不是王朔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

艾未未："我觉得他随时可能骂我们。"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王朔？你看过他的小说吗？

艾未未：你很难用通常的好坏这种方式来评价他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立场和态度最明确的一个人，中国所有和文化沾边的人没有能和他相比的，根本就没第二个这种人。他已经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得很清楚了，但他没有必要为自己作出解释，因为他并不需要获得某种同情或者理解。

我没看过他的小说，只看过《美人赠我蒙汗药》和其他一些杂文。我觉得王朔是这个社会唯一向虚伪宣战的，尽管他的方式让许多人不能接受，但这个社会虚伪之深，大部分人无法看清他的真正意味。

吴虹飞：谁虚伪？向谁宣战？

艾未未：这个社会是全面虚伪的，从文化体制到社会风气，流行的美学方式，甚至语言方式等等。

吴虹飞：他没有媚俗之处吗，他毕竟是一个俗人。

艾未未：他是一个俗人，这点是肯定的，只有俗人才会愤世嫉俗。他是希望被拯救的，他能看到人最有缺陷最阴暗的一面，而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或不敢看的。这个过程也是他对自我对个人经验的颠覆和重新定义，他不愿意按照流行的逻辑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的很多评价后来也变成了流行的因素。我觉得他是有很大破坏力的一个人。

吴虹飞：破坏力？你也有的吧?

艾未未：我还是不能和他比，他是在街道上一路打过来的，而我毕竟逃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这么一路骂过来一路杀过来，对一切人和事不留情面，我觉得着这是他最牛逼的地方。

吴虹飞：但他不会骂你，不会骂阿城，不会骂刘索拉。

艾未未：未必。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可能，他只是觉得不需要，但我觉得随时有可能骂我们。

吴虹飞：你有没有发现他有心理上的问题?

艾未未：我们不能算很熟，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但只是坐在饭桌边聊天，并没有上山打猎或者长途跋涉。每个人都有心理上的问题。但他的心理问题是我所见过的最健康的心理问题。大多数人无法用语言，或者某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他能够主动的谈出这些问题。

第19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6)

吴虹飞：他只是无限地接近自己。

艾未未：王朔是一个有极大智慧的人，他利用这种极大智慧无限地接近自己，这个也是他最大的善良。

吴虹飞：这种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表达可以通过私人途径，可以面向朋友，但是他为什么愿意甚至是主动通过大众媒体公之于众?

艾未未：据我所知他很长时间对任何媒体都没有任何兴趣，他一直在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清醒的，他是一个不可能被收买的人，媒体的利益、公众的评价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除非他想利用这些达到他的某种目的。许多文人评价他都根本说不到点子上，他们根本不是在同一个价值体系里面。

对道德体系的最大颠覆就是对自己的颠覆，这种颠覆来自于对个人心理的认证，他是直指这一点的。他会捎上很多人，尤其是周围他最讨厌的人。

吴虹飞：他可以向自己的内心挖掘，为什么一定要批评别人呢?

艾未未：他也没有一定要说别人，只是可能媒体话赶话，正好碰到了谁谁谁也不避讳。就像吵架似的，到最后你很难理出所以然来，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能看到人的怎样的品质和精神。王朔所代表的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文人所不具备的，至少在最近这几十年里是稀缺的。

吴虹飞：是什么？正义感?

艾未未：是个性。既有观点也有态度，也即坚持某种原则的能力。

吴虹飞：你认为他比一般的大多数人都更清醒和敏感?

艾未未：我觉得他个人的灵魂和这个时代的挣扎是明确的，就是个性吧，个性决定行为方式。

吴虹飞：王朔最近很多谈及众生平等的问题，而平等只是一个乌托邦。

艾未未：对，他最近确实很多谈及涉及宗教的问题，包括关于自由的讨论，我们在一起时也常常提到。这种困惑是很幼稚，但始终伴随着你的，只有最好的作家才会停留在最基本的困惑上。

吴虹飞：那他能不能找到一种大家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还是故意地制造种种迷惑性?

艾未未：王朔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他的世俗性，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他绝不会被媒体所腐蚀。他对媒体的认识非常清楚，也不会幼稚到花心思来玩这种游戏。他不避讳。一个人为什么要怕会说错一件事呢，一个人为什么要怕得罪别的人呢?

吴虹飞：你怎么看他为一个女演员出面打官司的事情?

艾未未：我觉得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也不能以此来评价一个人。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都有过，最近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上他谈了很多他精神和灵魂上的挣扎，没有人能这样开诚布公地直面自己。大多数媒体和他根本接不上茬，而只能顺着他说的往下走。我觉得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他处身的不是一个真正知识化的世界，他再怎么打闹都是在幼儿园里，都是些经不起打的人，这是他挺惨的地方。他的一点不幸就是没有找到恰当地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媒介或者说途径，而种种不恰当对他自己会构成伤害。

第20节：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17)

吴虹飞：我们试图尽可能恰当地挖掘和描述一个真实的王朔，但却面临重重阻力。

艾未未：一个人要认识另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灵魂之间几乎是没有办法真正交流的，中国的文化还不太习惯善意的公平的来看待某个人，总是企图把人引入通常的话语范畴当中。

吴虹飞：他说现在这样有攻击性的原因是小的时候老师对他不好。

艾未未：他只能这样说，他还说他母亲打他。你不需要去相信他说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环因果。寓言可能荒诞，但其中的故事根本不重要，只是一种承托。我们是处在一个极端虚伪的世界，一个掩盖了大部分事实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承认历史的世界，王朔可能是唯一敢于去挑破的人，他只能说自己的事情。

吴虹飞：你见过他不自信和软弱的时候吗?

艾未未：他随时都是不自信和软弱的。他说过他在最无望的时候没有人管过他。

吴虹飞：他一个一个骂过去，对人对己都是一种伤害。

艾未未：一起伤害又有什么关系，你没见过革命先烈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的阵势么，不同的是他能炸很多次。

（本文与严晓霖合作完成）

众说纷纭

池莉： 王朔是以反抗二十世纪获得成功的，现在二十世纪承认了他，那么他是继续他的反抗还是与历史握手言欢呢? 如果握手言欢，那他今天的成功就很有可能成为他的死吻；如果继续他的反抗，那他有可能再登上一座山峰，但也有可能再度寂寞，再度一无所有。当他再度一无所有时，他将不再年轻，不再热血澎湃，他还会有坚韧的耐受力去奋力拼搏吗?

作为一个同时代的作家，作为朋友，我真是为王朔捏着一把汗。我只敢说我现在所写的一切全是写的今天之前的王朔，今天之后的王朔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

金庸：我和王朔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可以无限延长，但是永远不会相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王朔不喜欢我的作品，那没有关系，他可以走他的路。王朔讲我的作品情节太巧合，结构松散，这我可以接受，因为当初我的小说是在报上连载的。

但王朔说我的文字不好，就因为我是浙江人，用的是南方语言，这我不能接受，像鲁迅、徐志摩、周作人、余秋雨，他们都是南方人，作品都很好。南方作家同样可以成为语言大师。由于出生、家世、受教育程度以及人生经历的不同，我和王朔完全不是同一类的人。

鄢烈山：王朔在杂志上开的专栏为自己取名为“狗眼看世界”（显然脱胎于“狗眼看人低”），自我辩解时宣称“(谁)说我是疯狗，我就是疯狗”。王朔绝对不是一条疯“狗”，他才不发疯见人就咬呢，咬什么样的人合算，安全系数大不大，投入产出率高不高，都是经过仔细掂量的。他咬的都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活着的或死去的文化人。

心理学家李子勋：通过和王朔的谈话，我感觉他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的坚强和攻击性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骂别人时，其实他受的伤害不比别人小。在做节目时，能感到他对别人的歉意，他想表达这种压抑很久的心愿，但又想推开，不想让人看到他的善意和爱心。其实他心中也充满爱和善良，可是他不想别人这样去解读他。我尊重他的权利。

网友“点到为止”：你在访谈中突然亮出自己的“美国绿卡”，感觉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真不让人舒服！出国当美国公民怎么了，拿了美国绿卡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和普通老百姓比吗？奉劝王先生一句,作为一个社会人，就要有社会责任,这也是对自己的责任。当然您可以拍拍屁股转身就去美国，祝您在美国生活愉快！

网友“宣战伪君子”：看王朔这个访谈，真是爽得很。口无遮拦，言词锋利，一刀见血，拉起谁来批谁，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痛快的文字了。最让我佩服的是王朔的诚实，对自己干过的丑事也一点不遮掩。不管会不会绝后，这真正是空前的。一个名作家敢于如此大胆、坦率地承认自己干过的上不得台面的事，绝对让人吃惊。

第21节：狷狂黄健翔(1)

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黄健翔辞职。在这个时间段里，几乎是新闻界、体育界和娱乐圈最热闹的事。

辞职前的头天夜里十一点，他对十天内两次约访他的我说："我这样的人能在体制内活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而这个引发无数争议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制造了足够多的噱头。

就在十一月六日和十五日两个夜里，黄健翔两次接受我的专访，重新审视"中卡风波"、"解说门事件"，他的个性、他的专业、他的爱好、他的理想；当然，为了从各个层面去了解他，我也大量采访了他的朋友、同事和同行，试图为读者展现黄健翔真实的内心世界。

001

进入央视与“中卡风波”

“中卡之战”后，黄健翔就变了，他的热情不在了，在解说中他可以容许自己有三五分钟不说话。

“我们这辈人，基本上没吃什么苦，和大跃进年代的那些人不一样的———像余华的《兄弟》里写的。”回溯历史，黄健翔进入央视，成为体育解说员，可谓是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做了三年导游。那时刚毕业，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带外国团，先解决生存问题，导游收入很好的———那个旅行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乐于提及的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的事业的起点，令他兴奋之极，“被录用的那天下午，在雪地里走了五公里，从我们台一直走到了西单……”

黄健翔在一九九六年解说欧锦赛时突然走红。他的一名同事说，“之所以被大家捧红，被大家传颂，是因为他第一次能够声嘶力竭地喊出比尔·霍夫，喊出那些人的名字，能够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解说

员的热情。”令人激赏的当然还有他的非科班出身，却以专业的知识，过人的激情大获球迷青睐。

第22节：狷狂黄健翔(2)

《足球》报资深记者李承鹏的赞誉也许有着某种夸张："和黄健翔同时代说球是悲哀的。"而同为朋友，足球评论员董路的评判则相对保守些："只是因为央视在特定的时期，没有一个人比他强。"

"我就是行业标准。"这是广为人知的、黄健翔用于自诩的话。自信、自我，正如他的新书所展示的，一张占据了整个封面的大脸庞，"像男人那样去战斗"，"战斗"两个字是经过放大处理的，挑畔，惹眼。

作为名人他尽量友好。他几次提醒本报记者去看他的书。是的，他尽量真诚了，尽量坦诚了，他走进了某网站办的"校园行"……这时候他谈笑风生。在著名的清华大学里，他以一个央视主持人的风范，微笑着，提及马约翰先生，提及民族和体育的精神，给莘莘学子留下亲切、美好的印象。

"他有亲和力，那种邻家大哥的形象……"董路说。

他更是这样的一个人：过度敏感，过度自信，过度防卫。作为一个"名人"，他过度地"表现激情"，面对公众，面对敌意，他不知道如何承担这些口诛笔伐。公众对于有表演欲的男人，往往不留情面。早在二○○一年，黄健翔就栽过一个大跟头。在"中卡之战"的解说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时之愤，当众抨击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米卢，激怒了他的衣食父母———广大的球迷，"一夜间，黄健翔成了'过街老鼠'。"李承鹏不无调侃地说。

辞职前夜，黄健翔对本报记者这样评价那次风波中的自己：活该！

时过境迁，董路认为，"从那一件事来讲，他多半是个失败者。这种失败和成功不是纯粹对与错，而是建立在米卢最终率领中国队出线的情况下。四十多年，米卢是唯一带着中国队冲进世界杯的人。"

黄健翔的一位同事说，“从中卡之战后，黄健翔就变了，他的热情就不在了。而在这之前他会非常认真地想每一句话怎么说，怎么拆分资料。我认为，他是伤了心嘛，球迷伤了他的心。他过去非常成功，就是因为把自己想说的，把自己的热情说出来。但结果，所有的人都在骂他，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说得不好。他后来就在怀疑，究竟还应不应该这样说，球迷到底想不想看他说的球。他对待足球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解说中他可以容许自己有三五分钟不说话，他可以允许自己犯一些错误，可以允许自己记不住球员的名字了。”

重提“解说门”

“让黄健翔承认错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不曾想五年之后，他遭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凭什么我掏钱买的电视机，我付费的电视信号，要成为你黄健翔个人情绪的发泄场所？……身为体育解说员如此严重偏向一支非本国的球队，这不叫激情，而是叫职业素养不及格。”网人和菜头愤然写道。

第23节：狷狂黄健翔(3)

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解说门”事件中，黄健翔的激情解说，引起轩然大波。

一位资深球迷在自己博客上不无讥讽地说，这种发飙事件跟激情关系不大，跟表演天赋倒是关联紧密———他这是“表演过度”。

十一月十五日的夜晚，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厅里，他斜靠着身后的红色沙发。我们终于再次谈及那个令他不愉快的、已经有无数媒体问过的相同问题。

“是的，我承认那次解说，是一次‘技术性失误’。”

“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原因，是事后和张斌做的电话连线，我做了辩解，画蛇添足地说了许多话，如果当时我什么也不说，也许就不会给人添了许多口实，引起那么多人的歪曲……”

“我宁肯是把名字叫错了，或者把情况看错了。但我犯了一个高级错误。我宁肯只是些口误———这样还能够得到原谅。”

———对澳大利亚队有没有一种不尊重?

———完全没有。你以为我平时说话都像疯狗一样吗？你应该去问一问我的同事，言谈举止，行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当时，极度疲惫，极度亢奋，往返奔波十几个小时，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严重地疲劳和透支。体育解说需要高度地集中精神，其实耗能挺大。有时出现类似强迫症的状态，生怕自己忘记了什么。神经兮兮地问，我的手机呢？其实手机就在手里。

第一句声音出来，一下子就劈了———疲劳对声音有致命的伤害———你又停不下来。

———那时候的状态，是否和破裂的婚姻有关?

———我没有想过，也许有关系。那是三月份了吧。很失落。可能一个人的离异，丧偶，或者是父母离世，都会让心情有些负担……

关于“意大利的那些伟大的左后卫们”，对大部分看了十几年球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常识，其实无须解释。记者说。

这时候，专业人士黄健翔的自我辩解，听起来诚恳并且合乎情理：“足球也带给我痛苦。”董路事后惊讶地说，让黄健翔承认错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事实证明，董路对朋友的判断相当准确，黄健翔还是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他补充了一句令人莞尔的话：“一个天才做的事，一万个蠢材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蠢材提的问题，一万个天才也想不出答案。”

“你可以把他看成范冰冰”

新晋单身男子，在体制内存活，夹着尾巴做人，又张扬个性，当然矛盾重重。

经过二○○一年的“中卡风波”，以及二○○六年夏天的“意大利激情解说”之后，狷狂的、自我的黄健翔在和公众的交流和对接中，出现了障碍。

第24节：狷狂黄健翔(4)

正如一些体育记者不喜欢黄健翔一样，黄健翔同样对记者们充满戒心。

在辞职信里他写道：“一些缺乏善意的、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的媒体，始终没有放过我，故意在我身上不断制造各种假新闻，还在我的正常的解说工作里断章取义歪曲捏造，刻意杜撰骇人听闻的所谓独家消息，给我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

黄健翔刚刚和一个记者不欢而散，如果谈及他是否参与赌球，他会认为那个记者“找抽”。他说，有一次，我差点和一个女记者打起来……

作为一个“名人”，黄健翔有他的委屈和逻辑：“你看看章子怡、赵薇、冯小刚、张艺谋，总有人对他们泼脏水。你再看看窦唯所承担的。”他认为，这是媒体在欺负“名人”，拿这些人“开涮”，而“抵抗欺负是天经地义的”。

他已经把自己等同于这些明星，而远不止一个“体育评论员”、一个媒体工作者。在他心里，有着一个无穷大的“自我”，在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充满警觉。“如果你不理解他，你可以把他看成是范冰冰。”他的朋友董路说。

这是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骄傲而自我。当成年男人表现“失当”，必然会产生冒犯和对峙。当世界失去耐心，媒体和公众形成了共谋，疏离和敌意产生。过去是体制异化了人，现在还包括媒体。

用朋友的话来说，黄健翔“年少得志，一步登天”。他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照本宣科的、要求近于苛刻的体制里面是一个“异数”：不够收敛，过于敏感和骄傲，导致伤害产生和过度防卫。新晋单身男子，在体制内存活，夹着尾巴做人，又张扬个性，当然矛盾重重。“我什么都不怕！”犹如少年疾呼，高声呐喊。有时，他会用别人发给他的短信来宽慰自己：很多人对你表示厌恶，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喜欢你。

“解说门”事件之前，他在自己的新书里写道：“在过去几个月，我的生活分崩离析一片混乱，感受到人性的种种复杂与不堪，同时又突然要面对很多的琐碎家常，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都充满了痛苦的挣扎，因而一直十分压抑悲观，甚至有些厌世。”

十一月十一日，这个光棍的节日，他在博客上，沾沾自喜地宣布，自己和刘德华、金城武等人名列“金牌王老五”，“鼓励下自己”，有些炫耀，有些自嘲。

当亲人也开始反目，因为财产问题对簿公堂，黄健翔未必处在常态之中。他在中央台的辞职信中表示自己接近了“崩溃”，也许只是强调这样的情势以表明自己离去的决心。而实际上，在辞职头天的夜里，他面带微笑，心情愉悦。

辞职后，他给朋友发短信，欣喜地表示：我自由了。

第25节：狷狂黄健翔(5)

从此纵身娱乐圈？

在几年前，他就认为体育解说应该是一种娱乐和表演，而现在，他要摆脱这个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行当。

黄健翔“自由”后的第二天，网上公布了所谓央视内部的匿名“检举信”以及黄健翔的“回应信”。

媒体的爆炒使得央视和黄健翔事先默契的“低调处理”成为泡影。就这个媒体爆炒的时间里，黄健翔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第一波爆炒都是假消息，没有真声音。”

是谁写了这封信？又是谁把信放到了网上？黄健翔过去的几名同事，瞬间成为了舆论攻击的对象。

一名资深足球记者认为，鉴于信末的“以上是体育频道编辑部对于黄健翔同志近期行为的呈报和相关处理意见”云云，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封检举信，而只是一封内部会议讨论后，向上呈报的一份报告书。

这名足球记者进一步认为，“如果说今年的世界杯之前，黄健翔只是一个体育人物的话，世界杯之后，他就注定成为一个娱乐人物。这是他个人名气急剧增大的转折点。从一名中产阶级向娱乐明星转化，他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这些名声转化为财富和地位。”

网易新闻频道的编辑们在制作黄健翔专题时，也在为把此专题放在体育版块还是娱乐版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黄健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娱乐化不是我的主动选择，不是我的个人愿望所决定的，是世界杯之后媒体的恶炒放大造成的后遗症，我是被动的，身不由己。

某些朋友认为黄健翔是一个血性、单纯、直率的人，而董路认为，“黄健翔虽然在解说中是一个冲动和感性的人，但他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却很有谱，很细腻。在辞职这个事情上，他肯定是经过认真盘算的，他并不是一个浑不吝的人。他的决定也不会是一时冲动。”

黄健翔说，我们解说的工作，无论干多干少，拿的都是那么多的钱。央视会说，你已经这么有名了，还在乎这点钱吗？可是，当你想在外面挣点钱的时候，他们又要来管你了。

董路说，“他是矛盾的，在体制内小心翼翼地生存。辞职后他再也不必想：我是去解说呢，还是去参加一个活动呢？以后参加公众的活动，是不是还要注意自己央视主持人的形象呢？他也是苦闷了挺久。”

“在‘解说门’事件之后，黄健翔苦闷中也曾经想到过辞职，但央视相对宽容的态度让他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令他心存感激。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娱乐界的新宠！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令他兴奋不已。他在过去的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演艺圈的朋友，如华谊兄弟的老板，如孙楠、那英、景岗山，但实际上他并不属于他们这个圈子的。他曾经说过，‘一个足球解说员再出名，充其量只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所谓名人。’可是现在机会来了。在娱乐派对上，在赞助商和大众的眼里，他俨然已经是一个明星了。”董路说。

第26节：狷狂黄健翔(6)

实际上，前几个月黄健翔刚刚经过了一次娱乐圈的热身。

二○○六年八月开始，黄健翔参加《时尚》杂志“时尚先生”的评选活动并出席相关仪式；二○○六年十月，黄健翔参加TOM网站的“校园系列活动”；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黄健翔出席第十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并担任主持人。

“他可能觉得自己还算游刃有余，就打算脱离这个已经开始束缚他的体制和解说工作，正式投身娱乐圈。他辞职只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去处。如果用婚姻来比喻，就是同住一个屋檐下，强作欢颜。现在‘离婚’了，又没有财产和孩子的事情，应该是皆大欢喜的。这和过去程前、曹颖、赵琳、方宏进、刘仪伟、文清等主持人的离开是一样的。”

“你知道他的工资单上是多少吗？三千五百元。但是你知道他以后出席一个娱乐活动的出场费是多少吗？可能是十几万！”董路说。

十一月十六日中午辞职完毕，黄健翔对记者说，我先去睡一觉，晚上要参加《墨攻》的首发，要光彩照人。

在几年前，他就认为体育解说应该是一种娱乐和表演，而现在，他要摆脱这个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行当，义无反顾地奔向能给他带来更大利益的娱乐行业了———那绝不是一个体育解说员所能得到的。

“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投向更适合其发展的娱乐圈的怀抱呢？他都想明白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来干扰他的自由了。”董路说，“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辞职这事也很简单，而黄健翔其实也并不复杂。”

要么喜欢他，要么厌弃他。

他是电视时代的产物，依赖足球在这个国度的无上权重，以个人才华一步登天。

“解说门”事件之后，黄健翔和董路、徐德亮一起说相声，“为着好玩”。自己出钱置装，成功地把足球、把自己开涮了一把。在获得笑声

和掌声的同时，也无意中解决了自己的部分公关危机。

“我的辞职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和央视是和平分手。目前我的心情很平静。”黄健翔说，“我的生活很普通。我原来的家已经不在了。早晨起来送女儿去幼儿园，然后看看书上上网，有事出去会朋友，踢球，吃饭；下午接女儿放学，跟她玩；晚上等她入睡了，自己再看看电视；或者有些应酬，也有些外面的活动，比如前一段时间排练相声，周末看球，更新博客……”

他骨子里有着天真、传统、温柔的一面。在讲述女儿的事情时，眼睛闪着光。那天杨晨婚礼，他开玩笑说，哪天我闺女出嫁，真想打女婿一顿。女儿是心头的一块肉呀，怎能横刀夺爱？他每天七点半开车送女儿去幼儿园。每次和朋友打电话，结束语都是：我得睡了，明天早晨还要开车送女儿呢。

第27节：狷狂黄健翔(7)

这是他的一面，另一面，他从不掩饰一个男人的自负和虚荣。

———你最喜欢的解说员是谁?

———我自己。

———你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

———看不同的心情。

———你觉得自己业务水平蛮高的?

———不对，是最高的，唯一的。

———好多人会认为你恃才傲物。

———恃才傲物有什么不好吗?

作了更多的了解，你会发现，对这个人的评价，毁誉参半。“他把职业上的成功带进了生活，而无视旁人是否接受。”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比较孤傲，不愿意主动跟别人进行交流。你一见他，就会觉得，呃，这人怎么不爱搭理人呢？”

“他的缺点，我也很痛恨。”他的另一位同事说，“他有很多的弱点、缺点，非常多，而且很明显，他自己克服不了。如果你要攻击他的话，就很明显，因为就摆在眼前。但是他又能够创造奇迹，在某个时刻，他能够让你记住，能够吸引眼球。就像他的偶像马拉多纳一样，在球场上是无敌的，他能够打败很多对手。要么你就喜欢他，要么你就厌弃他。他不是一个中间派。”

关于黄健翔———从不少人的嘴里可以得知，他自负，偏执，以自我为中心，但有谁不以自我为中心呢？世界是因为“我”才焕发出光彩。他是一个艺人，曾经是解说行业的巅峰，有艺术家的敏感气质，不害人，自食其力，孝顺父母，喜欢音乐，崇拜搞音乐的人，对电影、音乐、时尚，都有着自己的品位。他同时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这是黄健翔，三十八岁，正当壮年，刚离异，有女四岁。不抽烟，不喝酒，仪表堂堂。大部分时候，他是坚强的，外向的，乐观的，审时度势的，趋利避害的。目前，他是一个成功摆脱体制，全面向娱乐化转型的尖锋人物。本质上，黄健翔是电视时代的产物。他依赖足球在这个国度的无上权重，以个人才华一步登天，这与时代欣欣向荣的娱乐产业一脉相承；他作出的选择，和过往大多数脱离央视，脱离体制，彻底娱乐化的主持人，并无二致。

辞职前的那个晚上，他偶然翻开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第二百零二页这么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

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吧?

"一个人抵抗体制当然遭人讨厌。"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

黄健翔：解说是一种娱乐，是一种表演。职业体育，跟江湖卖艺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表演。我可以比别人跳得高，我跳到的最高的高度，别人达不到。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第28节：狷狂黄健翔(8)

吴虹飞：你比较喜欢抛头露面，秀自己。

黄健翔：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只是每个人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机会。现在这些真人秀节目为什么这么疯狂?

吴虹飞：你或许更加突出?

黄健翔：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名人会失去自由，失去隐私。像有人觉得世界杯我出了很大风头，那时候许多中国人扮演了一个道德法庭的角色。他们不知道我承受了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压力。事实上，调查表明，中国人最喜欢的除了中国队之外，还有意大利队。

吴虹飞：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解说里这样说呢?

黄健翔：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知道就不会这样做了。那你说齐达内连世界冠军都不要了，去顶人是为什么？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理由的。我有时候对一些事情很敏感，很细腻，反而出了这样大事，我会特麻木，特平静。

吴虹飞：以前你有类似的状况发生吗?

黄健翔：没有。再有一次就该成仙了。

吴虹飞：发生了世界杯的解说事件，你居然还保住了你的位置。

黄健翔：是啊，我要感谢领导。

吴虹飞：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黄健翔：自由。

“我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吴虹飞：有人曾经拿你类比过NBA的解说员巴克利，认为巴克利不掩饰好恶，以敢说话赢得观众。

黄健翔：我不知道巴克利。

吴虹飞：你解说一直都怀着激情?

黄健翔：我也有例行公务的时候呀。

吴虹飞：你这样的性格，在中央台这样的体制内，怎么可以活下去了？

黄健翔：如果刘××像我一样，早就被开除六百次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帽子只有一个脑袋能戴进去。一个人红了，会有很多人眼红。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不要指望得到公众的宽容。这是麦克·斯马克的传记上写的。知道麦克·舒马赫吗？是打网球还是打桌球的？

吴虹飞：我……是不是搞传播的？

黄健翔：你是给我开玩笑吧？不错，有点幽默。别人在做事，他在做别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这个行业，业务上的争夺是很极端的方式。就是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以此为乐。他们只看到了风光，看不到人为这个行业付出的痛苦和代价。

吴虹飞：你觉得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呢？

黄健翔：没有人要学你，每个人都要做新的自己————你没看电视广告呀？

吴虹飞：韩乔生说过，现在的环境对你挺宽容的。

黄健翔：韩乔生是宅心仁厚。我们已经有二个月没见面了。他是我们的前辈，他有扶持过我们的，他厚道，没有倚老卖老。不像有些人，在业务上不钻研，在人际关系上搬弄是非。我从来不害人。

第29节：狷狂黄健翔(9)

吴虹飞：你说过，你就是行业标准。非常肯定？有无过度自信？

黄健翔：过度不过度要让别人说了。别人爱高兴不高兴的。

吴虹飞：你不是挑衅别人的承受力吗？

黄健翔：别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挑衅我。

吴虹飞：你在体制内就是一个奇迹怎么说？

黄健翔：奇迹就是奇迹，没道理可言。

“我有艺术家气质”

吴虹飞：一个在工作上这样意气用事的人，在感情上是不是也比较脆弱？你一直拒绝媒体采访。

黄健翔：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很敏感，感情冷漠的只能做政治家。我可以做一个机器，但最终我做不了。我是有艺术家气质。解说员是不可排练不可预知，你能依靠的，就是你的知识和文学修养。

吴虹飞：你最钦佩的解说员是谁？

黄健翔：我自己。

吴虹飞：有人说过你自恋的。

黄健翔：自信的人都挺自恋。我肯定是有点自恋的。

吴虹飞：你会害羞吗？

黄健翔：当然会。

吴虹飞：你对什么比较敏感？

黄健翔：我对人际关系就很不敏感，我不会看别人脸色。

吴虹飞：你好像看过很多的文学作品和听过很多的音乐。

黄健翔：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都这样吧。

吴虹飞：你是知识分子吗？

黄健翔：我本科毕业，勉强算吧(笑)。我们家世代是读书人。你还问我是不是知识分子！余华的《兄弟》，上部是只有他写出来的，但是下部别人也能写出来。我喜欢《活着》。

吴虹飞：那你还挺知识分子的。

黄健翔：我最崇拜搞音乐的人了。音乐是我能够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体育解说。如果人身上有按钮，如果不用说话，而是放出一段摇滚乐，或者打击乐，再狂暴的音乐，别人也不会给你找出问题来。

吴虹飞：你的名声和收入是否成正比?

黄健翔：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我们大量的主持人在外面做节目，做歌舞晚会，我们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想到你。别的频道早就可以按劳取酬了。我们频道干多干少，从工资单上的体现是一样的。多干活也没有多拿钱，我的工资单上是三千五百元。

吴虹飞：我还以为你的收入挺高的。

黄健翔：我有过抗议。一个人抵抗一个体制，当然遭人讨厌。

采访手记：过度防卫与过度阐释

一开始，我们可能高估了一个人的坦诚程度，以及一个话题性事件进行深度解读的可能。

尽管黄健翔在足球解说这一专业领域有着出色的成就，但这终究是个人的职业轨迹，他多被提及的，广为人知的，还是他“惹”出的几起风波和争议。谈到这些话题时，与黄健翔的采访往往形成某种对峙，不留下太多对话空间。“因为你们媒体没有(更多)自由去指责监督官员，所以只能敌视富人和名人，拿富人和名人做靶子，给穷老百姓解闷，开心。”话都给堵上了———他表现出一种“过度防卫”。

第30节：狷狂黄健翔(10)

谈话中，他不停地收发短信，在这个过程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他厌倦这些提问，没有与你进行真诚沟通的可能。可是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健翔对我（指吴虹飞）说：全国上万名记者都在羡慕你，你却在问蠢问题。我的回答是：国外一家著名报纸的总编说过，没有愚蠢的提问，只有愚蠢的回答。

而他听不到了。他已经不需要听，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办理好所有的离职手续。

黄健翔辞职事件，最终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公众狂欢。黄健翔的形象被定义为“激情”的、为着“自由”而产生的无意识的、微妙的反抗。而央视，作为一个有着国家政治色彩和实际上具有至高影响力的媒体单位，迅速成为了被舆论攻击的靶子，黄健翔成了“反抗体制，追求自由”的符号。

在不断寻访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发现实际情况和预设的“黄健翔与体制的对抗”并不完全对应，类似“捍卫自由”、“追求个性”等一厢情愿的公众话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变成了一种“过度阐释”。黄健翔本身也许无法担当起这样鲜明的符号意义，恰恰相反，他是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他或许有着利益上的考量?

就这样，黄健翔摆脱了央视，摆脱体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娱乐的洪流之中，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发达的中国娱乐新闻，已经成为了当前一枝怒放的“奇葩”。

（注：采访得到《南方周末》记者师欣，编辑陈海的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附录一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黄健翔因为对报道不满，连续更新四篇博客，出现许多“鸡者”、“名鸡”等侮辱性字眼，该言论被媒体迅速转载，新浪体育，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连续报道，形成了后来长达一

个月的所谓的媒体“口水战”。在此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黄健翔始终没有删除过博客里的侮辱性文字。

黄健翔TOM博客一

新闻逐个评

下一个《黄健翔承认解说门技术失误 自嘲活到今天是奇迹》：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谁是麦克·舒马赫吗？哈哈。我看了这篇东西几乎笑破了肚子。这就是来采访我的记者的素质。我说的是迈克尔·舒马赫啊！她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变态和病态可以从她的采访里看得很清楚，我在十五日得到辞职批准，在第二天一早要去办理手续的情况下，仍然在十五日夜里。

坚持履约跟她见面做了采访，但是时间太晚，实在是疲倦了，就没有谈完，当然，在采访里，我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辞职的信息，这个记者完全不知道，她对面的这个疲惫之极的第二天还要起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中年男人，是一场即将到来的飓风的风眼。后来，我答应她过些日子再见面，把采访做完，此人居然为了自己的稿子的轰动效应，就把一篇未完成的采访发了。良心都被狗吃了啊。还极力要把我描绘成一个乖僻孤独自私的人，你就不怕你遭报应啊？人品低下的自私的人能够有这样大的能量吗？哦，对了，你大概还不知道我那天跟你聊天的时候说的另外一个迈克是谁吧？你没把他想成另外一个“艳星”乔丹吧？然后还偷偷地以为：这个单身中年男子，看来经常浏览色情网站啊！

第31节：狷狂黄健翔(11)

我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攻击一个具体的采访者或者记者，但是，这位不知道麦克·舒马赫的，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和立场，几乎是想当面来侮辱我的所谓狗屁记者，我实在没法忍受，我会因为你，拒绝你所供职的媒体的一切采访，哪怕你们可以把我彻底妖魔化。好在，世界上不只有你们一家报纸。

而且，我好歹也有说话的地方，我可以告诉别人，某家报纸，有这样一个记者。

原文链接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鄄gerid=876476blogid=50959

黄健翔TOM博客二

你自己说的自己的提问很愚蠢，我只是笑了笑。

《南方周末》的记者，编造的本领真强。

在她提出一个我完全无可奉告的问题之后，我微笑着摇摇头，正在考虑怎么开口的时候，她自己突然说：我是问的很傻么？

我说：我可没这么说啊。她自己又说，一个傻子的问题，一万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我还是只能笑笑。继续对话中。

后来，她又问：那你怎么解释你的解说门事件呢？我笑着说：用你的话语模式吧，一个天才的错误，一万个蠢人也解释不了。我自己也解释不了。

而且我从来没在谈话里提起过同事，不对，是前同事。

这家报纸的记者，最好躲远点。看着就像强迫症，她们的侧面外围采访的提问把李承鹏和董路这样的人都惊着了，完全像是在发动一场针对我要从人格人品上彻底消灭我的阴谋。所以，才有了他们自己后来出面的解释。无耻！诬赖！无聊！

我也不要求你们道歉，我就天天骂你们,有机会在别的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也会顺便骂你们这些无耻之徒。

原文链接：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鄄gerid=876476blogid=50964

黄健翔TOM博客三

“名鸡”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照片贴出来了

董路对那个所谓记者的伎俩，已经分析得很到位了。一个宁肯去当“鸡”的记者，请问你除了录音，还有录像带么？

原文链接：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鄄gerid=876476blogid=51031

（注：博客还转引董路的文章，在此略。新浪体育头条迅速转载此博客，标题为“黄健翔：‘名鸡’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照片贴出来了”。立即引起哗然。）

黄健翔TOM博客四

很抱歉我没帮你作成张玉（钰？）

因为我的胃口没那么好。

这是那个名“鸡”的自述。我只能说，遇到这样的报纸、这样的记者，算我倒霉。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没被她用来实现她作“张钰”的理想的道具———请大家不要就此问题采访我了，我已经被彻底地恶心了，连苦胆都要吐出来了。到此为止，再搭理她就是抬举她。这不，她的博客终于被某网站重点推荐了。她作张钰的机会快到了。

第32节：狷狂黄健翔(12)

原文链接：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鄄gerid=876476blogid=51036

附录二

关于黄健翔采访事件的一些说明———并非反击檄文

吴虹飞 发表于新浪博客

黄健翔的关键问题在于他的双重角色：他不但是一个娱乐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角色（博客），既是表演者，又是对自身和他人进行评判的判官。对自身和对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的评判。

编辑让我去采访黄健翔，然后我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唾骂：你做那个（烂）人做什么！

编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他?

最可笑的是，半夜四点钟，另一个NBA的解说员听说我采访了他，非常愤怒地，把我大骂了一通，认为我失去了良心！

作为一个前理工科学生，我很清醒，不是说很多人骂他，就是他值得骂的理由。

另外，我想公允地看待这个人。这是我所有的初衷。我甚至这样假设：那些关于黄健翔的炒作并不是他想要的。而那些骂他的人，只是因为没有真的接触过他而产生的误读。大家都误解他了。就好像我相信，超女们只是陪朋友去参加超女然后不小心得奖一样。对于一个从不参与娱乐新闻的记者来讲，我偏向于相信一切。

于是我接了这个单子。对我来讲，这和我过去接的单子是一样的。除了做黄健翔的专访外，我做了大量的外围采访。当然，这也有另一名记者的很多劳动在内。不是我一人所为。我们主要采访他的朋友为主。至于中央台的人，他们基本上已经封口。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给我发短信：我不想参与这么无聊的事情，对不起，请为我保密。几乎所有的人都请我保密，除了李承鹏和董路。

我当然是带着目的去的，我的目的是想让他敞开心扉，友善地谈他的往事和内心世界。比如，他是如何热爱足球的，又如何在婚姻中受伤，并且尽力做好一个父亲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的误解，中央台有无对这么有才干的人进行压制，他有什么委屈，然后我会把这些录音了，连带标点符号都写下来。如果他愿意谈及音乐那就更好了，如果他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摇滚歌手……我也许会立刻忘记自己的中立立场都不一定。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同一个记者说，和他的任何对话都会被立刻堵上。

这样的小聪明，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过度防范，一种对他人的不信任造成。

后来为了怕他难受，我甚至连让他澄清自己是否赌球，以及离婚的官司的事情，我都不问。

在此之前，他已经和一名记者不欢而散了。我觉得我们的交谈虽然不到推心置腹，至少还算愉快，我也很愿意照顾他的心情。不提让他太难受的事情。这时候我想，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已经是对一个记者，很好，很好了呢？他是不是应该认为我已经感到很荣幸了呢？

第33节：狷狂黄健翔(13)

我怀着感激之心回来，写稿子，大概连续写了三天。为了保证大部分材料是一手的，准确的，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跟我写随笔的跳跃文风大相径庭，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我写了一部分，又再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打了很久，反复打，到了他认为我实在不够聪明为止（是的，一个理工科学生也许是不够聪明灵活）。仔细求证一些传言。所以，我文中写的，属于基本事实。另外，我基本上是用别人的话来讲话。记者，不过是一个中介，中介是不大掺杂个人色彩的。

可以很诚恳地声明的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好恶，我也一直力求公允。那么实际上在采访中我听到关于他的更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可以用几个贬义的成语表达。我如果想故意让他难过，我就把这个成语写上去，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吧，就放弃了，清除了一些对他更不利的话，而把说他好话的拿进来，做了一个平衡。这个文章，我也不打算丑化他，更不打算美化他。《论语》曰：巧言令色，鲜仁矣。我当然不能太谄媚了，失去公正的立场。所以在报道里，是没有我的声音的。那个自我要消失了，与这点相比，我要比黄老师更为公允些的。

我一直申请和他进一步的交流，但是他实在太忙了，我在TOM的网站等他聊天等了二个多小时。我当然愿意再次沟通。每天我都会主动和他联系，一直到发稿的前一天。在我们整理了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之后，我始终因为没有等到他的最后一次采访而感到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那会更加深入和有趣。而他，也一定是因为消除了戒心，而变得更友好，我很愿意再做一次采访。这时候，编辑要发稿，记者是不应该不执行的，不然，《南方周末》也许会出现一个大天窗，那样也许很另类，很特别，但确实不大美观！

在写稿子的过程中，我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以为摇滚乐是疯狂的，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无聊炒作游戏中，其实更无稽，无聊和疯狂。大家都开始烦这个事情了，我更是如此，我巴不得这个事情赶紧结束。我始终认为一点：在这个事情上，那些“捍卫自由”、“捍卫激情”等一厢情愿的公众话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变成了一种“过度阐释”。黄健翔本身，并未清晰认识到这样无聊的，琐碎的娱乐化，他自己也并不加以反省，除了怒气冲冲地指责媒体，好像一个摇滚歌手一样。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这个娱乐时代，并不缺乏“激情”，更多的是缺乏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

在这里我想顺便谈谈“自我认知”这个问题。我当然不会武断地认为他的“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他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骄傲和自信，当然是可以理解，这个世界的很多男人都这样的，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漏洞。妇女们只有微笑了。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流就是这样的，自信，大声喧哗，占据话语的制高点，尽量地颐指气使一些。这是一个强人时代，大家都不甘示弱，吵吵闹闹，男人开始像菜市场的妇女一样，吵翻了天，与GDP的增长全无好处。黄健翔的这个问题更为明显些：夸大的自我———我就是这样的，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可是一旦真的说了，他又未必能够接受。

第34节：狷狂黄健翔(14)

说实话，当我看到标题“狷狂黄健翔”的时候，我感到编辑实在是太好心了，因为狷狂这个词，在我的心目中，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词。我知道每一个艺术家内心，都有一个很大的自我。狷狂，实在是很适合魏晋南北朝的名士气质。这么好的词，用在我身上，我会高兴都来不及。

关于文章有一个细节补充如下：当董路要求看采访文章时，我把他说的所有话都传给了他。为了怕他疑心我断章取义，我把含有他的话的整段话，以及上下文，都发给了他。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作了少部分的修改，主要是补充状语，但意思没大改，我们按照他改的，发表了。

我一直认为，玩个性，要注意场合和分寸，注意玩得是不是恰如其分。当别人问我，你不想反击吗？我说，我不想。作为一个记者，我始终会对我的受访者表示友好。以我三年四十七万字的专访为证。所谓的辩解并不重要，我有录音。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069g.html

（注：黄健翔连续发表数篇攻击记者的博客后，在公众引起较大负面影响。事后黄健翔分别接受“铿锵三人行”、“鲁豫有约”、“静距离”（李静访谈）的专访，谈及此事。事后，吴虹飞在博客上发表该“说明”遭无数网民攻击。）

狷狂黄健翔

面对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公众的唾沫和铺天盖地的网络，尽管还在坚持上班，历经数十年风雨而不倒的赵忠祥这次多少有些疲于招架。在记者对他的访问中，他说："你们好好写吧！我的命运已经交给社会了。"

他们之间到底认识不认识？赵忠祥是否欠钱？真相是否真如饶颖所言？

这不是娱乐新闻。我们无意于纠缠其间。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说：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在这场纠缠和斗争中，总有一个人是说谎者。

谁在说谎，时间将证明一切。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采访当事人，给双方一个坦陈己见的空间和平台，尽量把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相还原出来。

这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注脚：一个公众偶像、某种意义上国家主义的传言人之一，如今不得不面对法律裁决和民众的道德评判。

“我曾经深陷妄想不能自拔，曾经躺在‘88’地上起不来，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走过来对我说：没事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这是无意之语。王朔却记得。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就算是王朔，他面临的也是所有普通人的同样的问题。关于生命本身。关于空虚和寂寞。

我忽然明白小的时候老师经常讲的价值观不一样是个什么意思。的确，人的想法千差万别。王朔不喜欢别人猜测他，因为他自己瞬息万变，有时自相矛盾，有时自圆其说，有时没有目的可言。

第35节：狷狂黄健翔(15)

他终究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俗人，一个善良人，一个心理脆弱的人。他比脱口秀主持人还游刃有余，他堵上了所有采访他的人的口。他知道自己饶舌，他知道自己在调戏别人，他知道自己聪明无比，他因此有些自得，还有些害羞，他知道自己写的小说都是真实的，而他此时说的话，有些是假的，有些却是真的。 他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了，这就是他所认识的 世界，真实又荒谬， 真诚又虚假。

“凡 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他能 够认识到的真谛，来自《金刚经》， 同样来自过去时代的顿悟。他 无比自信，无比虚弱。这是他的两极。 他的轻，他的重。他是自己的敌人和朋友。

第36节：大侠李连杰(1)

印度洋海啸劫后余生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李连杰携妻女到马尔代夫度假，二十六号吃了早餐，他带着两个孩子和保姆去海边玩。似乎是涨潮了，开始大家都还觉得挺好玩，没有人意识到危险。而很快水位涨高，他一回头看见保姆在喝水。他奋力把女儿们拽回了酒店，回头去看大海时，一分钟内，海滩上什么都没了。

他一进至高点———酒店的大堂进去时就感觉那个画面像是在拍电影。很多人被撞伤，冰箱被吹到外面，沙发也倒了，所有的男人都在抢救孩子，强壮的妇女保护孩子。真正的恐惧发生在海啸过后的两个小时。要面对的是，不知道是否会死。所有人的脸都很紧张，所有救生衣都给儿童和妇女套上，给不会游泳的人套上。通讯全部断了，水电也没了。束手无措，听天由命。

而此时已经有报纸在登：李连杰在海啸中失踪。第二天他们听到好消息，卡塔尔国家的飞机会来接他们。就这样，他们飞去了中东。

“老天爷没让我死。如果水再高一尺，我就死了。拥有的名也好，利也好，别人拿什么形容你都好，了不起也好，根本没有用”。二○○五年一月二号，他的太太利智说，“你拿一百万去捐吧，五十万是捐给海啸的，五十万想办法去成立你的基金。”

“心是不能计算的”

成名要趁早啊！没有人比他更早，更幸运了。从十一岁开始就是连续五年的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十八岁因为《少林寺》，一夜成名。总是有人要签名，照相，所以不喜欢去公众的场合。很早就学会在外面的世界飘荡挣扎，因为二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一群孩子长大。他穿的裤子，是姐姐穿过后给哥哥，哥哥穿完又给的他，他总要设法捂住那个女式的裤兜，怕人看见。他年纪小小就学会博得老师宠爱，还会赚钱给家里，要证明他的价值给全世界看。二十七年了，和

练功一样，拍电影从来不迟到，准时到准时做，“我不是最好的演员，但是我是最尽职的演员。”而作为一个明星，他鲜有出席公共场合，“这么多年，金马奖没去过一次，金像奖没去过一次，春晚也没去过一次。”

而在《黄金甲》的首映式上，李连杰却穿着一身旧衣，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他发表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讲”，讲他奔忙了二年的慈善事业，请求所有人来捐赠，他一直在鞠躬,一直在说谢谢。他身后的主持人衣着光鲜，一脸错愕……

幸运和痛苦

在交流中，你会注意到，李连杰总是说，“我没有上过什么学……”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谦逊是生硬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直白地，坦诚地，试图把他对人生，对武术，对爱的理解告诉你。这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信任他。他有着无穷的幽默感，他很像很像多年前的那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真诚，可爱，绝不油滑。

他会告诉你，那个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关于一个小孩子的故事：他和中国武术队作为亲善大使访美表演，在华盛顿，大家和美国的总统和高官们一起摆好姿势，准备合照留念。李连杰站在基辛格旁边，尼克松就转过头对他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要不要来当我的保镖啊？”

“不要。”李连杰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美国总统是多么多么地吃惊，多么多么地意外啊！来自赤色中国的小朋友，竟然有着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外交Idea……《纽约时报》的头条报道了这个特殊的小朋友……中国宣称李连杰为这次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把他纳入国宴的受邀名单中。以后如果美国总统来访，他必然出现在欢迎团的队伍中。这一切，拜武术之赐。

一九七一年，他在无数个小学生里脱颖而出，开始学习武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的。只是练武术不必上乏味的数学

课了。他并没有开心多久，很快就发现自己足够蠢。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们却只能在户外练功。训练击掌时，如果拍的不够响，就会挨骂。如果拍出声音了，手会痛得快要疯掉。有一次，他的腿在练功中不小心折断了，因为怕教练体罚，他一声不吭地又练了二天，直到剧痛难忍被人发现。

武术给了他什么？古代的时候，上山修炼，好比读一个大学，练完后下山，好比大学毕业，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很多人需要保镖，武功强可以靠武功升官，可以做皇帝的锦衣卫，可以做军事将领，最差的做一个刺客，而他却发现，人类发展到现在，并不需要花五年的时间去练铁砂掌。如果不是靠着《少林寺》里那个憨厚可爱的觉远小和尚，十八岁那年的一夜成名，他能拥有什么呢？

的确，没有人能够像他那么幸运了。他名声显赫，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似乎什么都拥有了，鲜花，掌声，爱慕……谁都知道他的武功好。而每拍一个电影就要断一个地方———手腕儿、腰板、脊椎……十九岁时，他躺在医院里，大夫告诉他，如果坚持练武，腿会一次一次地断。治疗之后，只保证你能走，不能跑和跳。大夫保证说，可以给他开一个三级残废证明，这样他一辈子都不会饿肚子了。这些话，到了现在他终于可以坦然讲出来了，引起倾听者的欢快笑声。可是在当时呢？在那个集体国家荣誉大于一切的年代，谁知道一个少年人面对即将终生残废的痛苦呢？或许每一个明星都有过成长的泪和痛，是的，功夫皇帝毕竟是不多的，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他，这是，多么、多么虚荣的一件事啊！

第37节：大侠李连杰(2)

最重要的是爱

一九八二年，《少林寺》成功了。香港电影界的大腕，一次性开出三百万港币的支票，放到十九岁的李连杰面前。而那时，拍《少林寺》，他一天的工钱是一元钱；第二部，一天的工钱是二元钱……面对三百万，李连杰震惊了。他报告了武术队领导。领导说："你的成功不是你个人的，你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你的老师，你的领导，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对你的关怀，你属于单位，属于国家……"

他终于感到了强烈的不公平。

后来他离开了武术队，孤身一人到了香港，这一次由功夫神童，变成了功夫皇帝；再后来，他把香港的基业放弃了，来到了美国，闯荡的是华人难以施展拳脚的好莱坞。

而这个坚定走向自己事业之途的大侠，发现爱更为重要。利智，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从此走进了李连杰的生命中。

利智是一九八六年的亚洲小姐，以天使面貌和魔鬼身材，艳压群芳。一个在香港备受歧视的"大陆妹"，一个在影视界被人视为波大无脑的花瓶，一个有心从事投资行业却曾经失败过的心算者，一个被传说和众多显赫男人包括澳门赌王有过裙带关系而被永久逐出香港的女人。带着香艳的面容和香港娱乐和黑社会的各种渲染，利智带着惊人的俗丽和无数的热闹，似乎一天都没有做过她自己，直到和李连杰的爱情长跑有了结果，她为他生下女儿，从此洗尽铅华，隐身幕后，十几年后，她终于有机会做回一个平凡女人。

你知道这多么像一个香港电影里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虚荣，金钱，打斗，黑社会，挣扎，痛苦，而它可能远比电影更复杂，更惊人。但这些背后的人生冷暖，当事人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了。因为它和你的人生一样，平凡。功夫皇帝也好，亚洲小姐也好，不过是红尘中

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寻常夫妻罢了。人生无常，不学会相互依存，如何抵挡寒冷？

无疑，他是坚韧、追求、专注、果断、深情的，而她，却是美艳无双的。他要爱她，是轻狂，还是寂寞？他已婚，不伦之恋如何承担得起道德的威压？千夫所指，他有勇气说，“如果十年后我们还相爱，我就娶你。”就是这样的戏剧化，台词化，他却对得起自己的承诺。

终于有一天，他和她是同一个了。他说，他也是自私的，他爱她，便是爱了自己了。

不久前，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举办的《二〇〇六年度评论学会大奖》尘埃落定，李连杰因为在《霍元甲》的演出中“收放自如”，当选为“最佳男演员”，这是他首次夺得影帝桂冠。而在此之前，功夫片从来都是不入学术法眼的娱乐片。李连杰自然表示他比较吃惊。

第38节：大侠李连杰(3)

还有另外一个奖。他是“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之一，而他并不想要这个奖。

“我现在白天去《刺马》剧组去演戏，‘杀人’，想的是如何设计血腥、残酷的场面，一停下拍戏，就是要想着怎么去做‘壹基金’的工作，这真的挺有意思的。电影只是我的工作，而慈善，却是我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了。”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爱。李连杰就这样眼睛闪闪地看着你。他没有掩饰过他的想法。也许，他从来不是最好的演员。他只是他自己。他从来没有想过去表演。“五千年文明史，有多少皇帝、科学家、学子、诗人、酒仙，多少啊，在这一百年里，在那一时刻里，在某种因素的情况下，出了一个功夫演员，那个演员自以为了不起，你说多好笑？”人很渺小，爱却很大。这就是一个功夫皇帝半生感悟，他的恩义情仇和慈悲之心，更多人至今未能明白。

对话李连杰

海啸逃生

吴虹飞：在海啸中你差点丢了命……你能复述那一件事情吗？

李连杰：从九七年我开始对生命有了反思，名利都有了，到底生命是什么？因为我看到周围很多人比我更有钱，但是他们不快乐。我们受的教育是，人类的起点是追求幸福和快乐。看到太多人不快乐，我开始接受宗教，去佛教中找答案。我开始做善事，在美国成立基金，帮助十七岁以下的犯罪青年，和他们聊天，资助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向上。捐了一百万在青海建了两所佛学院，也盖医院。

为什么提到海啸？是因为海啸把我逼到一个点，没有退路了。我太早出名，不喜欢去公众场合。总是有人要签名，照相。还有太早在外面的世界挣扎，我学会自强不息。我要证明给世界我的价值。专业一定要站在市场上。非常残酷。颁奖礼我去不去不重要。我只专心做

我自己的事情，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有点自闭症。我研究佛学，做慈善。拍电影我就拍好，二十七年了，拍电影从来不迟到，准时到准时做，我不是最好的演员，但是我是最敬职的，职业精神最强的演员。经历海啸那个事件，我是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到马尔代夫，二十六号吃了早餐，我带着两个孩子和保姆去海边，开始时我们看着海潮来了，大家都还觉得挺好玩的，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后来很快水就涨高，保姆和女儿被海水冲回了酒店，我大叫保安，救人。后来我回头去看大海时，海滩什么东西都没了，前后就一分多钟的时间。后来和朋友开玩笑说，也许是我做了善事，积过德，所以老天爷就让水与我擦嘴而过。

吴虹飞：后来你们怎么撤出去的?

李连杰：我们集中在酒店的大堂。那是最高的地方。我一进去时感觉那个画面像是在拍电影。很多人被撞伤，冰箱被吹到外面，沙发也倒了，看到所有的男人都在抢救孩子，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强壮的妇女就保护着这些孩子，不分肤色，有亚洲的孩子，非洲的孩子，中东的孩子，大家都没有问，就是做着同样抢救事情。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原来灾难面前是没有国籍的，那时只有一个词去形容就是人类。真的像一家人。人的天性就是相互关爱。其实感觉恐怖是在海啸过后的两个小时，所以大家都在做准备，这个时候很后怕。所有人的脸都很紧张，所有救生衣都给儿童和妇女以及不会游泳的人套上，最后没有可分了，就把一些木头啊什么的拿绳绑一绑，做个准备。我提示大家要带食物，所以大家又去找食物，把巧克力等装在塑料袋中，绑在小孩子的衣服上。这两个小时内，面对着恐惧，不知道会不会死亡，很无助。通讯全部断了，水电也没了，最近的地方比这里还惨，没有人会救你。但是在这里，大家相互帮助，呈现很多人性的美丽，团结的家人的力量，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知道我们在受难这种心态很强烈，因为一旦别人知道我们在受难，就会感觉别人会来救我。第二天就听到好消息，卡塔尔国家的飞机会来接我们。但是，大家不太了解

中东，心中很紧张。但是没有选择，只有这个国家的飞机可以救我们，所以大家就离开了。

第39节：大侠李连杰(4)

吴虹飞：那时你们没有办法救援吗？向别的国家？

李连杰：没有。当时所有的通讯都断了。

吴虹飞：那卡塔尔那个救援是很偶然的？

李连杰：是那个酒店唯一的卫星电话向卫星求救，向全世界求救。应急的通知了卡塔尔。他们愿意救。我们去了中东，很好玩，坐飞机是在夜里，很冷，我披了件毛毯，因为大家都穿着短裤，衣服都冲掉了，一出去，就碰到了半岛电视台。我们每天听到半岛电视台关于本·拉登的消息，各种恐怖消息也是通过半岛电视台播出去的。所以，我们碰上，感觉很……哇，接下来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他们问候我和家人，告诉我全世界都在关心我的安危。然后把我们所有人送到一个五星级酒店，那是皇后自己出钱的酒店。我们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招待，很多温暖，医生，蛋糕，小提琴的音乐，救援的组织，联络机票的组织，全部免费。一切井然有序，所有的一切让你觉得将来一定要做些什么回报。我们在中东呆了两天，所有人都认识我。两天后我们被专机送到了上海。回来后知道香港在筹备海啸善款。二○○五年元旦的夜晚我一边打坐一边思考，人类的灾难是怎么回事。香港这个城市对慈善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各种灾难筹款快，持续的热潮三五天就到了筹款高峰，大家什么都捐了。第二星期过后就慢慢没有声音，一月后就没有人管了。捐的钱到底帮没帮到灾区，起没起到作用，没有人去问，后续好像就没了。自然灾害年年有，怎么样去创立一个组织，一个概念，大家都容易做。如果我们早有准备，就不用等头痛时再去到处找止痛药了。我当时想，六十五亿人嘛，每个人每月拿出一块钱就是很多，除去贫困地区，还是有很多钱的，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就和太太讲了这件事。我当时经常打坐，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地球只有这么大，突然它之外的一个镜头或者人问你是什么，我

能解释的第一个就是人类，第二个才是亚洲，然后才是中国，北京，西城区，哪个街道，哪个胡同长大的。

吴虹飞：你是哪个街道哪个胡同?

李连杰：我是厂桥麻花电台宿舍长大的。麻花电台就是以前的中央广播电台。拉出去很远的地方，第一个单词就是人类。我觉得全人类就是一家人，五大洲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心，肝，脾，胃，肾五个重要的部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随着我们资讯越来越发达，人类越来越接近。小时候我去美国，我妈都以为我像是去外太空一样遥不可及。现在资讯发达，美国三十分钟前的事，这边马上就知道了。人类距离越来越小，更像一家人。好像非洲疾病离我们很远，但是它会慢慢传染，比如说禽流感、非典等，最后就是传染到世界，大家都是在全球环境下长大，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全球的意识，所以我才有这个壹基金，一块钱的概念。

第40节：大侠李连杰(5)

壹基金的启动

吴虹飞：这个壹基金是怎么实施的?

李连杰：二○○五年一月二号我到香港的那个晚上，走之前太太说，你拿一百万去捐吧，去帮助需要的人。五十万是捐给海啸的，五十万想办法去成立你的基金。既然你有这个愿望，我就支持你。

如果能从海啸中活下来，就要勇敢一点。以前也做过很多慈善。从二○○○年在美国成立基金会，救助一些换肝的，十七岁以下的犯罪青年，包括在青海盖佛学院、医院，但就是自己一个人做，不想宣传，不想靠传媒，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帮人家去做。如果你以前做资料调查的话，会知道我基本上很少出席公共场合的，就是能不接受采访最好，所以这么多年金马奖我没去过一次，金像奖没去过一次，春晚也没去过一次，能推就推，真的，我不想出面。经历这次死亡之后，所以你们看到○六年我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将来的事情电影只是我的工作，我的心已经全部放在慈善事业上，怎么样继续推动这一计划。

在香港筹款晚会上我讲出这个概念，其实脑海里就是这样想的，全人类就是一家人，一个人如果一个月能出一块钱，对将来能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海啸这个教训，我们要有一个长久的设想，怎么做还不知道。当时也有中央台的很多记者都在，我说要做壹基金，就是没有具体的落实方法，没有东西就讲出去。讲出去以后，在整个二○○五年，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美国的基金改名为壹基金，而我还要工作。过去的两年我利用工作走访了美国、加拿大、中东、印度等处，见过很多不同层次的人，去调查当地的基金是怎么做的，发达国家怎么做，落后国家怎么做，包括咱们国内的法律实施怎样适合基金的实施等等，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工作。针对贫困的人我也聊，各个阶层的人我都去聊过这个概念。

其实不容易做起来，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美国的基金捐款如果放到中国来，有很多的限制，中国怎样去到其他地区，也有很多限制，就是说法律有地域限制。我在美国创立基金，七年的时间，期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人泼冷水。也有很多人鼓励。最大的鼓励就是二〇〇六年初的时候，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去到迪斯尼乐园，那天下着雨，走进酒店服务员就把我们带到房间，其中一个服务员交给我一个信封，我以为信封里一定是钥匙或者酒店的资讯，结果他说，这是我们酒店的八十五位员工每个人出的一块钱，捐给你基金，希望你继续。八十五块钱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八十五颗心就很大了。当时拍戏哭不出来的泪水那一刻差点掉出来，我觉得不管多困难，我都要坚持做下去。

第41节：大侠李连杰(6)

吴虹飞：一讲到壹基金的时候，你的情绪特别激动。

李连杰：其实我不想讲太多自己的感受。做基金，灾难的情况和受灾人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接受善款的态度或者中间的贪污腐败，每一个国家都有，会出现基金不到位。我和克林顿总统曾经聊过，在海啸他负责联合国的海啸紧急救援，当时因为媒体的大肆渲染，使得很多人的情绪激昂，所以作出很多能力所不能允许的保证，比如说捐款一千万，捐款五百万，包括国家。公司，账目出来几十亿美金，到最后入座时对不上号了。国家不落实，大企业，个人都没落实。这就是资金不到位，落实不了。答应给一千的，两百都拿不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内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朋友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说，做善事我们都很愿意，有这个意识。但是捐去的钱有没有后续，捐出去的钱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

吴虹飞：那么你是怎么保障这个?

李连杰：这两年我一直在访问调查，第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够；第二，透明度不够。后续的工作不够，宣传不够。我在美国创立有基金，在香港也有基金，但是我没有大肆启动，因为海啸，才决定大肆启动。我觉得能做的就是回到生我的地方，这块土地能有李连杰，就是因为大家的支持。二十七年电影生涯过去了，大家还能记得我，支持我，有很深的感情。去年年底终于通过红十字会。我关心红十字会从零五年就开始了，你知道我在《霍元甲》所做的那些大学访问，资助一百万的心灵问题。除去自然灾害，在发达国家有心理问题。这可能是大家不爱听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杀问题。先说心理问题，现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告诉我，中国现在有三千万的年轻人有心理障碍，在大学年龄段有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五，四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心理压抑，自闭、困扰、抑郁，很严重。我调查了很多结果，没有一个基金针对这方面有过关注和关心。我们对于艾滋病，环

境污染，白血病，大型自然灾害，贫困的人，上不起学的，都关注比较多。一个人得了绝症，我们会伸出手去援助；有人上不起学，我们去关心，希望他能受到教育。为什么我们却忽略了有能力上过学的，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人？他们将来是这个社会的栋梁，是国家的未来。他们都在独生家庭长大，因为物质的高度发展，媒体的轰炸，推出各种物质的吸引，所以这些人在十六七岁或十八九岁接受太多资讯，还不知道如何独立面对生命，如何帮助他们自己关注和战胜心理困难。而他们就轻易放弃生命，或者遇到障碍退学，那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连绝症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帮，那么这些没有绝症，完全可以是我们社会未来的年轻人，我们居然忽略了这块。没有一个基金去关心，大量报道这个。所以我的壹基金和红十字会合作，马上启动。本来我想筹备六个月，今年四月启动的，但我提早半年去做。在《黄金甲》电影期间我就推出了，我想这个电影的票房收入不错，希望导演和制片从票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支持这个计划，就是这么草草地推动起来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我通过民政部等了解了中国的法律，成就了这一计划。

第42节：大侠李连杰(7)

吴虹飞：那么这期间是用什么途径？没有地域范围吗？

李连杰：每个国家的法律机制不一样，每个地区的基金应用的限制也不一样。有的国家松一些，有的国家严。我选择红十字会是因为我喜欢它的精神，和我的理念一致。透明，公正，独立，人道。其实跨过很多人类结构性的问题。经过痛苦的改造，基金改名为李连杰壹基金，是因为想用李连杰这个名字来推广市场。我们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只能在大陆。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也不能到中国来筹款。这是区域的限制。也是我后来用李连杰名称的原因，因为李连杰壹基金它并不是一个法人组织，它只是我想的一个概念，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概念。钱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因为我个人的概念可以向全球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人伸出手，那么就跨过了很多限制。

吴虹飞：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参与这个捐助？

李连杰：我们中国红十字会和我的个人官方网站都有一个详细具体的介绍，关于这个计划。我想正式在四月二十号左右，我会将这几个月所做的事情全部公布，我要做到公正，透明的原则。正式的推动会有详尽的计划。目前就是通过手机短信，发一或二到999309，那就是壹基金的账户。在红十字会。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公正、透明？这是关系到捐款人信心的问题，钱是在政府的手上。在红十字会，我一分钱碰不到，但是用途我要参与。红十字会要向基金说明我们要用到哪一个专款专项。因为符合人道捐款的很多，包括贫困、紧急救援、心理等，每个专项他申请，然后我们批准他去运用。我负责筹款，红十字会负责去用。这样很清晰。第二，我能做到的就是联系一大堆的义工。我近段时间一直忙于这个。现在我已经有两百多个影视界的明星、导演在做义工。我希望将来能把体育界的、港台的、海外的知名人士都团聚在一起，做一个义工团队。他们比普通人每年多一个固定的捐款。这其中有很多义务。我希望媒体加入，做一个监督的组织。

社会的各种黑暗面都是媒体报道出来的。我会坦然地每三个月在报纸，电视，网站，把资金筹到多少，如何运作都会公开。希望媒体带着义工监督红十字会是否每一个专款都落实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手上。哪怕是一杯水也要落实下去。比起发达国家，我们慈善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据消息说二〇〇六年中国有一百亿的善款，已经是以百分之二十增长的，可想而知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中国才有多少，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有两万亿善款。我们还在起步的阶段。因为明星义工的出现，媒体关注面会大一点儿，透明度高一点儿。我一直说，不能要求过高，要用心去感动别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做。五年，十年，一点点去做，即使将来我死了，这个计划仍然还在，依然有人去做。

第43节：大侠李连杰(8)

吴虹飞：这和你的信仰有关吗?

李连杰：当然有，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人类有精神和物质两种支柱，对宗教，我花十年时间去了解研究。把自我中心放到越来越低，关爱就出来了。人很习惯把自我变成一个主体，保护自己，当你放弃自我中心，付出和关爱就会自然流露出来。我们常说为人民服务，这很好。如果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新型人的心态。如果再往下发展，能够做到无私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其实就是宗教最高的境界。我们现在只能做到为人民服务，还没有全心全意，离那个无私就更远。这只是我的比喻，那是一种境界。

吴虹飞：你做这个慈善和小时候父母的教育有关系吗?

李连杰：完全没有关系。我经历过死亡贴面，我的心态是我还怕什么呢，死都到这了。如果老天要收我，早把我弄走了，我能活下来，就无可怕了。所以二○○五、二○○六年我都在做慈善的调查，资料收集。每个种族，受教育程度，观念不一样。所以网上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其实做善事不容易。

吴虹飞：听到反对的声音吗?

李连杰：比较少。有人会劝你不要做，吃力不讨好。灾民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可能十人受灾，你只送了八瓶水去，有的人会不高兴。比如广东和陕西都有灾难了，你只去了广东，那么陕西就不高兴了，所以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还有一个现象是，第一批救援可能是方便面，大家去抢，第二批可能是高档一些的东西了，那么大家马上就会扔掉手上的，去拿更好的。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做善事要承受正面的，也要承受反面的压力。这是相互的过程。我访问过亿万富翁，也访问过贫苦百姓。大家要评估，这个钱给谁，不给谁。还有法律，都要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做善事，做得合法。乱融资，乱集资，

乱使用，这要清楚。你做了一百件好事，可能做了一两件坏事、无益的事，都可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打散，打垮。

吴虹飞：那么这些年你统计过自己筹款的数目？

李连杰：我要打破这个概念。慈善不是一个竞赛。我一直跟很多明星说，这不是比赛。你捐五块，他捐一百块，不要比较。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好像我不能和李嘉诚比。但是，善良是人人都有的。只要用心付出爱就可以，所以我才提出一块钱。今天付出一块钱，也许十天后再付出一块钱，十年后的中国，将可以做到日行一善。每天拿一块，慢慢积展。做慈善不要比赛，一比赛就会有人退出。就好像我没法和刘翔比。慈善不是只能有五百强才做。中国有美德传统，做点善事积点德。有人在媒体面前出了一百万，回家后悔半天，还不如你就出一块钱，因为心是最重要的。对周围人，对下一代都有影响和帮助。我们人的成长是经过他人的帮助才有的今天。有能力时回馈一下别人。不要去计算。心是不能计算的。每个人如果能付出一点点，相信将来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像社会的经济一样发达。

第44节：大侠李连杰(9)

吴虹飞：我想知道像你这样的明星做善事是比较少呢还是比较多?

李连杰：其实很多明星都做，小到送几台电脑给别人，送几本书给别人，但是大家不会说。因为别人说，看你年收入一百万，才拿出那么一点儿，丢不丢人啊。其实我想说，只要每个人有颗心去做就行了，不要强迫。这是一种心态。千万不要去比，一比就麻烦了。好比说他红他拿十万，她拿一百万，我得拿一千万，算了，我不做了。其实每个人拿出那么一点儿就够了。伟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水汇集，多了就变成湖，变成海了。所以要慢慢做。慢慢把这种善良的意识找回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里有行善、积德这种美德。只是近百年来中国遭受了很多，人们三餐不饱，最近三十年来经济才又有了腾飞，有了起步。只有经济起步了，慈善事情才能跟着腾飞。

吴虹飞：你是指全世界的范围还是中国的范围?

李连杰：我想发展的规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人性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社会结构都是一样的。

心理问题

吴虹飞：你是不是对心理疾病和救助感兴趣?

李连杰：这是我很关心的一大块。我们觉得要关注大的方面，如自然灾害上。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趋势，大家都很认同，自然灾害来了，大家捐钱帮助，很心甘情愿。对于癌症，败血症，艾滋病，上不起学，关注的非常多。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已经上学，有很好的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或者说是将来一百年的未来，我们忽略了他们。这些人因此辍学。红十字会给我的官方统计是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五。我觉得应当去关注，应当去关心。我们的文化当中觉得心理并不是病，对这个概念不是太清楚。在我做的调查当中，觉得要去帮助心理的，百分比占不到，也许是千分比，万分

比了。其实心理对于国际社会，是一个很大的疾病，是一个都市疾病，有很大的人群。

吴虹飞：将心比心，你是不是也会有心理上的困扰?

李连杰：现在?

吴虹飞：或者是过去。

李连杰：过去当然有，不愿意去公共场合，觉得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明天拍的电影不卖钱，人家还是会把我轰回去。我还是好好拍我的专业吧。做好了，自强不息，人家就还会要求我拍电影。

吴虹飞：你那时已经有心理上的交流障碍?

李连杰：其实有，有自闭的倾向。但并不严重。因为我这十年来已经找到解决心理障碍的方法，完全没有障碍。所以我会这样坦然地面对生活。我做善事，已经知道零到一百，支持的朋友会怎么样，不支持的朋友会怎样。观察的人是什么心态，支持的人是什么心态，反对的人是什么心态。每一个社会阶层会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必然的，一定的，因为这才叫人。人的社会嘛，不同的人，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就和我拍电影的心态是一样的。我努力了，付出了。觉得生命这个阶段是值得我去做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的关爱中长大，为什么不在我们有能力时去帮助他人一点呢？去关心下一代，下一代再关心下一代，就变成了一个美好的传统，善良的传统。

第45节：大侠李连杰(10)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基金的规则。基金的概念是我想出来的，但是钱是全部进入红十字会的账户里，我碰不到，红十字会的钱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监管的。目前红十字会专门有个工程叫“心灵阳光”，专门关注心灵的问题。目前筹到的钱一部分要用到自然灾害上，一部分在“心灵阳光”上，还有将来的人道主义，扶贫个个环节上。只要符合人道主义红十字会精神，都会去帮助。但是重点我是关注心理这个方面。

吴虹飞：你在拍摄《霍元甲》时有植物神经紊乱症这个消息准确吗?

李连杰：没有。不可能。

吴虹飞：那你有失眠吗?

李连杰：失眠，偶尔。因为失眠在于你的时差，比如说你今天夜班，明天白天要做事，后天去了美国，飞十二小时。这是很正常的。

吴虹飞：一个人的能量有多大?像你白天拍戏，晚上有充足的时间睡眠吗?

李连杰：没有。前天一晚上没睡。夜班一点半拍完戏，从河北赶回到这里已是四点，六点要赶到机场，去上海开慈善会议，和美国的朋友开基金会议。我的宗旨是不要去问结果，心有多大不知道，只要努力去做就是了，如果一年下来，我只筹到一万块，也问心无愧。我用心做了，努力了，将来到底能帮多少人，灾难有多大，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帮不了一个村，但是能帮一个人，就要去做。结果不重要。这个事是我发起的，我当然要多做一点。我要做到公正、透明。我让你看到五年十年下来，有多少群体参与这个事。

吴虹飞：那没有睡觉时间了，不重要吗?

李连杰：并不重要。当然不是每天都这样。慈善不像万里长征，慈善是有起点，但是没有终点。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应当有。

吴虹飞：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说你在拍电影时会把电影和慈善混到一起很痛苦，你会对这种痛苦感到焦虑吗?

李连杰：我不是痛苦。我觉得很有意思《刺马》。这是一个反战的片子，是冷兵器，需要怎么残忍怎么想，怎么设计，白天的工作就是这些，一停下，就是要想着怎么去帮人，这在生命上很讽刺。因为一个人要做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创伤，一个是弥补创伤。生命可能就是这样。其实我没有痛苦。这只是一个困扰现象，不是我个人的痛苦。

吴虹飞：你能感受到别人需要帮助，那你一定是也感受过痛苦?

李连杰：Maybe。

吴虹飞：或者说你一直觉得你过得很快乐?

李连杰：不是。从小其实很挣扎的，家里很穷，很惨，没有父亲，所以自己要养家，所以很挣扎，自己要努力。这些以前都讲过很多了。我真正的反思和转变就是九七年对生命的看法开始，也就是宗教开始，我找不到答案。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所有人的生存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幸福，快乐，但是我们为什么并不能完全掌握幸福和快乐?

第46节：大侠李连杰(11)

吴虹飞：为什么？你思考出来了吗?

李连杰：不是我思考过来了，是宗教两千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只是我们不觉得它重要而已。我很难给你讲我十几年修行的感受。人是靠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支撑的。西方国家是靠宗教支撑精神，靠物质演变去增加物质。是靠这两个支撑点。如果我们只靠一个支撑点就会有弊病出来。比如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被家人教导要成绩好，学习好，上好大学，进外企，开自己的公司，创立品牌，其实就是想靠物质来给自己的价值给予肯定，来证明物质可以给我快乐。其实物质可以给人达到一个快乐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因为心永远大过物质。就像房子，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大。拥有了，也许可能感觉到快乐。但是可能几个月，也许几年，终究因为人的欲望，要求更高，再去追，就没了快乐。我看过一些七十多岁的人，有了几千亿资产，但是他还在扩展，再扩展来证明自己的成就。他也许已经进入一个游戏的圈子里了，是做物质的主人还是物质的奴隶这个问题了。

不想领慈善奖

吴虹飞：你身上有很多光环，你有没有厌倦这样的生活?

李连杰：这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因为你失去了很多自由。很多名人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你了解了宇宙的结构—生命的结构—社会的结构，你看问题不再以我的角度看世界，我们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阴阳的世界里，老是要求别人怎么样，环境对我好一点，父母对我好一点，社会对我好一点等等，都是要求别人。但是宗教告诉我，其实外面都是很好，你自己有没有本事做得好一点，做得强一点，最大的敌人我在《霍元甲》里说过了，就是自己，如果你不断战胜自己，往里找问题在哪里，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并不需要埋怨周围的人。这很难在一个四十分钟的访谈里讲清楚。这是我们生活太不熟

悉的一个观点。将来我会谈心灵方面的问题。我们对环保已经很重视了。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心灵的环保，好比一对热恋中的人，你把他们放到一个垃圾站中，他们心灵还是快乐的；如果一个刚失去亲人，刚离婚或失恋的人到一个最美丽的酒店当中，他可能还是痛苦的，世界是灰的。一个是外在的感受，一个是内心出来的感受。当你心情快乐时，环境怎么样都不影响你。所以，怎么样对心灵环保一下，了解如何去寻找快乐，如何去创造快乐，如何不要被物质控制，要会应用物质。

吴虹飞：拍电影的快乐和做慈善的快乐这里面有区别吗?

李连杰：当然有区别了，很大的区别。电影只是一个作品。我第一部电影是极其快乐的，虽然每天只有一块钱，但是极其快乐，因为我终于不用每天都八小时练功了。我可以拍电影，可以做演员，多好。但是随着电影的成名，有人拿着一百五十万或三百万的支票说，你给我拍，给你三百万，对于八十年代初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手里拿着一张过百万的支票和回过头去看高级工程师也不过每月八十八元的工资，那种诱惑，马上第二部电影你就完全不快乐了，你痛苦了，痛苦到极限了。所以不是拍电影快乐不快乐，而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的阶段不一样。快乐是自己做出来的。每个人对痛苦的理解也不一样。释迦牟尼其实已经在两千年前把心灵造成痛苦的原因找出来了，宇宙的结构，心理的结构都摆在那里了，只是我们不留意，我们没有去感觉是被物质领着，还是我们去应用物质。

第47节：大侠李连杰(12)

吴虹飞：现在有很多慈善的评奖，你现在也是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听说你特别不想得到这个奖?

李连杰：是。

吴虹飞：为什么?

李连杰：首先是我很感谢红十字会的提名，很感谢这些评委们。我不知道评选委员会怎么就把我弄到候选名单里，我很感谢他们的爱护。就我个人愿望来讲，我觉得慈善事业在还不完善成熟的中国国情里，对社会制度下的这种行为是应当有奖励或鼓励的，鼓励或奖励那些先做的人，但是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面，没有人去把一个奖分给慈善。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自发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捐助。每个人会拿出工资的百分之十自愿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五年的慈善基金会有两万亿的善款。每个人从工资里拿出一点钱，已经是他生活中自发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不需要奖。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制度里，要有一个奖，我个人不想拿这个奖，因为很多人做得比我好，我希望前面永远有人，我去学他们。我整个做慈善的概念不是针对五百强。我倒过来，脚踏实地，我们的民族既然有这种美德，可能有时候遗忘了一些，我们把它拿回来，人人积点德，人人做点善。我们在帮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帮自己。我是这样一个概念，铺开了这个平台，我希望做到公正、透明，把所有愿意做善事的人，找不着门路，又不放心，怕你们贪污了、腐败了、吃了，把那善款无形中消耗掉等那个很大的比例的集合到这里。我采集了大量的资讯，了解了慈善怎么做，怎么做更适合中国，从哪个平台去做。我不希望去拿奖的原因是我刚起步。我身后有二百多个明星，导演义工，陆续还有人来。我第一个走到领奖台上去拿一个慈善奖，觉得完全有愧于我的初衷，有愧于愿意支持我原始概念的这帮朋友。好像我是踩着士兵的肩膀去做将军。我真的很感谢政府，民政部现在越来越重视慈善，所以每年才会有百分

之二十五的递增。我个人希望你们都把票投选给前九位，好让我有个学习的榜样，让我去追。坚定地走这条路。我个人要做得很大众化，很朴实，实实在在的。所以我才敢提出让媒体监督，每三个月公布情况。

吴虹飞：如果你得了这个奖呢？会去领吗？

李连杰：你知道我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吗？就是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很不错，可以认识很多慈善家，希望他们来支持我的计划，很多人我可以学到经验。从这个方面去想，没想到要站到台上干嘛去。我以前不参加活动，但是我参加这个，因为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这些朋友他们将来怎么做，我想的完全是这个。

吴虹飞：那你会去领奖是吗？

李连杰：我不敢讲。我是希望所有的观众不要投我，能够把精力转向其他人。如果你投我，还不如直接捐一块钱去。就这么简单已经做了善事，何必我去拿这个奖呢。咱们大家一起做点实事。

第48节：大侠李连杰(13)

吴虹飞：那你觉得习武跟行善有相通之处吗?

李连杰：没有必然。

吴虹飞：那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是不是友善，让我们不要去打别人?

李连杰：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是一种运动。《霍元甲》电影里我讲得非常清楚，茶没有好和坏，高和低，在于喝茶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感受中去感悟。武术没有好和坏，谁去练就不一样。就像篮球，练了一个姚明出来，好像中国就有希望，其实是因为姚明打得好，并不代表中国人打篮球就好。美国篮球好是因为美国花了很多钱，把全世界的精英都弄到美国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职业去从衡量谁好谁坏，我是这么看的。

吴虹飞：你博客中说，你听刘家昌的歌会哭，你好像是一个感情特别冲动的人?

李连杰：不是。我和刘家昌很熟。他做很多的善事。我也告诉他我做基金的事情，大家一直聊，其实到了正式滚动时还没有见到他。他临走给了我一张他演唱会的碟。我听了，其中一首歌打动我，“只要长江的水不干，只要黄河的水不断，中华五千年就屹立在那里”。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五千年会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倒，但是五千年并不代表五千年都在最健康的身体状况下。你想，至少有三千万的人有心理疾病，还没算有灾害、穷困的这些群体，只谈心灵这一块，每个人有十个亲戚，家人，朋友，同学，至少有十人为你担心，三亿。你不觉得有三亿人不是在最健康的状况下? 我没有去做，我怎么还没有去做? 我的感触在我的歌词里都有，我的谴责。后来我一边哭一边给刘家昌打电话，所以刘家昌写了这句话，对自己的苛责。我为什么还不做? 我应当快点做。但是有时候你想快点做，结构，法律，不是想快就快得了的。

少年韩寒
大嘴宋祖德
姜晓明 摄

第49节：韩寒专访(1)

作为赛车手和作家的韩寒

这一次，也许我们错怪韩寒了。那些博客上的针对白烨、高晓松、陆川、郑钧、现代诗人的骂战，和某女导演、某女歌手的绯闻，“携枪登机”的新闻，找枪手写作的“谣言”，“炮轰”于丹的新闻，加上新书《光荣日》的隆重推出……这一切，都并非有意为之。

盛夏的尾巴，韩寒在北京试车。提前四天到了赛车场，在烈日下等待，他并非玩票。“赛车就像演员一样的，所有的妆都化好了，不管时间有多长，你都得等着。”这一点他和那些明星歌星车手并不一样。“我是不会和他们赛车的，那不是欺负他们吗？”他甚至嘲笑某明星脸上因为流汗而显得不均匀的粉。

韩寒说，自己没有什么饭局、时尚聚会、Party去参加，连代言都没做过一个，所以，有大把时间赛车。

韩寒的车头，写着一个“寒”字。他参加赛车，到现在为止，总分已经排在第一。那一次比赛，他拿了第二名，成绩不俗。为了好玩，他远远地就把拖鞋向队友飞了出去，这是他的顽皮的一面。

韩寒认为自己并不叛逆。他的出版商路金波也对记者说，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善良本分，热爱工作，对待朋友诚恳，不爱慕虚荣，不爱喝酒的“三好男孩”。“他不大会拒绝人，容易把人想得太好。”而韩寒也说自己的缺点是“心太软”。

实际上，韩寒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他很享受这样的“不成熟”，“很多人想太多，想得很成熟，但他不一定能成功。很多的成功往往不是成熟的想法，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歪打误撞。”

他又补充说，虽然那一年的“新概念”作文他拿了一等奖，但实际上，他的第一个长篇《三重门》是早就写好了。他是有准备的，并不是单凭运气。

路金波认为，好的商业品牌就是简单的，好比波音是卖飞机的，耐克是卖运动服装的，而韩寒的作品，是卖给叛逆期的青年的，如十七岁到二十出头的男生，十二到十八岁的女生不等，为他们提供的是简单的易于辨认的文学作品。郭敬明的销量在一百万册以上，韩寒的销量在六十至七十万册左右。然而实际上，在图书市场上，韩寒并不是卖得最好的。更好的已经是“九零后”了，如可爱淘，饶雪漫等，郭妮的甚至已经卖到了三百八十万册。之所以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这些人的读者群虽然大，却是沉默的，暂时没有发言阵地。

“八零后”已经登堂入室，韩寒明显是有话语平台的。“但他是不讲究规则的。”路金波说，“在他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对错。比如徐静蕾是他朋友，他就永远不会骂她；而高晓松不是，他就可以挖苦高晓松。”

韩寒甚至说，他和“白烨”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大乌龙”，是一个巧合。只是白烨的名字在拼音排序里靠前，被他“不小心”看见，加上长期以来对“老师”、“体制”、“纯文学”心存看法，不吐不快，于是引来一场意外“战争”。相对来说，韩寒对“超女”、“快男”的太度要好很多，他是认同他们的“成名早”的方式的。“人如果出名早些，就少了很多过程里面的肮脏。你可能从十七岁就想成名，却一直到四十岁还没有成名，现在你只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走过了这个过程，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可以想得更明白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甚至对前阵子因为“抄袭”而遭无数人“攻击”的郭敬明，韩寒也是表态宽容的：“不管他怎么样，没有必要一定要揪着人家一些事情不放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犯错很多。没有那么严重的，好多人属于落井下石，揪着人家不放。”

第50节：韩寒专访(2)

于是有人认为他只是“柿子拣软的捏”，“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有人认为他说出了同龄人想说的话，而且说得比别人好。

关于韩寒的写作，新老出版商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路金波认为韩寒是靠天赋，靠文字，幽默感和批判精神来吃饭的。“但他的小说有问题，不会讲故事，有头没尾，人物不明显，只有小说的细节。”“目前为止，记住韩寒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的人，比不上记得韩寒名字的人的万分之一。”

当年出版棉棉的《糖》的出版商丁晓禾拿“七零后”的作家和“八零后”的比较了一番。“二○○○年四月，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同时遭禁，导致‘七零后’的文学出版或者说文学创作集体陷入低谷，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禁书了。文学永远需要生力军或者说新生力量，‘七零后’积蓄已久、蓄谋已久的‘爆发’就此夭折。打着‘新概念、新思维、新表达’的‘八零后’乘虚而入，提前登堂入室。二○○一年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走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踏着‘七零后’的‘白骨’，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春树的‘残酷青春’与棉棉的如出一辙，但是棉棉已经‘光荣献身’。直到今天，‘七零后’之所以仍然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同二○○○年的‘最后一场雪’不无关系。不过，没有了‘八零后’那种‘集体标签’，今天的‘七零后’们倒显得自由自在，百花齐放，比‘八零后’潇洒。‘八零后’的‘青春文学’现在似乎青春不起来了。”

丁晓禾没看过韩寒小说，倒是看过韩赛与人争论的文章，以为有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的一面，也有气度不大、强词夺理的成分。“在我眼里，韩寒既不是青年代表，也不是娱乐分子，算一个按捺不住自己的‘八零后’的‘新闻发言人’”。

而韩寒却说，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

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有些单纯，有些痞气，有些倔强的，喜欢嘴硬，说些笑话的，偶尔带儿化音的，有些瘦的韩寒。毋庸置疑，他是有才气的，谦逊的，他也是好脾气的，有一点点无伤大雅的优越感。

“我希望被人拥戴”

吴虹飞：像这样的赛车，你一个月要做几次，一年要做几次?

韩寒：一年大概有十二三场比赛。我们跟足球什么都一样，有一个赛季，这段时间比赛会比较多，在三月到十月，一个月有两场，一个月有两周基本上都花在比赛上。

我们有个车手总积分，一共有六场或者八场比赛，在最后比赛，每一场有积分，谁积分最高的就是年度的总冠军。目前我是所有的车队里积分排第一的。

第51节：韩寒专访(3)

吴虹飞：他们都说赛车也是拿命去搏，是不是真的?

韩寒：其实不是。越是危险的运动项目，它的安全设施就做得越好。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出过赛车上的特别大的事故。我出过事故，也翻过车，但我知道，这还是很安全的运动，要比街上的车要安全的多。

赛车也是非常非常静的，赛车要比大部分人的想像要安静，因为你只有很安静才会很冷静，作为一个好的车手，他是非常非常冷静的。我们做过那种关于心跳的测试，一个好的车手在赛车时候的心跳和不比赛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吴虹飞：作为职业车手，是否领工资?

韩寒：车队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成绩差或者没有成绩的时候，那可能就相当于普通坐办公室的，如果成绩好的话，奖金可能要多一点。

吴虹飞：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年要在赛车上投几百万?

韩寒：那是别人。想要从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到一个顶尖车手，在这几年里，肯定每年得投几百万，首先你总得有辆车吧? 还要改装，请技师。

吴虹飞： 二○○四年你获亚洲宝马方程式资格赛冠军?

韩寒：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不算一个很好的成绩。它是一个宝马方程式，是亚洲一个方程式的比赛，是一个选拔赛，不是正儿八经的比赛，最好的话就可以得到宝马五万美金的赞助。

吴虹飞：后来你得了?

韩寒：对呀，我得了这五万美金的赞助，然后必须自己再花一百万比赛。一年的亚洲宝马方程式的比赛是这样的，需要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你得了第一以后，宝马就会给你五万美金赞助，但你必须参

加宝马方程式全年的比赛，还有一百多万的缺口得自己掏钱。所以不是我拿了钱就去买东西了。

吴虹飞：实际上在赛车里你好像一直没有盈利?

韩寒：我只要不亏钱我就很开心了。当年我朋友做了一个车队，我去他的车队开，基本上用的自己的车，改装什么的花的是自己的钱。我有好处可能我比较稍微容易拉一点点的赞助，可能没名气要花两百万，我稍微有一点名气，可能能找到二十万的赞助，但还是要花一百八十万啊。

吴虹飞：你是怎么样想去赛车的?

韩寒：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我小时候还想当售票员呢，可以天天不用花钱坐车。后来实在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没去当。

小时候的梦想，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他们有了条件以后，他们就不去实现了。我不一样，一旦当我有了这个条件，肯定马上会去做。我从不考虑赛车的人多人少。就算人多，只要我喜欢，我也会去做。

吴虹飞：你在赛车里最享受的是什么？是它的速度感吗?

第52节：韩寒专访(4)

韩寒：应该不是。作为一个车手，对于速度的刺激已经很麻木了。就像你是一个AV女或者AV男一样，别人看来你是不是天天享受做爱的感觉，其实人家早就麻木了，这是职业而已。你偶尔做一次赛车你会觉得很爽，你天天在车上，天一直那么热，赛车服这么厚，你也受不了。

吴虹飞：在你的同龄人中，你算不算是很富裕的?

韩寒：可能是吧，但是这种富裕是因为我的同龄人还在大学呢。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发家了。合法发家的都发家了，非法发家的也都发家了，现在大家都刚从学校毕业。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韩寒：我从来没有斤斤计较过车队要给多少钱，多少钱。我来这个车队比赛，连自己工资多少都不知道。我是年底跟他们结一次，爱给多少给多少。我搭了两三百万进去，到现在总体来说还是亏了。我不指望靠赛车来赚钱。

我就管好我自己的那一块，包括在基金、股票这么热的时候，完全没动过那个念头去买。我只挣份内的钱。

吴虹飞：会不会赛车花好多钱，而你又没有太多的收入，然后你就写一本书来养赛车?

韩寒：不会。每年花掉的钱是已经花掉了，从半年前我就不用不用养车了。我始终还算是经济方面能够接济起来的。写书的那个流程很慢的，你不能说我没钱了，我才去写书。

吴虹飞：在赛车的人里面，你算是比较富裕的吗?

韩寒：不算。赛车是很烧钱，能够掏出一二百万来这里跑比赛的人，有做生意发家的，有香港的影视公司的老板啊。因为这些人都很喜欢赛车。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吴虹飞：我想你在做赛车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投入。

韩寒：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只要我能够出场，所有的人都很拥戴我，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结。

就是说，我不出场的时候就算了，你们去玩儿吧，但是我一出场了，你们就别玩了。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情结。所以我不会满足去参加明星赛，我当时就一心想做全职的赛车手。

吴虹飞：你很想赢吗?

韩寒：那是肯定的。任何一个车手都想赢。

吴虹飞：赢了有什么好处?

韩寒：就是赢啊，冠军，第一。这个是运动员的目的，不是说你来比赛，你真的以为是来挑战自己的啊？我觉得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别人，而不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那是自我安慰的。

“其实我并不叛逆”

吴虹飞：你父亲是华东师大的毕业生?

韩寒：他好像没有在那里毕业，读到一半以后得了肝炎，就退学了。后来他自己自学毕业了，他学文的，中文系。他书挺多的。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很多的书，这是比较积极的事情。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阅读量就有普通高中生那么多。但是不能有高中生的理解，比如小学的时候读到一些上床什么的不能理解。

第53节：韩寒专访(5)

吴虹飞：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韩寒：就是他把我搞出来的，怎么能不大呢？他的字写得很好，我的字写得也挺好。当时没有电脑，写字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字都写不好，怎么写情书，怎么泡妞?

吴虹飞：你小时候被打过吗?

韩寒：那肯定会。

吴虹飞：那你父亲有没有说儿子要怎么样?

韩寒：没有。我从小属于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如果我父亲说儿子你要干什么，我肯定不会干这个。

我们家不存在正儿八经的家庭教育，不是说，好了，现在开始教育了，不会有这种情况。

吴虹飞：你小的时候是个问题少年？有没有混黑社会?

韩寒：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黑社会，都是党，到处都是党员，哪来黑社会呀。

吴虹飞：你小时候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人还是一个比较木讷的小孩?

韩寒：口齿伶俐算不上，但也不是特木讷的那种。我觉得我如果说了一个笑话，特别冷，我会挺不好意思的。

吴虹飞：那你高一那年退学的时候，你父母支持吗?

韩寒：他们至少没有很强烈地反对我，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吴虹飞：你退学的时候已经有女朋友了?

韩寒：我想想———退学的时候肯定有女朋友。十七岁了。

吴虹飞：好像你从小比较不喜欢学校，是吗?

韩寒：对，不好玩。

吴虹飞：同时你也对一切有点官方体制的东西有点反感?

韩寒：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官方太官方，官方的东西也可以搞得很有趣，很人性化。我们的官方实在是让人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创造力，这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吴虹飞：大家觉得你比较叛逆。

韩寒：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我只是在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结果恰巧这些事情被大家认为是叛逆的，我真的一点都不叛逆。

吴虹飞：但你多少有勇气。

韩寒：勇气也说不上，我喜欢这个我就去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这么一个国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叫做叛逆，那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大家都在做苦力吗？

吴虹飞：听说复旦大学给你录取通知书，你拒绝了？

韩寒：其实那不是录取通知书，他们就是有意愿，你可以来旁听，有旁听的资格，旁听要资格吗？我不是那种一点点小利益就可以收买的，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早就去走红地毯，去参加聚会了，大概有将近三万到十万的出场费，但是我最穷的时候都没去过。但有个度，如果有人说，去讲座，一千万一场，那我肯定得去。

吴虹飞：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过挫折感？

第54节：韩寒专访(6)

韩寒：那肯定会有。而且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有，再有自信的人都会有。

吴虹飞：比方说你有过什么挫折感?

韩寒：很多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北京打不到车，我就挺有挫折感。

吴虹飞：你有什么困惑吗?

韩寒：我有许多困惑的。比如说我困惑我今天去哪儿吃饭，我困惑我的车为什么忽然间变慢了。我的困惑是具体的，而不是那种哲学的，或者人生的，很宽泛的。

吴虹飞：你博客上的《飞鸟和鱼》，齐豫的，听着怪悲伤的。

韩寒：算不得悲伤。因为你出生在中国，就已经够悲伤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生活在这么一个充满忧郁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悲伤，虽然比一些战争中的国家好点，但的确比歌里写的要悲伤。

写作的时间和版税

吴虹飞：你对待写作和赛车是不同的吗?

韩寒：肯定是不同，但我都很喜欢，就像对两个姑娘的那种喜欢一样，你也分不清楚更喜欢哪个。赛车看似重要一点，但赛车不会为你以后留下什么东西。一百多年来，该用的技术大家已经用了。书随时可以写。

吴虹飞：你觉得怎么样才具备写作的能力，比方说需不需要耐心、专注，或者说热爱，等等?

韩寒：我觉得首先第一得有好文笔，好文笔怎么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肯定得有好文笔。如果一个人的文笔很好，那他肯定不会笨，也不会思考问题的角度有问题。

吴虹飞：什么叫文笔好?

韩寒：写的文字很幽默，很有趣，很灵性，很聪明。有这种文字的人，我相信他的观点、思想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有骨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为几斗米折腰，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文化市场现在有盗版，作家的收入都很少。你不能特别强烈地要求人家要有骨气。

如果我现在还是赚很少的钱，我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我父母，女朋友都过活不下去，连吃饭都吃不饱，那如果有人给你一万块钱，说你给我楼盘写个广告，那我也写啊。

我希望这个市场，每个作者赚更多的钱。但大部分的读者或者大部分的文学评论家不这么想。我们的文化产业倒是能保障盗版者的收入，从来没有人查他们。我们不去指责盗版，打击盗版，反而说我一本书拿一百多万的版税，余秋雨写了一辈子拿了一千多万的版税，说这个不正常，说文化市场糜烂，什么作家腐烂。我拿一万块钱你就很高兴？我们的评论家都是这么觉得，一个作者拿三百万就不正常，就市场化了，就不是一个作家了。现在是作者拿小头，出版社拿大头；哪怕反过来，作者拿大头，出版社拿小头，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这写作纯粹是一个人的劳动。

第55节：韩寒专访(7)

吴虹飞：一个月赛季的时间至少是两周，你有固定的时间写作吗?

韩寒：没有，赛完车我回酒店就可以写。

吴虹飞：你写《光荣日》花了多长时间?

韩寒：半年……一年。因为我写书不是那种日以继夜的那种，想写了，有空了再写，不想写了不写。我在打开电脑之前从来不会想任何的东西，我是随着Window的打开才想今天写什么，我不记得前面写过什么，我得往前面追溯两三千个字看一下，不构思，就会直接往下写。

这对我来说就像比赛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我只要有一辆赛车，你让我跳上赛车我马上就可以开，不需要在那里想两个晚上，应该怎么办。

吴虹飞：你写书的时候专心吗？没有人打扰你吗?

韩寒：我不像有一些作家，需要很安静。因为我赛车比较多，心理素质比较好，哪怕让我在车厢里，都能够写。我能够一瞬间，一下子就回到另外一种状态了，只要分贝不要太高就可以了。

吴虹飞：《光荣日》的版税收入是多少?

韩寒：应该和以前差不多，税前是二百万，交完税在一百多万，一百五六。

这是出版后付的。因为我和我的出版商关系也比较好，《光荣日》这本书甚至都没有合同，因为我很讨厌签合同。我在北京的几年，签合同就上当了好几回。所以，我现在不签合同了。你相信我就跟我合作，我口头说好什么，绝对做到。

吴虹飞：像你这样的一个版税比较高的作家是比较少的。

韩寒：应该算是比较少的，在中国是出书、写作、赛车都是赚不到钱的，但是我都赚到了。

现在唱片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最后赚了二十万。

我的唱片售价很高，关键它的制作费用很高，它不像别的唱片，我的唱片制作费用比别的唱片还要高，因为我的唱片拍了八个MTV，一般的给你一两个MTV就不错了。

吴虹飞：听说一百万制作费?

韩寒：比一百万高，你可能听着不高，但是我跟你发誓，那些所谓歌手说我的制作费用一百多万都是吹的，最多五十万，但是我的是实实的一百万。

吴虹飞：唱片公司投的?

韩寒：对，最后都收回来了，而且大家有得赚，我们赚了二十几万，他们公司也赚了二三十万，关键这是纯粹卖唱片，而不是通过走穴。

不管钱多钱少，和我合作的人没有亏损，所以，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包括以后你不管做什么，哪怕拍电影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方，我第一个可以保证的就是你不会亏钱。如果你赚不到钱，我绝对赚不到钱，其实我是挺共产主义的。

吴虹飞：你作为一个作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商业性呢?

第56节：韩寒专访(8)

韩寒：我的商业性，这种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出书到现在，我连发布会都没有做过，签售都没有做过。

吴虹飞：会不会也有部分原因是自己长得比较好看，书卖得好呢?

韩寒：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像郭敬明、于丹、易中天啊……大家是看书，而不是看你的长相，但是我承认，这一点对我是有所帮助的。

“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吴虹飞：你认为你对这个社会有了解吗?

韩寒：怎么叫对这个社会有了解? 任何人站起来说我很了解这个社会，我觉得都挺拽的，都会被人嘲笑。我其实不能说我看到了什么。真正的舆论环境是怎么样的，你心里应该有数。在书里假装非常悲悯，假装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底下的小人物，这并不是在关心中国的现实。

吴虹飞：你很少涉及到比较现实或者比较重大的题材。

韩寒：首先我不明白什么叫重大的题材。某某事算重大题材吗? 我写了让我发吗? 不能。主流文学就是上床，这就是主流文学的重大题材。

什么叫重大题材，包括五十年代的那批，包括我们现在的作家关心人性，我觉得这都是很可笑。自古到今几百年都在那里写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吴虹飞：不写人性写什么呢?

韩寒：其实怎么写都是有人性的。你以为《故事会》里的文章没有人性吗? 虽然他们看着这种题材档次挺低的，但是很多人物，很多描写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不一定非得在小说里花这么大的篇幅教人

家一个道理，原来人之初，性本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玩弄人，完全不需要。

吴虹飞：有一个报道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

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

吴虹飞：小时候不是看挺多的书吗？为啥没看四大名著？

韩寒：我不喜欢看小说，我就喜欢看杂志，军事类的东西。我自己会写，干吗要看你们是怎么写的？就像赛车一样，我是一个优秀的车手，一流的车手，我不会一天到晚看别人怎么开的，我就管自己怎么开得更快就行了。赛车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更快。但文学没有一个目标，什么叫写得好，什么叫写得不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借鉴，也不需要启发。

吴虹飞：自古以来出现你这样一个作家，不以整个文学史为底子的一个的作家？

韩寒：但是我读了很多别的东西。很多人说我高中毕业知识面很窄，但是我想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我会很多很多的东西，

吴虹飞：你会什么？

韩寒：反正合法的，违法的我会很多，另外，我有很多很多的兴趣，我每天所接触的那种资讯都非常多，我不是说我从学校出来我就不学习了，我反而是学习得更加勤快，我的学习量和知识量可能是在学校里学生的好几倍。我真的不需要看文学史的发展，因为我本人以后就是文学史。主要是我不光看很多书，我还干好多事。

第57节：韩寒专访(9)

吴虹飞：你都干什么事?

韩寒：好事，坏事，能说的，不能说的一大堆。

吴虹飞：能说一下你干的坏事吗?

韩寒：不能说了，说了就不能参加比赛，就抓进去了。我不会刻意看别人写的杂文，如果因为一个事情他有一个观点，他的观点一共就三个，正方，反方，还有不正不反的中立，一共三个方向，任何事情都是这三个方向。如果我看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会情不自禁地受它影响。有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底气的，可能有任何的人说我小说抄袭了谁，借鉴了谁，我的观点借鉴了谁，我都会非常非常问心无愧地站起来说，放屁！因为我没有看过任何人写的文章。

吴虹飞：你看“八零后”的作品吗?

韩寒：不看。我跟他们也没有接触，也没有交流，大家各做各的，都无所谓。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郭敬明的“抄袭”事件?

韩寒：抄袭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是这种实打实的抄袭，他可能也是看了这本书很喜欢，自己借鉴一些，而且包括一些模仿。我觉得没必要揪着人家不放。很简单，你难道没有理亏的事情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指责抄袭，但是像这个盗版，假书这些更严重的，没有人会去指责，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

何为“纯文学”?

吴虹飞：很久以前你跟高晓松、陆川在博客上有一个论战?

韩寒：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高晓松的音乐，对他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很多外人误会，说我骂陆川，我骂高晓松，我骂陆川他爸，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都是反过来的，都是他们在骂我。因为当时就是陆川的爸爸在那里说一个十七岁的小孩能写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我就说了一句，那个叔叔你得弄明白了，我现在二十五岁了，你不能说我当

年出道的时候十七，一听到我的名字反应过来是十七岁，我不能永远十七岁，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你也应该去网上查一查。然后陆川可能觉得他爸爸被一些读者骂，陆川就在那里骂，他有一个特点，会直接骂对方你这个二逼，你这个臭傻逼，这才是真正的骂人。这其实都是挺大的一场乌龙事件，我跟他们其实一点都不认识，现在也不认识。

吴虹飞：你在网上和白烨争论，很多人去骂他，于是他不得不关闭了博客。

韩寒：一样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博客，无数人在博客上骂我。在他的博客上骂的人很多，在我博客上骂我的更多。我从来就没说过，骂我的人很多我就觉得委屈。

我不认识他，我搜索引擎的，当时完全不知道，真的以为他是白桦，因为小学课文里有个人叫白桦，我以为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呢。对于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那些站不住脚的一些事，他不是一个清者自清的人。一方面自己在那里说什么纯文学不纯文学的，然后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搞学术策划，做假新闻，就是对你自己策划的那些作者，就吹捧得一塌糊涂了。一方面说文学要多元素，一方面安妮宝贝的稿费也都是他出的。

第58节：韩寒专访(10)

吴虹飞：你在网上与人论战心态如何?

韩寒：我相信我的心态肯定要比很多作家要好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我原来是跑长跑的，但不是国家级的，在区里是第一名。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心态，就是我不在乎输赢，但是我输不了。除非我自己不想赢，要不然，你们就赢不了。

我从小就喜欢写杂文，那些人写这个肯定比不过我。我觉得论战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耽误我去玩的时间，人家可能是随时回复的，我必须要在他回复了以后尽快予以反驳，越快越好。所以，当有记者告诉这哥们回复了的时候我再写一篇，这样很耽误我玩，所以我都事先写好了，想好他要怎么写，我怎么反驳。我事先写好了，存在草稿箱里，然后我去玩了，等你回复了，我直接用手机上网把文章发出去就可以了。

我参加比赛，玩一玩，然后人家回复了，我就马上回复。人家可能是好几天，非常的焦虑，他们如果知道我是多么轻松，估计直接就崩溃了。

吴虹飞：白烨第一篇博客登出来的时候，似乎不是针对你的。

韩寒：其实他不是针对我的，就是对那个作协和文坛。现在想想，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拍马屁。白烨的意思很简单，只有进入了作协，被像他这样专家认可了，你的文学作品才叫纯文学，否则你就是属于那种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的商业垃圾。

吴虹飞：那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纯文学还是什么?

韩寒：任何文学都是纯文学。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写出来了就是文学，哪怕是博客，这个也是文学。我不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叫不纯文学，卖不掉的就叫纯文学? 那些作家都是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

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就像我们车手一样，那个车开不快，你怪技师不好，你怪车不好，怪什么不好，你就从来没想过自己？纯文学现在有那种自欺欺人的意识，就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一种失败找理由。

吴虹飞：那你对文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韩寒：我也没有去参加过那些研讨会，我真是一心想着自己写的东西，可能我现在能力有限，写得不够好，但是那些东西都是我想写的，不会有人逼着我写，不会有出版商逼迫我，说最近什么男女上床题材的，或者是最近革命题材的特别火，你马上跟风写一个……没有人可以要挟我这么做，我纯粹是在写我自己的东西，纯文学就是写自己心里要表达的，你卖得好，卖得不好，不关这个文学的事情。你说历史上所有的名著，你说《红楼梦》卖得不好吗？它也卖得很好啊，纯和不纯是从内心的动机来分的，而不是白烨说了算，卖得好就不是纯文学，你卖得不好就是纯文学，我觉得这特别愚蠢。

第59节：韩寒专访(11)

吴虹飞：你对自己的写作好像没有抱什么得奖的希望吧?

韩寒：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想什么奖啊，如果哪天我拿了茅盾文学奖，我会哭的。我觉得我堕落了，太过分了。我怎么可以拿茅盾文学奖？好比主流电影审查一样，好像能公映的电影基本上很难是好电影的。好的电影能公映吗？我得了金鸡奖、百花奖，我就会怀疑自己，我可能一辈子就结束了，我觉得我错了。

被女人包养比被体制包养要好

吴虹飞：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像你这样有这么高的版税，那些版税低的怎么办?

韩寒：是啊，我想过这个问题，那些版税低的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既然一个作者，你甘于被一个协会养着，就注定不是一个好作者，你天生就不适合干这行。

这个就像做生意一样，有赚钱，有亏本的，有发家的，有破产的。我也会有破产的那天，我也会有倒霉的那天，我也会有做东西失败的那一天，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对于一个作者的福利太小了，稿费太少了，出版社又黑，然后图书市场特别差，然后盗版市场又特别大，没人管，新闻出版局啊，这种版权部门没有人来管盗版，如果盗版少一点，至少这些写书的作者就会好一点，或多或少会好一点。反正就像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一样，两极分化很严重，但是不管两极分化多严重，这都是零元到一百多万元的差别，这还算是好的，中国多的是那种富到好几亿的差别。

包括像我这样的，在整个行业里面，人口的基数那么多，你的书只卖掉十万本，你都要烧香了。你不是号称是文化大国吗？你不是号称人人都爱读书吗？你书卖到哪儿去了？而且我们的版税也低，书价相对外国人的收入和外国的书价，真是不算贵的。

吴虹飞：那你怎么看待以前的法国作家如巴尔扎克被贵妇人包养的事情呢?

韩寒：我觉得有时候，就像被女人包养，也要比被体制包养好，被政府包养要好。被体制包养，你就得给替这个体制说话。被贵妇人包养，哪怕你写一首诗赞美贵妇人，说不定还能流传下来呢。反正我觉得等哪天我落魄了，我估计最后能当我的救星的只是女人。

“爱情不能事先说”

吴虹飞：你博客的链接一直都有徐静蕾?

韩寒：她是一个很有义气，很爽快的人，她应该算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的感情只有两种，一个就是讨厌，一个就是喜欢。我不讨厌你，那我就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男女之情。我没有追过她。我觉得我喜欢的范畴是非常非常广的，我喜欢好多人。

吴虹飞：很多类似你这么大的男孩子，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喜欢徐静蕾这样的一个有点漂亮，有点脑子的……

第60节：韩寒专访(12)

韩寒：（笑）我没觉得她多有脑子。我觉得她也是好多事都想去做，也是想到什么基本上都会去做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表现得大大咧咧，没有脑子的那种，但不是说很蠢的那种。

吴虹飞：上次你在电视里和王朔突然见面，会不会让你有点尴尬?

韩寒：完全没有。你看这就是因为我没有追过她，所以就不尴尬。其实我不是特别愿意在电视上和王朔去碰头，当然私底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在电视上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没说话，这不是害羞，我真是没什么要说的。

我和王朔完全不同。你不能因为文笔有点相近，就说这是相同的两个人，那你说郭敬明和琼瑶是相同的？因为其实文笔就那么几种，一种就是很绚丽，很悲伤，还有就是很平实，还有就是很幽默很聪明。你不能把很幽默、很机灵的人归为一类———他们是不一样的。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感情?

韩寒：没有想过感情是什么。世界上的感情是因人而异的，就事论事的，不能事先说，事先说了没有意义。我说我的爱情观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观。你的爱情观每分钟都是在改变的，都是根据你碰到的这个人决定的，你很爱他，你的爱情观就将改变了，你不够爱他，你就没有什么爱情观。

吴虹飞：比如说你爱一个女孩子，你会给她买东西吗？买好多东西，是买贵的还是买便宜，会不会觉得我要照顾她一生?

韩寒：我会给她买东西。但最后不是在一起真正相处的女孩，她也不会乱花你的钱。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女朋友去工作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我打个电话说，哎老婆，我现在好想见你，你现过来跟我一块来吃饭啊，她就说不行啊，我要跟我们老板出去应酬，我会冲过去，把她老板骂一顿。

吴虹飞：那就是说你希望她是一个家庭妇女。

韩寒：也不一定是家庭妇女，因为我不需要保姆。但是你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能被另外一个男人所支配的。

吴虹飞：你怎么保证她不被别人支配?

韩寒：多赚点钱呗。

吴虹飞：付给她工资?

韩寒：不是，你可以不给人家钱，但是你必须在人家要买什么，或者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给人家嘛，你不能连饭都吃不起嘛。

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同甘共苦的，我没钱的时候，甚至可以把你的压岁钱花了，大家很困难了，大家也不要买什么东西了，但是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会送你一台车，或者送你什么东西。而且我还挺幸运的，所接触的女孩子都是比较懂事的。

“其实我是一个乡下人”

第61节：韩寒专访(13)

吴虹飞：你一直没在上海买房?

韩寒：太贵了，买不起，真的买不起。你写一本书，你的书出版了可能是全国最畅销的小说，但是就这么一本书还买不起一套房，一百多万在上海市区可能买个七八十平方米吧，但我给我父母买了两套房子，换回两套房子。

其实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你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要比在城市长大的会有一点优势。我是觉得这样的，城市你随时可以去，但农村不一定。

我在农村长大的。长到读小学。初中在镇上念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乡下。等我以后手头钱宽裕了，我肯定会租一片地，可以叫朋友来玩，可以踢球，可以养狗养猫，可以做好多事情。

吴虹飞：你小时候在乡下种地吗?

韩寒：我不种地，其实我的母亲是城市户口，我小时候也是城镇户口，所以，农村的那些小孩也不承认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生活在乡下，但是又从来不干农活，到了初中才分清楚西瓜和冬瓜，老被他们嘲笑。我从小就不是特别喜欢做家务，觉得这些是重复性的劳动，不愿意做。

我父母也是在那儿，因为那儿有两个宅基地，用现在的话说，两个宅基地可以有两栋房子，一个是爷爷、奶奶在那儿，我们家前后左右加起来的面积有好几千平方。

很多在农村生活的人，他们老是想到城市去寻找什么。我在城市呆了这么多年，后来各个地方也去过，觉得很多人在那里盲目的寻找。他们拼命地工作，想要把农村的房子卖掉，为了镇上的七八十平方米，把老家两千平方米不要了，就差那两公里路，我完全不能理解。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成功呢?

韩寒：成功这个东西，很难说，我今天心情好，我会觉得我成功了，如果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不算成功。

吴虹飞：比如说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说我没有车，没有房子……

韩寒：那肯定会觉得不够成功。你不能说你的内心再庞大，我是天才，我有想法。我觉得这种人也是神经病。成功是表面和内心上的存在，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会带动你内心的想法。很显然，成功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失败之母。就像我们赛车一样，如果你在一个拐弯出了问题，以后你每次到这个拐弯的时候，你都会心虚。如果你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你一直特别有信心。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众看韩寒

喜欢他的帅气，我行我素，做自己

（小说作者 米米七月看韩寒）

米米七月，本名黄菲。生于一九八四年，湖南张家界人。她十八岁就写出令人震惊的小说《他们叫我小婊子》，毁誉参半。此书几年后几经波折出版，删头去尾，错漏无数，并被书商更名为《他们叫我小妖精》，也许因为封面恶俗，没多久就被上面查禁了。米米七月为此心痛不止。师范毕业，她与一群大人打牌赌钱（是不是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家里有些看不过，便去了深圳一个网站工作，借住他人的蜗居。不日后返回张家界赋闲。在工作期间，她写成中长篇《小手河》，竟然又出版，竟然又是错漏无数，她为之气结。《小手河》气势虽不如前，语言却有诸多新鲜之处。据说，她的头一本小说只拿了八千元，而《小手河》的版税至今尚未拿到。她天真地表示，等她联系好出版公司，就去北京拿稿费，并且找一个类似前台小姐的工作。但她依然是懒散。她不仅“不思进取”，还有一个“没出息”的侗族男友，经常与之打架，打架得忘乎所以之时，小偷入室，偷了手机也不曾知觉。尽管如此，却也懒得与其分手。

第62节：韩寒专访(14)

她天真烂漫，言多必失，难以融入当今社会，又并不真的懂得经营，热爱幻想，却行动力有限，往往是草草收场，并且容易得罪人。不管怎么样，米米七月绝对谈不上聪明，而小说却呈现出令人费解的天才气象。因为其简单粗粝，未能引起文坛更多关注。米米虽然长手长脚，肤白如玉，偶尔在网上贴出“艺术照”，引人起哄，也只是天真烂漫，为了一时的虚荣，绝对赶不上“美女作家”人前人后，风光骄人。

米米七月在深圳工作了半年。据她说，在网站做些“文案或者支持方面”的工作。“那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我们组织美食活动，选美活动，我都有参与吃，参与选。可是深圳太大了，消费又高，在那里生活蛮吃力的。”

“父母都是很老实的小市民，父亲是个医院的会计，和同事纠纷殴斗，被病退在家里，妈妈是一个农民，长期在家做家务。他们所能给我的教育，是很严厉的、很本分的、很有限的，有时候也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米米认为，“穷人出骄子”，以她的家境，应该是要养出身残志坚的孩子的，结果并没有。她认为自己“特别懒惰、自理能力差、还时常迷路，又不能坐公交车，就只好回老家了。其实是公司改组了、裁员了。”她毕业了几年，只工作了半年多，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只是稀里糊涂地过下来，“也没吃过什么苦，也没过上好日子。”

她与韩寒是两种际遇。“高中时候，有了《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突然有了几个孩子因为一篇作文可以去上好的大学了。其中就有韩寒，出了书，有了钱，过自己可以选择和支配的新生活。对于我这种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成绩平平的穷孩子，这个是多么大的震撼和诱惑啊。我隔了他那么远，却也还是喜欢他，羡慕他的。我简直以为唯有

写作才能改变我的命运了。我就想，写长篇吧，出书吧，像韩寒那样。”

她参照了女作家的成名史，野心勃勃，发誓“要写母性迫害，写暗藏杀机的青春，写一个少女、一座小城、一个家族的成长史。我要它最多像我的故乡那么有名声。”

结果并没有她想像的那么理想。她写了第一个长篇之后，因为当地中学的一位老师认为她的书影射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失，而把她告上了法庭。张家界不过是巴掌大的小城，一时间，上至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旅游公司的有钱老总，下到一名刚毕业的法警，一个年少的导游都知道了她叫“小妖精”，煞是热闹了一番。她惊魂未定地南下去了深圳，忽然自称赌钱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要找人借钱，一时间，又是好一阵的鸡飞狗跳。生活可以过得如此戏剧性，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批评她“太浮躁，太功利”。而不成功的人，总是容易被批评，被看穿的。

第63节：韩寒专访(15)

八十年代生人多半是张爱玲的传人，笃信“出名要趁早”。但是米米七月不是“超级女声”，虽然她也和李宇春一样大，但是她没有千万宠爱集于一身。似乎才华和运气成反比，她远没有那些她的前辈韩寒、郭敬明、春树那样幸运。她徒有越来越见长的美貌和零星的作品，在家乡的无所事事。而怜惜她的人，也只有惋惜而已。

米米七月书中的现实，是另外一个现实。她自认卑微，自称“我是一粒米”。她虽然爱美，却总是看低了自己。她文字有张力，有破坏力和创新，却在结构上，往往显得像一个半成品。她写得少，与其说是懒惰，不如说是爱惜自己的笔。

“曾经为了一些不知道哪里传递过来的欣赏，感动得想哭。好像写这么多，只要被他一个看到，说上这样的话来，就足够了，万幸了。”

一名写作多年的小说作者王威，对小说的判断颇有见地。他认为，米米七月的小说是一种非常“不厚道”的小说，对人对物都太苛刻，这是很糟糕的态度。“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人看世界的眼光，她的眼光是如此的怪异，以至于失去了性别特征。小说的性别特征很重要，有的男生女相，有的女生男相，可是米米七月的小说，总在非男非女之间，是一种长不大的孩子气的世故。孩子式样的世故，足以让一个人的口气有多恶毒了。”

王威谈到韩寒的第一部小说《三重门》，认为那也是“非常之恶毒”的。“这种恶毒往往是缺乏同情心的表现。我这里说的同情，是一种很平实通透的同情，就是自己不能将书中所有的人物一碗水端平，很多的是非，是出自于作者，而非人物。比如韩寒抨击老师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他笔下的老师不过是中人之姿，根本不必为之耿耿。为之耿耿，自然是身代而入，以学生自居了。”

“然而，米米七月虽然有种种的不是，可是她的小说到底是风情可爱，恶毒可感，这完全是因为她非比寻常的观察力。西谚上说，邪恶

轻易地抓住我的心。这种缺乏同情心的观察力总是让米米七月的作品，时而太轻，时而太重，所以她的小说，是我见过平衡感最差的一位。”

王威对韩寒的看法其实也相当“刻薄”：韩寒算得上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有模有样的文人，趣味很多。赛车、出唱片之类的。郭敬明虽然坊间颇有微词，韩寒对他也不待见，但是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同路人。”

日前，米米在家已经赋闲一年，她对我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憧憬：“我最想做的工作是收银员或者接线生。”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韩寒的作品和他本人？

米米七月：韩寒早期的作品我都看了，《三重门》什么的，后来的《一座城池》和《光荣日》在网络上看过片段。因为舍不得买书啊，也突然不怎么想看书了。我小时候是很喜欢他的，喜欢他的帅气，我行我素，做自己，当然，那时候流传着很多他的艺术照。他身在上海，有很多便利，先知先觉，有见识有主见，自己也是个很聪明很把握时机的孩子。

第64节：韩寒专访(16)

吴虹飞：他和这个娱乐时代有什么关系？他的个性如何解释？

米米七月：好像现在明星都越来越平民化了，每个名人都想掺和进去。可能他觉得自己很帅吧。他的个性就是他自己一直以来的性格，因为他很幸运，有机会有环境得到纵容。谁不想成为这么纵情尽兴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八零后”的创作？你如何看待他和白烨的博客吵架？

米米七月：“八零后”的文学创作，我不知道大家在创作些什么，毫无美感毫无快感也毫无社会责任感。整个感觉，是很幼稚，很自我的。

韩寒和白烨老师吵架，我听说白烨老师是个对“八零后”很好的很热心的人。韩寒那么骂他，觉得他满可怜的。

吴虹飞：你认为他是一个小说家吗？

米米七月：是吧。他都出了那么多书了，写了那么多小说了。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东西。他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书卖不掉，说好也没底气。前期是在写作吧，后来，我不太了解他了，没怎么去关注他的作品了，时而关注他的言行去了。

吴虹飞：在这个时代，他代表了什么？

米米七月：在这种娱乐时代，他代表一种渗透吧？终于到了这么一个时代，各路人马搅和到了一起。好像在我们小时候，明星是区分得很开的，甚至没有娱乐明星之外的明星，现在什么都有了，学术明星、体育明星、网络明星什么的，都有了。

如果不会出现韩寒，也会出现刘寒，张寒类似的人物

（诗人郑小琼看韩寒）

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村庄展开的，一个是她的故乡黄斛村，它是四川内陆的一个普通村庄，是中国内陆传统的村庄

在改革开放中，在由传统的乡间秩序向工业化推进的这个过程的代表；另一个是她打工生活了六年多的东莞黄麻岭，这是一个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村庄，那里生活着许多像她一样的外来者，如果在资本主义时代叫产业工人，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农民工”。

从二○○一年九月到现在，郑小琼一直在一个五金厂里打工，写诗。每次上下班时把一张签有工号245、姓名“郑小琼”的工卡在铁质卡机上划一下，“咔”的一声，声音清脆，她的一天就这样卡进去了。

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她是没机会迟疑的。

她有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整个村庄里的人脑海都弥漫着一股渴望暴富的心理。赌，成了乡亲们在农闲时唯一的娱乐，地下六合彩，小赌档，麻将牌……伴随着而来听到不少人在说村子里又有谁吸毒了。出去卖淫的人也越来越多……”

第65节：韩寒专访(17)

她有一个无法留驻的异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我的户口注定不在这里，一千块一个月的工资，没有房子；如果我结婚，我的孩子只能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孩童。”她目睹过爱情的发生，在奔波和漂泊之中，却是不得不分开的。因此，她并没遇到自己的“爱情”。

很多时候，当人们坐在办公室，依靠报纸想像着农村，并设想着一个个的农民形象时，郑小琼说，那不是我见到的真实。

她做了许多农民工的调查，异常认真。“当国务院在制定取消农业税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最为担心的居然是农民工返乡，导致城市劳动力匮乏，城市发展遭遇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外资吸引减小，经济速度放缓。在我们的那些经济学家眼里，农村唯一的用途便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一直想的是将中国农民工永远停留在低的生活水平上来推动只有少数人获益的经济发展。珠三角工厂工人们的工资十来年没有上涨，农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他们对于这些都视而不见。”

郑小琼的想法，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但这批人，未必有发言的能力，或者发表的媒介。

对于她现在的生活，她个人比较满意，因为“有工作，也有工资，还有时间看书写字，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不会让自己挨饿，如果努力的话，会拉到一些订单，有部分奖金。”“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愚笨，没有拉到多少单。至少现在状况比我前几年在流水线上好很多了，所以我很满意。”

八十年代生人的郑小琼，作为诗人被发现的渠道很蹊跷，很主流。“打工文学”是她被辨认的标识，但实际上她的写作才华，并不是由她的身份和书写的内容所决定，而是体现了一种诗歌本身的复杂性。前不久，凤凰卫视陈鲁豫采访安意如和郑小琼。风花雪月卖弄才

情的安姑娘如何能比郑小琼？好作家总是有的。只是我们总是混淆。这个时代就是这么容易混淆。

“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

吴虹飞：你是怎么样开始写诗的？

郑小琼：第一次出来打工，面对陌生的环境，实在太无聊了；其次是偶然看到那些杂志，主要是指一些打工类杂志，看到上面一些诗歌，觉得很简单，自己也能写，于是就开始写了。

吴虹飞：你写诗的过程中，得到什么人的嘉奖？

郑小琼：最多当然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打工者，他们常常会给我很多感动。

吴虹飞：有无行业内的人，对你进行肯定？

郑小琼：写作对于我来说本身就只是一次对自己真实的感受用文字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一首诗如果我写出来了，它不再属于我的了。所以别人的肯定与不肯定也与我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在意这些。无法无天，我素我行，是我写作的座右铭。

第66节：韩寒专访(18)

吴虹飞：你的家庭给你的教育是什么？

郑小琼：我父母，弟弟，四个人，他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送我读书，过得很艰难。但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便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的教育。

吴虹飞：你目前的收入靠什么？你写作的收入是多少？

郑小琼：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而且有一份工作，当然是靠工资啊，不过今年因为写作有一些奖金，让我过得轻松一些。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韩寒的作品？如何看待作协？

郑小琼：对不起，我几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所以无从评价他的作品。作协本来就是民间组织，偏偏这个民间组织现在变味了。在中国，变成了作家部、作家厅、作家局这样与财政教育同样的官场机构。它有官场的级别、编制等，所以现在挂一个民间组织的协会实在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不如名正言顺地把各级作协改组成为作家部、作家厅之类。唉，在这个连寺庙都有相对应的级别的时代，这只是个人的感觉，权当一笑。

吴虹飞：又如何看待“八零后”的文学创作呢？如何看待韩寒与白烨的那场口水战呢？

郑小琼：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如果是传媒或者书商们炒作这些问题，我认为正常。现在我看到的是很多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也在谈论这些问题，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了。近几年来，我看到过不少“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些类由书商与传媒炒作起来种种诸如“八零后”类似的东西不断地发言，我一直认为这种评论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文学意义上的评论家。一个文学评论家一定要穿越这些现象，直接面对有效的文本和作者本身。同样对于一个写作者，更应该警惕成为某种现象的附属品，韩寒应该知道，自己唯一能说话的是作品本身。就像我现在跟你交谈一样，别人强加我身上的一系列标签，

然后无数人根据这些标签想当然的想像，其结果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本身面对的就是人，而不是技术等之类。所以我愿意面对的是这个人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在庞然大物面前或者利益面前，我们能够听到的真话何其之少，一个个的评论家去关注热点人物，去关注市场流行物，去关注写作者的身份、财富、权势……

吴虹飞：他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你如何看待他的个性？

郑小琼：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我认为这个很正常啊。在这样时代，如果不会出现韩寒，也会出现刘寒、张寒类似的人物，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无从评论。至少我从了解他的一些言论来说，我很欣赏他。他不是制造出来的，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不止他一个，他是自己走出来，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时间总是无情物，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是他自己，是他的作品，所以对于韩寒，我会更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这个人的本身。

第67节：韩寒专访(19)

我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娱乐的时代，而是一个很严肃的年代。大部分人还在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只是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为人所知，最喧嚣的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打工群体，翻开杂志，四处充满的都是打工群体某某成功史之类，但是这类成功之人何其之少，真正的绝大多数都在沉默中，还在为了生存奔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不能让少数人的喧嚣迷惑。

韩寒代表的是还没有被这个恶俗的酱缸污染的部分。很多时候，我常常为自己感到可耻，无处不在的酱缸将我们染得面目全非，我们常把这种面目全非当作成熟了。我们写作者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这种聪明越来越让人担忧啊。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去愚笨地坚持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想起我的兄长梦亦非跟我说过的，一定要穿越某些庞然大物，不能被某些庞然大物迷惑，也不要逃避某些庞然大物。

新概念的兴盛与《三重门》出版

（《萌芽》主编赵长天看韩寒）

一九九八年年底，第一届“新概念”，有四千多份来稿，那个时候我们杂志还是在一个大的办公室，所有编辑都在一起，一个编辑就说，我这有一篇文章非常好，然后大家就传看。这就是韩寒的稿子，当时他来了两篇，一篇是求医，一篇是书店吧，好像。当时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稿子。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语言非常机智幽默，语言有古典文学的功底，很简洁，文字也老到，很难想像一个高一学生能写出来；第二个就是对生活中的细节的观察和捕捉的能力。反正当时印象非常深，觉得特别之好，完全没想到现在的中学生可以写出来。

当时中学生基本上不看《萌芽》，读者都是老的，那么多年看下来，“老的年轻人”都变成中年人了。跟《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九六年就想改版，重新变成一本青年刊物。办“新概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年轻作者。

但当时《萌芽》没有号召力，年轻人都根本不知道你，那时候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学，所以要联合大学搞。

大学如何愿意呢？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因素就是当时中学的语文和作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和大学的看法是很一致的，非常八股嘛，不仅是作文，对于文章的分析，也是非常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中文系觉得这样教，离文学很远的。一些中文系教授就对我说，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忘掉中学学到的东西。就是说这些教授是认同“新概念”的理念。

第二个就是文科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薄弱。原来的文史哲考分很高的，现在考分最高的都是报实用的。可能教育领导部门也觉得这是个问题吧。当时教育部就制定了一些重点大学搞文科基地班，有很多优惠，比如提前招生，这就开了一个口子。文科基地班招生也有困难，他们想找特别好的人才，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按高考选不会差，但也未必拔尖，也只能去一些重点中学去看看，但这就有一定的限制了。于是就达成了合作。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个联系，像滚雪球一样联系到了十三所，这就比较有号召力了。当时也没明写要保送，因为没有把握质量会怎样，但写了重点高校会重点关注。

第68节：韩寒专访(20)

当时我给教育部备了个案，我给陈至立写了一封信，她没有回信，但是她知道这个事情了，没有反对嘛。然后我又给上海教委领导打电话，他们是这种意思，你要我正式批准我有点为难，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后来我知道我们搞了以后，教育部有关司领导也说，我们欢迎民间力量帮助教改。最后等于说是都默许了。

第一届评出来了，来参加的专家和大学教授都非常兴奋，和原来设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以为都是八股文。没想到当你让学生无拘无束写作，能出来这么多好文章。

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本来选中了两个，但其中一个因为中学一些矛盾，只进了一个，后来南开南大都要了。有些报道标题都比较那个，好像是《羊城晚报》的一个标题《一篇作文进大学》，总之这个对社会冲击是非常大，可以不参加高考了，马上成为新闻热点了，很多大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是整版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来，新概念获奖作品出来，一下子卖了六十多万套，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三重门》的稿子是给我的，我看了觉得还不错，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提了一大堆意见，还给我。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改了未必好，我就对韩寒说，改不改由你，他说不改。后来我就推荐了另一家，就是作家社。那家后来后悔死了。

韩寒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比较本色，他想什么就说什么，有些话别人可能会换个方式说，他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小孩一样，把真相说出来，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很偏激的东西，我不是都赞成韩寒的看法，但是我欣赏他的真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寒在我面前给我的印象，与我看媒体报道的韩寒是两个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跟他接触，与跟他

同年龄的人接触，没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也很有礼貌，不是那种叛逆、桀骜不驯的人。可能是媒体塑造的角色定位吧。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杨潇采访整理）

棉棉比他叛逆多了

（作家 陈村看韩寒）

第一次知道他是评奖以后，有人跟我说，说有个小孩作文不错，因为我有《萌芽》杂志和《新概念》合订本，就翻了一下。当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有印象是在小孩子们起劲了以后，出了《三重门》以后，我女儿也买了一本，我也翻过。

以我看小说的标准，大概不算好小说。我以前评论过他，我觉得，一方面他不是一个专心的写作者，他蛮聪明的，他的文字俏皮，他的立场是最受人关注的，其次才是文字。比如说他不愿意上学，对教育体制不满，要逃走。

第69节：韩寒专访(21)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后来时代的伤痕文学，“文革”后的伤痕文学解决了一代人的某种焦虑，比如刘心武也写过爱情的位置，现在看来，从立论看都是不对的，爱情的位置根本不是他说的位置。今天说这个，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不是文学的焦虑。他敢做，他是代言人，很多人不敢做，看看他的，满解气的。学生也想逃啊，也想去开赛车，叫他大哥。

那么多人被迫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要早起，要考试，也是这一代人的心理伤痕。文学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这不是文学必须要做的。当年刘心武的小说影响也是最大的，现在还有谁在谈他的小说?

韩寒是个聪明人，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他很年轻。他的文字比同类的年轻作家要好一些，思维也敏捷一些。但没有看到很妙的作品，我觉得是在很浅的地方，说的是一些大家在饭局，课间休息时说的一些话。当然你可以从很简单的地方入手，比如托尔斯泰写安娜，一个坏作家去写，顶多写成一个三角恋，加点情色在里面，放地摊上去卖，但托尔斯泰可以写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女人，这样的作品放很多年时代不会坏掉，因为这和人的当下没有太多联系。

韩寒写得焦虑，当这些焦虑过去以后，这些文学的立身之本就没有了，谁能说出来韩寒写的哪些人物被人记住了?

他变成了一个偶像，年轻人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他的确做得不错。他们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一个人。你像昨天帕瓦罗蒂去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但中国一些小朋友看起来。可能“超女”更伟大，可能“超女”也伟大，这个伟大不是帕瓦罗蒂的那种伟大，我想意义不一样吧? 也许是“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

话语权。这也蛮好，因为以前也有很多成人写青少年文学，他们写得就不如“八零后”写的。

那些粉丝帮着韩寒骂人，是不好的，我说这是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这不是一个好事情，这也是传媒怂恿的。匿名就可以发言。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八零后””慢慢成长了，他们可能在反抗期，要有话语权，要确立自我，从这一点来讲是正面的，要藐视前一代，要取而代之。这种冲动每一代都有，但是以这种方式体现出来，总是不好看，这也不是我一个老头子说不好，很多年轻人也说不好，说太丢我们“八零后”的脸了。

白烨身上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很多人，不只是“八零后”，都讨厌他，这些人也不在少数。

韩寒是个聪明人，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我以前说过他，你要说洪峰是二奶作家，作协是二奶协会，《萌芽》就是二奶家的丫头，你们就是丫头……弄出来的，你们该怎么称呼呢？

第70节：韩寒专访(22)

他不骂最红的，他的聪明不是表现在这儿。他的聪明处，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所以你要把体制内一概骂杀，你就应该和《萌芽》划清界限。

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标本，说不上现象，他是不能普及的。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么多“八零后”作家，现在像他这样，书好卖过得好并不多。而且他们又是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字衰弱，其他的图像、影像起来，慢慢变成读图时代，文字不再占据一个最中心的位置。这些小朋友的困境，可能比我们还多一些，也有人和我说过，小饭和我说过，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当年写，成名就是成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成名有一些虚幻的东西。而且我们当时还有体制内支持，变成既得利益者，变成专业作家了，生活不愁了，可以写一些不那么畅销的东西。

没有推手的，就我知道的，没有人当初意识到他们。就像王朔一样，当年在书刊出版上不是得宠的人，都是后来环境变化了以后才变成大众明星。韩寒也是，没有人对“八零后”有先见之明。他的成功是那些小伙伴们把他推出来的，和“超女”是一样的。

《萌芽》做了很多工作，也会推他们。《三重门》出版时，没有很多同类的小说，《三重门》表达了一种姿态，这是年轻人愿意看到的。

“新概念”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我们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是一九九七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地出现了民间写作，我们以前写作，说起来都可以，但是不能发表的，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九九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出现了无数的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意见、爱好、兴趣，让别人看见，这是非常好的，但就我们

所说的文学、艺术而言，可能跟这些比较远一些。就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全民写作不可能写得非常好。

我如果讲，每种文学艺术都是要前进的，那么这就是我说的好；如果我们只是消耗原有的资源，重复前人的观念手法，这就是不好的。但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也不尽然，如果能像“超女”一样，想唱就唱，也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太习惯载歌载舞。有一种办法让你去做，这也是好的。

现在的人不读书，我也有个十岁的儿子，看书的热情是很低的，玩游戏就不用人教。

现在出的书那么多，印数一直在减，少到奇怪。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那么多的识字人口，一本书印不到一万册，这太少了。

对于那些中学生，他们想说的话，韩寒比他们说得好。韩寒一直是做出一个叛逆的形象，这更被那些年轻人所认可。他是以叛逆成功的，这也许鼓励他更加叛逆。这个社会，年轻人就是会想打死父亲，另外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里，就是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叛逆的。好社会都是多元的。

第71节：韩寒专访(23)

在我看，他不是一个很叛逆的人，除了不读书，他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儿？棉棉比他叛逆多了。他聪明，他有建设性的一面，他是要追寻一种东西的，是要有成就感的，只是最后有一点聪明过头了而已。

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八零后”老了，已经有“八零后”女生在哀叹找老公难了。每一代都要长大的，生活渐渐地就会切实起来，不管哪一代，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平凡的生活，生活不需要那么多另类分子。

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卵，没几条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啰，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杨潇采访整理）

韩寒是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泡沫

（评论家解玺璋看韩寒）

我谈这种问题（低龄化写作）时，主要是文学的民主化，在这里面不存在对其判断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学写作都应该有流传和传播的权利，我不在乎划分哪个群体。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很可疑的，我们必须容忍各种价值观，不管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觉得出版是不能有限制的，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规定什么能出什么不能出，我的思想就是针对这个而来的。

“八零后”出来时，受到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有自己广大的读者群。中老年读者群的萎缩，可能和家里的经济问题相关，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他们买书少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读书少。

韩寒出来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放飞一只自由鸟》，我直接采访韩寒的。我觉得他的出来，是对青少年主流写作的一种反抗。我是很支持这种东西的，我很反感主流的东西，希望抓住社会上各种反抗主流的写作来支持他们，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还是边缘的。因为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多重声唱，而不是“一言堂”。

当时在晚报当记者，我挺喜欢他那个《三重门》，我还觉得，他思考的问题超出中学生的视野，现在很多中学生写的还是受制于自己的学生的经历。而他有很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一直有争论，文学界很多成年人看不上这种写作，但实际上这种写作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系，这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作出判断的结果，这是他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出版商的注意，他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很有市场，来做投资做实验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出版界很自觉地去发掘了“八零后”，他们是自己往外冲往外闯的过程。

第72节：韩寒专访(24)

好多人都找我，比如帮着看稿子啊，推荐个出版社啊。我们也年轻过，人家好容易找着你了，总要给人看一看，既然自己有这个条件，总要做点这方面工作吧。找我的都是在校的学生，广院的啊，包括还有湖南的陕西的东北的天津的，只要时间允许，我都愿意帮他们看看，能不能出我也给他们个信儿，能出我就尽量找个地方或者自己就出了。但现在也是看不过来，一百多个书稿压在我这儿。

到后来还是有出版商在后面操纵，我后来翻过《长安乱》，我觉得就写的不好，我感觉至今没有达到《三重门》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赖他，因为很多书商都是这样，都是觉得那个作者有卖点，就催着作者写，而作者考虑到经济问题，就会配合书商，这其实对作者是一种伤害。不光是韩寒，余杰不也是吗？你老催着他写，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像样。有时候你甚至还没写完呢，就有人跟你签约了。

我现在基本上不看他们的东西，因为弄不清真假。我是不参与跟人家抢稿子的事儿，但很多人会做，有利润啊。

畅销书基本都是炒作，你得了解他们自己的策划。比如现在他们的这种炒作，连一篇书评都没有，都是制造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以前的炒作还比较严肃，还组织写个书评或者什么的。有些人还把这个当作一种进步：把娱乐界的炒作方式引进到图书界。

这种炒作不是写作的民主化，是媒体和商业结合后在使用自己的霸权。其实我并不反对炒作这种概念，我以前也写过支持炒作的文章。

我当时在晚报办读书版，韩寒的责编袁敏约我，有新书出来他们肯定会找我，这也是日常工作。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伙挺聪明的，挺有思想的。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叛逆，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有什么叛逆啊。一个孩子在家长面前撒撒娇，你能说他

叛逆？叛逆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算。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如果从文字上讲，从思想深处，我倒觉得肖锐，就是写《我是你儿子》的那个。他现在在给田壮壮做研究生，我觉得他的思想训练，那种叛逆是骨子里的那种叛逆，社会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我给你介绍一老愤青啊，叫林兆华，北京人艺的老导演。所谓愤青。就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愤青，这是一个好词，人家说我愤青，我从来不生气，这是自夸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社会不满意的，都是提出批评的，而不是处处为这个社会找合理性的依据。另外我也觉得，撒撒娇骂骂人，这个东西也是维护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有好处，你看政府为什么不出面。他没有看到这个有什么危害，要有危害早出来了。王朔也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弥合这个社会。

第73节：韩寒专访(25)

娱乐时代是谁制造的？说得透彻一点，就是政府制造的。你别看政府有时说低俗，他背后挺高兴的。韩寒就是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泡沫，大潮中的一个浪花。他不骂政府吧？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心理，捡软柿子捏吧，你看他为黑砖窑出来说过话吗？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在客观上是为了这个和谐社会的。

我觉得他这个下滑的趋势特别不好，就像王朔一样，我以前也喜欢王朔，《看上去很美》以后就不喜欢他了。他后来写的东西都是他以前嘲讽的。

我思想的局限性我自己清楚，我总有这种理念，我总觉得做文字的人，都应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我也有我理智的一面，我知道不管是娱乐文学还是什么的，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应该歧视人家。民主化是一种渗透性的，是一种选择，生活态度，但要有这个认识。当然这也很难说。（杨潇采访整理）

第74节：作家洪峰乞讨(1)

矛盾重重的张钰

洪峰，吉林籍著名作家，曾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最近因其所供职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时停发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十月二十五日，洪峰与单位沟通失败，一气之下来到青年大街行乞，并且挂上牌子，写明工作单位和户籍地址。

继"梨花体"和"诗人裸诵"事件之后，"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又一次成为网络媒体"头条"。

为了那两千元工资

出门前他犹豫了一下。洪峰六岁时看电焊工人焊接，被那道红光迷住了，蹲在旁边看了几个小时，从此眼睛被灼伤。顶着一千二百度的近视，他几乎是听完了他的学历课程。洪峰有一个习惯，能不睡觉就不睡觉。“在眼睛变瞎之前，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有些恍惚。穿着衬着假羊毛的小棉袄，里面穿一件毛衣，一条七八块钱的，有一层绒的裤子，穿着未婚妻小燕给他买的新鞋子跑到了街上。他担心自己给市政管理人员按照盲流送进救助站收容，就在腕上挂着一个纸牌子，写的是：洪峰/户籍地址：沈阳市皇姑区XXX路XX号/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

“这样，我就不是‘黑人’，能查得到，也就能回家。”他没有标明自己的“作家”身份。

天有些冷。他手里拿着一个朋友送的“阿迪”的带檐儿的帽子，还真的有些人往帽子里扔了些钱，有一元的，有些是五毛的钢镚儿。加起来大概二十六元。有一个读过他作品的女士，问他是不是那个作家洪峰，并和他聊了一会儿，留下五块钱走了。

他没有戴表，眼瞅着天黑了。他就想，小燕该回家了。他就想着，要在小燕回家前回家。

于是他就走回家去了。手上的小牌随手扔到了楼下的单车棚。他上了楼，走进卧室坐下，去看看自己的博客，谁又给自己留了言。他的博客是匿名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草根，自称“洪老汉”，经常给留言者认真回复。

他的愤怒渐渐消没了，他开始想，要是没这两千元，自己该想些什么别的办法去挣。

可是接下来，记者们来了，闪光灯“劈啪”作响，惊动了正在吃大饼的小燕。自此以后的几天，洪峰受到的“青睐”，远超出他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

作家洪峰的难处

在一位大学同学的印象中，当年在学校，洪峰还仅仅是“赵洪峰”，是很多不起眼的男同学之一：矮胖、土气、一点不出风头，属于被女生冷落的一类。他成绩也不大好，没想到后来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更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居然要上街“乞讨”。

作家格非说，“洪峰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蹊跷。我不了解他的意图。他上街乞讨肯定不是为了讨钱，可能在表示抗议。”

新浪网友甚至说，业内有人认为洪峰的境遇暴露的是纯文学的没落，是一代先锋作家的没落。如果是余华、安妮宝贝，当地文化局肯定不会这么做。

一九九四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只是恰逢其时。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他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同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十八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九九四年春节之前，洪峰和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前往市长办公室，“在那

里我头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当时的文化局长向他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

十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韩寒在博客上评论“洪峰事件”时称，“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洪峰笑说，“使劲骂，在老了之前骂完。”他辩解说，“关于作家该不该被寄养的话题，不该问我。首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政府机关下属的职工。沈阳市文化局和沈阳作协不搭界的，沈阳作协隶属沈阳文联，沈阳文联是群团组织；文化局是政府机关，我的单位是文化局下属事业性单位剧目室。”

第75节：作家洪峰乞讨(2)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十一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十一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除了发表的作品，还有二○○五年在全国公演的话剧《九路汽车》(长春话剧院)呢”。

洪峰“乞讨事件”发生后，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改革，作家该靠稿费生存，而不应该拿工资。当了解到文化局和作协并不搭界，而洪峰在这十一年中也是按量甚至超额完成了文化局布置的任务后，郑渊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话不是针对洪峰说的，而是针对每个月拿工资，然后也没有写什么的“作家”。

巧合的是，他也有过跟洪峰同样的被停发工资的际遇。“我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在一份刊物当编辑，也是一个主任停发了我工资，而且是大概停发了两年。就是说等于不发吧。我就辞职了。”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一九九三年到二○○六年，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三万至四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小四十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一九九三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两百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二〇〇二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第76节：作家洪峰乞讨(3)

二○○四年十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十二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五千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七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你这大老爷们……”洪峰说，“你这大老娘们……”有一次朋友还痛心疾首地说，“洪峰，你说你一作家，你跟食堂的师傅打架做什么……”

未婚妻身患癌症，需要费用(平均每月两万八千多元)，洪峰自称已经举债不菲，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只觉得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要讨一个公道。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只是请求市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

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文化局十一年来没有过和同事冲突或者对上级抗命的记录，只有这一次和主任较真了。“那是主任非法断我粮草在先，不反抗不如死了。”

“我看见的不公正不是欠薪之类的，我看见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

他自己并不反对体制，“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对于其他作家的冷言嘲讽，他有点伤心。“没有人骂作秀，白吃饭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一百万元了。”

十一月三日，九至十一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十一月三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月两千元的收入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意味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还有一份信心”。

洪峰拒绝了外地一些朋友的财务资助。他比较犟，一再表示要治好小燕的病，不管花多少钱。对他而言，比他小将近三十岁的来自云南偏远山村的小燕姑娘，长得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女友都“不好看”，可是却是相处“最舒服，最贴心”的一个。“这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感觉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说笑话儿，他有着讲故事的天赋。带着无穷尽的俚语和歇后语，和层出不穷的比喻。他顺便提到了这些，《静静的顿河》，《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孱弱的内心。他提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那部伟大的著作，里面的坚忍和浪漫。那是爱。算是他的信仰。对于一个从小近视一千二百度的人来说，也许性命攸关。

第77节：大嘴宋祖德(1)

事实上，不管宋祖德如何大放厥词，不少娱乐记者还是“一点都不讨厌他”。娱乐圈何等乏味，明星们都只讲套话，微笑也是固定的模式，而这位宋先生，他有料，搞笑，发红包，出手大方。“他长得非常可爱的———你看他的龅牙。”一个名叫章杰的记者如是说。

在宋祖德的自我想像中，他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是敢于抨击世俗的鲁迅、李敖。一九六八年，宋祖德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团结镇的一间“泥土小屋”里。小学四年级，他立下了一个宏伟的愿望：长大了要当诗人。

多年之后，他比较满意自己的称号是：诗商宋祖德。有报道提到，他的诗“被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刻在了校园的竹子上”。

宋祖德一九九二年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单位，短短半年时间被贬了三次。

据说，他辞职那天表现得非常有个性，“我宋祖德将来绝对会有大出息的，咱们走着瞧！”

三十九岁的宋祖德，他的前半生充满了风雨飘摇，像足了个人奋斗的传奇。一九九三年，下海南的风潮兴盛，他把一辆“破自行车”卖了六十元，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当年还不能随便辞职，是我自己跑了，单位还没有批准，单位就找到我们家，我爸爸甚至要到海南去把我找回来。我骗他们，说我在海南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在《海南日报》当记者。”据他自己说，初到海南，他在公园的石凳子上睡觉。

他曾经被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被报纸采访，他当时“被践踏的自尊”被媒体描绘得绘声绘色，颇具悲情色彩：“第一次捡吃的，他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守着一个妇人喂孩子吃饼干。走的时候，妇人随手把还剩一两块饼干的袋子扔在了地上，宋祖德一个箭步蹿上去，把袋子捞起，这时，妇人怀里的小孩刚好回过头来，‘羞，羞，

羞……’他脸一红，又赶快躲回了电线杆后，就这么一边流泪一边把饼干往嘴里塞。”

到了海口的第四天，他捡了二十几个纸箱拿到废品站去卖，换了七毛钱。这是他的海南“第一桶金”。第十天，他在海口一个公园里碰到个摆象棋残局的老头，把他下赢了，赚了几块钱。“我觉得我的象棋水平还不错，就和他商量说，可不可以在你旁边摆摊。他说，不行，你这不摆明抢我生意吗？”于是他们一个在公园东门，一个在西门摆棋，无所事事的人总是多，他总是赢，赢一局六块钱，一天有时候挣三十块、五十块的。

有趣的是，宋祖德身处逆境，并没有放弃做文化的梦想，他异想天开地想做一份《丑闻报》。他找了几个摆家教摊的大学生，窝在招待所里。招待所所长一连几天看见他们昼伏夜出，起了疑心，便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破门而入，发现了《丑闻报》，马上报警把他们抓了起来，他因为“非法经营”，在拘留所呆了二十三天……是的，命运总是这样坎坷。

第78节：大嘴宋祖德(2)

宋祖德到了广州，“身上只有两块钱。”摆地摊卖“海南纪念品”。他在海滩上捡贝壳，累了就靠着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椰子树，当他成为了一个“有成就”的商人的时候，他还回去寻找当年的“老椰子树”，又写了一首深情的诗。

他的生存智慧在于，擅长做无本生意。广交会到了，地摊也被没收了，他却因广交会为由头，办起了广东话学习班。还成立公司“名正信息服务中心”，自称研究过《周易》、奇门遁甲、风水，专门给人取名字———找妇产科的护士帮忙介绍孕妇，给小孩起名字三百块，给她们的提成是百分之二十就是六十块。他做过跳槽中介，当时还没有“智联招聘”网站。作为老板，他经常睡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等到员工来上班了才慌忙地卷起被子。当时，广州白云区太和镇还属于离市区较远的郊区，当地政府要开发房产，“当时房产业还很幼稚，我说服了广州白云区政府给我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广州白云区买房子可以入户口。我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打一些中缝广告，‘买广州房，入广州户口’，小小的，可是生意特别好。”这次，他赚到了三百万。

他的偶像，当然了，不会是李宇春，而是李嘉诚。他发奋研究了所有关于李嘉诚的传记。刚开始他做布鞋生意，他算准了有钱的人会“返璞归真”。但是一九九五年，大家还更喜欢意大利名牌皮鞋。他失算了。他改商标，“雷锋”布鞋，“恩来”布鞋，可是还是滞销。一筹莫展之时，他听到有人抱怨自己因为个子矮找不到女朋友，于是乎———

“万里健”增高鞋垫，“现代的磁技术和古代的中药相结合”———是宋祖德先生的灵机一动的创意和人生转折点。增高鞋垫未必能增高，但是无害，那时营养过剩的“八零后”还未登堂入室，而不少骨骼

已经定型的成年人，个子却跟不上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关键是能够提高人的自信心，我卖的是一种创意。”他振振有辞。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世俗智慧，江浙商贩的精明，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了他丰厚的资产报偿，从国营单位到海南，再到广州，从起名公司到增高鞋垫再到各种保健品，他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民营企业家”宋祖德走的是一条充满了奇险戏剧性的典型的草根创业之路。而后，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做什么，宋祖德始终在提供一种思维独特的“创意”，俗称“点子王”。

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血泪发家史，固然符合传统的励志故事，他野心勃勃，利益为先，却总能找到合理的依托。但仔细观察其挣钱的方式，往往也是剑走偏锋的。用时下的话来讲，他比较另类。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他的视频讲话里，也往往以脱口秀般的口才，以“直白”、“坦率”之势，博得娱记们的阵阵欢笑。媒体人士王小峰认为，“宋祖德虽然自比鲁迅、李敖，但他有他的可爱，坦率之处，且没有什么恶意，他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玩’的人啊！”

第79节：大嘴宋祖德(3)

负面新闻

卖增高鞋垫，与卖核酸保健品一样，当然会有负面的报道与批评。方舟子先生那时还在美国奋勇读书，尚未成为“打假斗士”，以中医保健为本的“万里健”增高鞋垫因此侥幸躲过一劫，以至于以后的娱乐圈多了一个横冲直撞，令人侧目的“黑马”。

然而“万里健”并非一帆风顺。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浙江省专利管理局对广东万里健鞋业有限公司之杭州分公司作出了“鞋垫并无增高功能”的公开更正，罚款人民币一千元。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广东省工商局会同消委会以“漠视消费者投诉，不答复消委会”为由，对设在白云区良田镇安平村的“总部”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并封存了该公司生产的涉嫌以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的增高鞋垫成品三百四十一箱。

二○○二年十二月，徐州分公司因在宣传增高鞋垫时，夸大增高范围，称“患者在一年内平均可增五至十厘米，比自然生长速度加快八倍以上”，被罚款一万三千元。

“这些是真的。”出乎记者的意料，宋祖德坦然承认了。“‘万里健’是保健品，是我和中山医科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一起合作研究出来的。广东省药监局给我一个准字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有些人用了没有疗效也是正常，分公司做了夸大的广告，遭到的处罚我也承担了。其实像奔驰、宝马、肯德基、麦当劳也曾遭同行炮制负面新闻。”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逮到了老鼠就是好猫。”作为成功人士，宋祖德在一九九七年捐资二十万元给广州华侨发展基金会，转交希望工程。一九九八年，回乡捐资四十万元人民币给其母校。二○○二年，捐款二十五万元救助素不相识患重病的山东青岛人张楠。同年八月，捐款四十五万元给广西都安县宝安乡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图书

馆。他还可以一直这么罗列下去：前两年给广东青年联合会捐了一百万，搞了一个宋祖英义演的活动；广东国家保龄球的球队比赛资金捐了六十万；在广东的郊区河源捐了十万；广西百色有一个祖德卫生所，捐了二百万……如同著名的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传记中里所写道："她的缺陷是整个时代的缺陷，而她的美德是她个人的美德。"

一名自称是他的同乡的网民说："祖德兄在本乡做过一件好事，便是捐资四十万元替我曾就读的团结中心小学造了一幢学生楼。可惜，老兄积德行善之事唯恐旁人不知，便在学生楼的侧墙上挂上铜字三枚：祖德楼。我初以为围棋协会的老会长陈祖德先生出的资，有些敬意，后来得知此祖德非彼祖德，便感到祖德兄的功德离圆满还差得太远。"

第80节：大嘴宋祖德(4)

确实，宋祖德有些好大喜功。“我喜欢这些社会活动，希望在政治方面有所进取，也想做些好事吧，但有些人目的不太单纯。”他恳求记者把他捐款的数目说低些，因为他在广东还兼了许多社会职务，广东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青联常委、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广东省直青联合副主席、清远县青联副主席等。“你把我写好了，这些部门要我赞助；写坏了，我的社会职务遭质疑。”

“炒作大王？”

“第一次见到宋祖德，是他来南京一家饭店来推广他的电影，他穿得比较正式，白色西装，头发也分得很标准，像个小开。因为电影公司都比较穷，所以我们这些电影记者和这么个老板吃饭，吃点好的都特别高兴。在饭桌上他说自己弟弟刘信达是个白痴，因为当时他弟弟为了某个女星买了杨钰莹那辆问题保时捷。”记者章杰说。

二○○二年九月，远华案中那辆据说是送给杨钰莹的保时捷在厦门开拍，时值宋租德的万里健厦门分公司开业。他听说该车无人应拍，前去试开，发现性能不错，而且底价九十九万，百分之四点五的佣金，百分之四点七的税费。这样就能买到将近三百万的车子，宋祖德很开心。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

“几天后司机开保时捷回广州，汕头路段的交警刚读过《广州人拍走远华红色保时捷》的报道，好奇地把车拦下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报纸上说的那辆车，末了还把报纸送给了我的司机……”

十月八日，杨钰莹在湖南长沙演出，歌迷送出红色保时捷的汽车模型，一家长沙报纸“独家报道”了宋祖德的说法：“如果杨钰莹喜欢保时捷的话，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她开，随时都可以。”传说杨钰莹生气地回应说：我认为宋先生是个浅薄的，没有教养的人。

宋祖德大叫冤枉。他申辩说，当时该记者是采访关于捐助诗人张楠的事，才谈了五分钟，在采访中提到了保时捷，并问：如果杨钰莹

要坐这辆车，你怎么办？宋祖德表示：如果她想坐，随时可以坐。

说完这句话后，宋祖德很快地领略到，娱乐炒作的厉害之处。

“那辆保时捷冤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宋祖德说，“报纸上忽而说我把这个车送给了某女明星，忽而说我送给了某广东主持人，我终于下决心，把这个保时捷拍卖了，结束这种麻烦。”

商人宋祖德是精打细算的。他请堂弟刘信达来帮忙，如果没有人来买这辆车，就请他花五十万买了去。结果果然无人肯买，这车便五十万转到了刘信达的手里。

“我当时心里就踏实了。可是没想到，刘信达竟然说，‘要把保时捷再次送给杨钰莹，之类的话，害得媒体又纷纷来找我。再后来，亲戚关系又被发现了，大家一致认定了我们是兄弟联手炒作。’”“为这个事情我和刘信达吵了好几次，兄弟都没法做了。”

第81节：大嘴宋祖德(5)

从此，宋祖德再也没有摆脱过“炒作”的恶名。他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他觉得自己只是在娱乐圈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认为自己真诚勇敢，应该“当成国宝保护起来”。而实际上，关于他的新闻在头条赫赫在目，而他拍的好几部电影和电视剧，或许因为内容乏善可陈，鲜有人提起。他的“恶名”远在他的电影前头。资深媒体人王小峰说，他不认为宋祖德所做的是为了电影炒作，因为实际上这样做对宣传没有任何效果。“他对他过去的炒作也有所后悔。”记者韦亮说。

“你看我被打的新闻，媒体做那么大，或者章子怡要告我，明明是假新闻，报纸做了好大的版，而我的那些影视作品，只发一个豆腐块。我目前对广东的媒体要尽量低调些。”他认为自己虽然做了好几部影视作品，却还没有一部是真正好的，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用好作品来说话”。

宋祖德的博客，一部分是令人发指地对明星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一部分是“记得站立了很远很久/我依然在你的睫毛下避雨”的纯情诗歌；而在博客左边内容介绍上，他放上了“准字号医疗器械‘护颈失眠治疗仪’，让您轻松好睡眠”的广告及其销售电话。而与之交恶的“刘信达”博客，还在他的链接中。

“当时我写王菲的女儿是兔唇，那篇文章出来以后点击率特别特别高，后来新浪博客跟我商量，说这篇文章怕李亚鹏会告，我们要把你的文章隐藏起来，要把你的点击率减掉一千万。特别可笑，我的点击量还在下降呢！”

宋祖德因为在博客上与娱乐人物拳拳相对，“大放厥词”，“伤害明星”，大显大嘴风范，遭到了大部分有识之士的唾弃。“狂犬病”、“烂人”，“垃圾”、“人间败类”，“人神共愤”，骂声如广州的纷纷雨点洒落在他的头上。有些记者对他充满了好奇，奇怪他怎么活到了现在。实际上，宋祖德经常准时出现在广州的办公室里，龅牙并没有被人敲

落。四月一日，张国荣祭日之时，网上传出“宋祖德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而宋祖德带着试图易容成“李湘”的“李瑶”，在一个网站侃侃而谈，他竟然谈到了时下流行的“娱乐至死”，他说出的话，竟然也是煞有介事，发人深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浮躁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非常浮躁。偶尔娱乐一下，可以理解。”“我觉得我是最具备娱乐精神的人，叫我‘炒作大王’是不准确的，应该叫我‘娱乐大王’。”他这样给自己定了性。

当宋祖德表示要变性并且让章子怡主刀，或者在“超女殴打”事件里突然出现在视频里现身说法之时，《新京报》一名资深电影记者记者笑倒在沙发上，他认为“从电影角度来说，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记者韦亮说，“他说的事情有些变成了事实，比如他很早之前就说，李亚鹏女儿是兔唇，但是当时没人信，两个月后就有报道出来了。他还说，王菲现在呆在家里，李亚鹏烦了，催王菲快点出来赚钱。还有很早以前说李湘离婚了。但是没人信，后来还真的离了。”“以前不信他博客上的话，现在基本上所说都能够印证，渐渐觉得能够相信百分之五十。”

第82节：大嘴宋祖德(6)

在媒体评论人魏英杰看来，宋祖德是许多娱记的衣食父母，媒体在宋祖德眼里也是如此，双方互相投怀送抱。宋祖德的急功近利，特指他在大众面前的那些“秀”，至少对许多当事人造成人格伤害。

而王小峰认为，宋祖德并没有恶意，而是有些装疯卖傻。王小峰进一步认为，“恶雅”比“恶俗”更为恶毒。宋祖德的许多说法，其实是给娱乐圈提供“一种思路”，“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娱乐事件”，“要么他是真的发现了问题，要么就是用装疯卖傻来嘲弄娱乐，只是他自己后来也成为了被媒体嘲弄的对象。”

而在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宋祖德仍然一口咬定，信誓旦旦，刘亦菲是变性人，他强调，自己是花了钱和心血去调查，取证的。“武汉有个社会调查公司受我委托去调查取证———在她曾经读书的小学里面，证明她入学的时候真的是个男生……我每个月都亏损钱去调查这些事情。”而李亚鹏肯定是挪用了嫣然基金的款项；至于陈晓旭出家，则是为了逃掉税务，博取同情，“没有一个记者跑到世邦公司去调查过，也没有哪个记者去过北京市国税局和稽查局调查过。”刚开始，他高度褒扬张钰，认为“她是娱乐圈的英雄，对娱乐圈生态环境的改善确实多多少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了十天，他颠覆了自己的说法：“我原来对她是抱着同情的心态，经过逐渐了解，她是为了网站的炒作把录像带放到了网上，那些和导演上床的事，根本是假的。而且她说她是××年生的，其实她是××年生的。我已经开始逐渐疏远她。” 而十天前，张钰还对记者说，宋祖德是一个“遵守承诺，守信誉，很善良”的一个人。

专栏作家韩松落认为，宋祖德的博客文章，其情节、叙述、文风，极度接近“《知音》体”，“他写下的那些明星故事，因为极其离奇，往往产生了间离的、荒诞化、陌生化的效果，根本无法让人较真。这大概是他至今也没有遇到一件真正的官司的原因。”

宋祖德往往义愤填膺地批评并不真正接纳他的娱乐圈：“娱乐圈的人都特别自私，没有什么正义感的，一切都是为了名和利，没有感情、正义和爱情。所有娱乐新闻里的谁和谁谈恋爱、分手什么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假的。”

“我是用一种人文关怀的眼光看娱乐圈的。”这是他的深情所在。和他浅白的直抒胸臆的诗歌一致。“那些笑我疯，笑我傻的人才是真的傻。”这是他深沉的反讽，像是《红楼梦》里的疯道长唱的歌谣。“我在娱乐界只是玩玩而已，我还是要回去做我的实业的。”他持续关注并且积极投身娱乐圈的文艺批评，那是因为“娱乐圈的民主进程要比其他领域超前得多”———听起来颇有见地，其老练程度不啻于电视上经常见到的时事评论员。

第83节：大嘴宋祖德(7)

但是———话锋一转，“我觉得这正是考验媒体的时候。明知道这是一个假新闻，为什么还要挂？想知道我死没死，打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甚至有些网站，明明打了我的电话，还挂出我死了。有人刚打我电话问我说‘宋老师听说你死了’。我说‘你说呢’。他说‘我知道你没死’，然后接着又挂出来‘宋祖德死了’。”

他并不介意这些突发的“消息”。但是，他经常要打电话给家中的老母，报告他尚在人间的好消息。

据他自己说，他从小生长于贫寒农村，个子不高。“我父亲只有一米四六，我妈妈只有一米四五，我奶奶一米三。我一直希望自己长高些。”所以记者甚至认为这是他后来卖增高鞋垫的心理动因。“妈妈非常老实，被邻居欺负了也不敢出声。有一次，我急了，拿着刀扑向欺负我妈妈的人，把他砍伤了，被派出所关了起来。”“长大后，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宋祖德先生是一名博士。“美国科技大学，函授的，我拿到了文凭，也是花钱的，六万块人民币，不是我真的在美国读了三年。我用中文写的论文，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香港公司的人帮我翻译成英文，论文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就颁发了个博士文凭。我也特别担心上当受骗，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在宾州，一看原来是个很小的学校，在个小街道上，那个学校就一点点大。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交过六万块钱，我做过一篇论文，我的论文也通过了，那人家给我一个博士学位，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假吧？只是说他的学校比较小。”还是有一点点像《儒林外史》，那么，“青岛海洋大学这个博士文凭是我自己考的。”

一个刚成为实习记者的小女生发现，宋祖德看起来，就像她的家乡那边的小商贩。实际上，被人诟病为“乱咬”的宋先生，看起来，斯文、得体、温和，并不刺眼。他说话时也并不曾提高分贝。这时候你

甚至怀疑，他会不会和《绝代双骄》里的喜吃人肉的大恶人“李大嘴”一样，许多年后，人们发现，他其实并不真的爱吃人肉，“但是我又不得不吃，如果不吃，我就不能再在恶人谷里混下去。”

对话宋祖德

“我说的确实是实话”

吴虹飞：你在博客上写了那么多明星的事情，说的是真话吗?

宋祖德：我觉得我在说真话，有些是根据自己经验的推测，而有些是经过调查取证确实有证据的。我在北京和广州分别有一家社会调查公司，合法注册的。看到报刊娱乐版登的明显的假新闻，我会让调查公司去调查，类似于香港的私家侦探。如果发现假的我就在博客里写，没有任何收益，吃力不讨好，调查还要花钱。公司是亏本的。娱乐圈的假新闻太多了，许多青少年很喜欢看娱乐新闻，他们看了太多的娱乐新闻，过早地成熟甚至堕落了。今天的青少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国家的栋梁，我觉得媒体也好，我作为一个作家、全国青联委员，社会责任感不能放弃。我的调查公司月月亏本，几万十几二十万都有可能。

第84节：大嘴宋祖德(8)

吴虹飞：会不会有一些人向你爆料?

宋祖德：有些演员直接就跟我合作过，他们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也会有些剧组的副导演、制片人甚至化妆师，有些也跟我合作过。也不一定是有意向我爆料，只是偶尔发发短信打个电话聊一聊，回忆一下在剧组发生的事。他们到了另外的剧组，跟其他一些明星在一起，也会讲一些给我听。有些有娱乐价值的，又是真实的，那我就会写到我的博客上去。

吴虹飞：你能保证你博客上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真实的吗?

宋祖德：我敢负责任地说，我博客上写的东西没有恶意地去诋毁别人，没有恶意地杜撰假的东西，没有。

我说的确实都是真话，比如李湘、王菲、孙燕姿等等，我写过一篇关于孙燕姿的博客，说孙燕姿二○○七年会继续大炒，结果过完年第一个开炒的就是孙燕姿，其次才是陈晓旭。我都不是胡说八道的，他们公司内部有人跟我说了会有所行动我才会往上写，他们炒什么孙燕姿被黑社会绑架，其实是拍MTV时请人拿着作道具的假手枪，这就是恶意炒作。他们本身买通了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媒体，然后所有的媒体都跟着他们那样说，太可怕了，娱乐圈天天都在制造假新闻，说实话我很不习惯这个圈子。

吴虹飞：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这个圈子？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投资方向。

宋祖德：我也在尝试往其他产业发展，开发一些高科技产品。这个圈子这么多假新闻，还有我这种为人处世的方法，得罪太多人，我觉得很孤独，真的，我其实混得挺不好的，很多人还以为我如鱼得水呢，短短两三年就冲到第一线，很多第一线的男明星还没有我的新闻量大，那么红，关注度大。都以为我很成功，错了。

吴虹飞：你把这些真相公之于众，不担心别人报复你吗?

宋祖德：我的自信来自于我的真诚，我没什么好害怕的，也几乎没有经纪公司经纪人给我打电话什么的，打给我我也不会在乎。只有几个，像谢雨欣、孟广美，写律师函给新浪、搜狐，要求把我的博客撤下来，但是我坚决不同意。新浪、搜狐就跟我商量，因为我是有影响力的名人，他们也不能直接就撤我的文章，普通人的文章他都不跟你商量，直接就拿下。他们跟我商量，孟广美的公司发律师函来了，我们把你的文章暂时藏起来，可以吗？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是他们说得很诚恳，说先藏两三天，如果他们态度不是很坚决的话，再把文章放出来。也没有遇到过有公司打电话来骚扰或者恐吓我。

我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在这个圈子里很难混下去的，说实话，要不是我有点经济实力，我能够投资一部又一部作品，我要只是一名演员，我可能早就向这个圈子妥协了，我也很难熬下去。因为这个圈子其实很小，都是拉帮结派的。比如张纪中有他一个体系，他那一帮人都是互相包庇。冯小刚、张艺谋也是一样，张艺谋有一帮铁杆的兄弟姐妹好朋友，我要说了张艺谋坏话那就把其他所有人都得罪了。演员是打工级别的人，他们不敢说真话，一得罪人就会混不到饭吃，而我不需要在这个圈子里讨饭吃，我有自己的产业养活我，我在这个圈子里是特立独行的。我是老板，无需要看任何导演、演员的脸色，所以我才敢说真话。

第85节：大嘴宋祖德(9)

吴虹飞：王菲的女儿是兔唇，李湘离婚这些消息你都是从哪里来的?

宋祖德：我北京的社会调查公司调查出来的，他们早就调查到王菲生下来的小孩是兔唇，这个消息我得到后一开始也没有放到博客上，我没有公布，我觉得于心不忍，小孩子是无辜的。可是李亚鹏做得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把他与王菲结婚、大肚子、生小孩的是大肆宣扬，把港台、海外媒体都骗到他别墅去，几天吃不上饭跟着他们到处采访。李亚鹏策划这个事件太恶心了，我是为了教训李亚鹏，要让他知道恶有恶报。他的孩子为什么会有问题? 就是因为王菲整天抽烟、喝酒、打麻将。李亚鹏的生活也是很糜烂的，酗酒。我以前也和李亚鹏见过面，我也曾经想和他合作，我了解他，所以我有发言权。他们夫妻别看是所谓的明星很风光，其实生活是非常堕落的，你对自己的小孩都不爱护，才生出来一个不健全的小孩。我看他反复在恶意炒作，觉得该教训他，不要把老百姓当傻瓜，不要把媒体当傻瓜。后来我就在博客上公布了，过了一个月他自己也在博客上公布了。

吴虹飞：可是后来这个炒作就转向成慈善了，嫣然基金。

宋祖德：其实我还没有拿出我的杀手锏。他这个嫣然基金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他们弄来的钱是想拍电影的，他真的在挪用基金会的钱，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勇气公布出来。你们也不用写出来。我调查已经获得了很充分的证据，李亚鹏为什么如此高调地搞那么多明星办慈善晚会? 拍卖些不值钱的东西，已经搞了有一千多万了。现在真正用出去的才几十万而已，还有八九百万在他手上，他随时有支配权的。财务监督是没有力度的，里面有腐败。我还在继续调查取证，等我把证据完全抓在手上时我才会去惩罚他。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打着这种慈善的旗号去骗钱，太恶劣了，就是娱乐圈的一个流氓。

我觉得李亚鹏这样做，太对不起瞿颖、王菲她们了，真的。对娱乐圈的很多事实真相，我说出来的目的也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诗人的善良的责任感。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我的父母就一直就告诫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善良的正直的人。所以我在娱乐圈就一直保持这种风格，正直、善良，可是娱乐圈容忍不了我这种类型的人。

吴虹飞：没有一个报纸说你是善良的人。

宋祖德：我就是个被娱乐圈———娱乐媒体，特别是娱记———努力丑化了的人，把我弄成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的人物，这样才会给他们的媒体增加一定的关注度。

吴虹飞：关于刘亦菲是变性人的故事，我觉得太危言耸听了。

第86节：大嘴宋祖德(10)

宋祖德：在武汉她读书的小学———因为我在武汉有社会调查公司，武汉有个社会调查公司受我委托去调查取证———在她曾经读书的小学里面，证明她入学的时候真的是个男生。后来她的后爸，姓陈，做房地产的，在那个学校捐款，买通了学校上上下下的关系，把她的档案改过来，一切的一切都改过来。还有社会调查公司了解过，最早刘亦菲的邻居，他们的邻居说："明明我家邻居生下来的是个小男生来的，只是他妈妈经常帮他扎辫子，帮他穿裙子，真的是个男的。"因为她妈妈本身是个演员，如果她妈妈是个老师，是个医生，我倒还挺相信刘亦菲是个女的，可是由于她妈妈很特殊的职业，也是演员，她妈妈在娱乐圈混了很多年，没有红起来，所以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红，于是傍上了美国的所谓的老板，到外国做了变性手术，做了两次。还有她年龄也不是八七年，据我调查的最可靠的资料，应该是八四年八五年这个年龄比较准确，八七年这个年龄是假的。男人要变得大红大紫要比女人难很多，非常非常难，在娱乐圈里，男人要比女人难很多倍。女人要想红，像章子怡，往成龙大腿上一坐，这种事情马上就轰动起来了。如果哪个男演员往哪个女人的腿上一坐，没有用的。比如说某个女演员，说我现在暗恋上张艺谋了，这就是新闻。可是如果一个没有一点名气的男演员说暗恋上章子怡了，媒体是不会给你做的，没有人炒作，你暗恋章子怡关我们什么事。所以女人在娱乐圈会有优势。你说林志玲如果是男的，她从三十多岁开始混，能混出名堂来吗?

吴虹飞：现在有很多娱乐的选秀节目非常红，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方面做投资或者参与?

宋祖德：我觉得这种娱乐的选秀活动，弊大于利，真的对青少年有些误导的作用。我去年专门写了万言书给国家广电总局，建议"超女"停办。这表面上好像可以给一些平民塑造机会，使草根成为明星，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天娱公司搞的那些都是黑箱操作，那些冠军亚军其实就是一条途径，是用钱买通的。李宇春的爸爸在成都公安局工作，他管辖的那些单位都要买手机卡，支持她，为她发短信。我是真正调查过的，我不是瞎说话的。他可以利用他的实权，真是这样的。周笔畅没有当上亚军之前，已经有公司帮她联系好一个生产钢笔的厂家，如果该厂把她捧红，将来就把她签下来，做他们商品的形象代言人。天娱公司私下里就找这个制笔厂，赞助了一笔钱，让他这几千个员工发短信支持。这些所谓的短信支持，背后都是有黑幕的，电信局那里其实也没有经过公证处去公证过，比如你说李宇春的短信有四十五万条，有公证吗？有谁去查过？电信部门可以作弊啊，明明是三十五万，要说四十五万，你有办法吗？

第87节：大嘴宋祖德(11)

我预言往后的十年娱乐圈会更乱，这个圈子暂时还好不起来，靠一个宋祖德在呐喊是没用的，要十个要一百个才行。

吴虹飞：你如何经营自己的博客?

宋祖德：其实我的博客就是个话语阵地，我的博客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着一种另类的媒体。很多的娱记不知道写什么，就把我博客上的东西引用一段去做一篇东西。

吴虹飞：你为什么要炮轰郭德纲呢?

宋祖德：因为郭德纲不该昧着良心去代言这样的产品。

他把自己炒红了，就急功近利，整日想着得赶快拿两百万回来。他自己那么胖，他自己用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个产品确实不好，他是知道的，还要代言。不能说别人做了小偷而没被抓，而你郭德纲做了小偷正好被民警抓到了，就要惩罚你，那郭德纲不能说："还有别的小偷你没有抓到"。这个逻辑不成立。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其他明星的负面新闻?

宋祖德：这是他很乐意接受的，这就是你们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想出位，就要靠这些负面的新闻。天娱公司就掌握了这个杀手锏，所以把"超女"炒红了。他们刻意地给李宇春、厉娜那样的超女制造了很多负面的新闻。因为这个年代你要全做正面的新闻歌功颂德，没有人会相信的，名气也做不大，负面的可以做得很大。

章子怡也好，黄圣依也好，她们都懂得这个规律。章子怡的负面新闻非常多，有关系吗？会影响她红吗？会影响她们赚钱吗？不影响。有一大批老实巴交的人，演戏演了几十部，默默无闻，总也没有人为他做新闻，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章子怡的新闻，也是刻意搞的，比如在美国和某某看球赛。她在美国没有多少名气的，没有人认出她是章子怡的，就像赵薇、周迅在香港没有人会认出来的。包括黄圣依，在香港，不管在哪里和人拥

抱，都不会有人知道她叫黄圣依。可是章子怡身边的助理，他会拍一些章子怡的照片，发给香港、台湾的一些网络媒体，等香港、台湾的网络一出来，我们内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浪、搜狐———马上就会跟着出来，平面媒体就跟着出来，跟着后面的就是电视媒体，很无聊的，越炒越轰动。很多媒体知道是假的，但是考虑人家都做了，我们不做不行吧？能够坚持正义的、保持媒体良知道德底线的、认认真真做娱乐新闻的这种媒体太少了。

吴虹飞：文学圈难道没有问题吗？

宋祖德：文学圈里的伪君子也太多了。包括作家协会什么的，说实话都是花钱。我是很直率地说，我委托中国作家协会搞了两次宋祖德诗歌演讲会，每次要花十万块钱。要是我是个穷光蛋，就算我写的东西再好，我也不可能进入这么高层的中国作家协会。我还给中华文学基金会捐了二十万。因为我捐款，因为我花钱，所以我才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88节：大嘴宋祖德(12)

吴虹飞：你为什么要成为会员，对你有什么意义?

宋祖德：这是我的梦想，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作家。如果中国作家协会承认我了，我觉得我就是个作家，要不然我自己说我是个作家……人家上网一查，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么相信我。

吴虹飞：但是大家总是在娱乐新闻的板块看到你，也不会特别去查你的作家身份的。

宋祖德：会去查，因为这两年每年娱乐圈里有作品在做。每部电影出来总是要做宣传，做宣传总是要说一些话，用些特别有个性的语言说出来以后，有些媒体就断章取义，炒作一下，然后人们就嫉妒我，骂了谁了骂了谁了，这不奇怪。我每年都有几部作品，我三年拍了十部作品，在全中国民营公司里没有哪个公司有我这么多的，一般人家公司两三年拍一部电影，两三年拍一部电视剧，我是这几年拍了这么多了。

请叫我娱乐大王

吴虹飞：这个圈子容不得你的话，你怎么过呢?

宋祖德：很简单很真诚地面对就行了。在我的背后，有几个亿的老百姓喜欢我，支持我，可能有几百个伪明星反对我，讨厌我，甚至想杀了我，可是老百姓喜欢我。你看我的博客评论里面，在一开始的前三个月吧，里面骂我的人特别多，百分之九十六都是骂我的。

我很坚韧。我的博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了，一半的人支持我，铁杆的“德迷”。但是今年我写的有些文章，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些文章达到百分之九十。我现在“德迷”已经有三千多万了，有些特别欣赏我的，喜欢我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么自信，因为背后有老百姓支持我，我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吴虹飞：你不需要宣传吗?

宋祖德：我没有做假新闻，没有无中生有。所以我从来没有炒作过。我经常跟媒体说，求求你们，不要叫我“炒作大王”。你们可以叫我“娱乐大王”，因为我很有娱乐精神。我有很好的承受能力，你们怎么骂我，骂得没有道理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骂得有道理的，我会反省，我会改。其实更大的文艺批评是娱乐圈、文艺圈最缺少的。过去还有些文艺批评家，现在几乎没有了。现在的文艺批评家，基本上都是去领个红包，领个信封，说说好话，完事了。过去一些真才实学的有正义感的批评家都被淘汰了，有些老了，有些死了，有些被商品化了。这个时代没有文艺批评家，这是很可悲的，没有文艺批评家就不能推动我们文艺的进步。我其实就相当于文艺批评家那个角色。我是用一种嬉笑怒骂的，甚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贱的位置上，放在小丑的位置上，其实我是用心良苦，我是在做文艺批评家在做的事。我不是一本正经西装革履地批评，我可能穿得像要饭人的衣服，或者像小丑的衣服，所以有些人没有理解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那么热爱文艺，我希望文艺圈是阳光的，健康的，所以我在文艺圈里面呐喊、批评，甚至有时骂得还有点毒。爱之深，恨之切啊，如果我不爱这个圈子，我为什么要骂得这么毒呢？就像我们的父母有时看我们做错了事，打我们骂我们也很毒的，但他们为我们好。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第89节：大嘴宋祖德(13)

人们说我们影视圈为什么好作品一年比一年少了？没错，因为我们的好演员一年比一年少了，好导演一年比一年少了。你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些所谓的大导演，做的这些所谓的大商业片，多虚伪啊！花了那么多钱，瞎炒一通。中国为什么这些年炒作之风盛行呢？其实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带了个坏的头，还有冯小刚，都是“炒作大王”。所以我在一本书里写了，他们才是“炒作大王”。我详细分析了张艺谋是怎么炒作的，冯小刚是怎么炒作的，陈凯歌是怎么炒作的，我也提醒以后要进入这个圈子的年轻人，要扎扎实实地拿作品出来说话。文艺圈拼到最后，比的是文化底蕴，比的是影视作品，不是靠这种恶意炒作，根本无用。

确实有一批特别有才华的好导演，由于他们知名度不够高，不懂得炒作，他们融不到资，没有人给他投资，然而他们很执著地追逐他们的艺术，他们不愿意做什么商业片吧。或者是想做，但融不到资。他们做了一些曲高和寡的文艺片，也许在国外拿了不少奖，然而主流的电影院都不能上映，根本没有票房，所以他们做一部亏一部。有些就算运气好一点的，在海外把版权卖出去，勉强收回成本，或者拿个奖回来，但大多数是做一部亏一部，绝对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把电影当作实现艺术梦想的工具。

吴虹飞：你父母不担心你的情况吗？

宋祖德：其实我也没什么出息，我爸妈听到太多关于我的负面新闻，他们其实希望我退出这个圈子，不要再拍电影了。只要我一拍电影，我妈妈就会打电话过来，哭哭啼啼说：“你又要拍了，你不是说你不拍了吗？”因为我家邻居的小孩都上网，有时很八卦，把负面新闻说给我妈听。有次我妈打电话给我说，邻居家的小孩说你坐飞机死掉了，在北京被人打了等等，问是不是真的。

吴虹飞：你不担心你在娱乐圈的这种行事方式会影响到你的产业吗?

宋祖德：是很难平衡的，因为娱乐圈经常报道我的负面新闻，然而我也在其他产业方面，人们看到我就会问，娱乐圈那个宋祖德真的是你吗？我看长得挺像的。我也不能撒谎，就说确实是我。他们就问，你怎么被人家写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去告他们？我说就是娱乐一下，不用去告人家了。

只有我自己是最可靠的

吴虹飞：你的性格肯定不是天生就这样的吧?

宋祖德：这是修炼出来的，因为我做生意遇到了很大的打击和压力，从白手起家摆地摊穷光蛋变成亿万富豪，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的是发不出工资，有的是……反正面临很多很大压力吧。到娱乐圈后又是面临很大压力，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拜观世音菩萨，祈祷十分钟，修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看到我的样子时，会是微笑的、冷静的、儒雅的，那是长期修炼出来的。当我是一个政府官员，我是一个领导的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我斯斯文文很儒雅的。我跟一些大老板见面谈生意，是非常理智冷静的。

第90节：大嘴宋祖德(14)

吴虹飞：如果别人说你是个小丑的话，你心里会难过吗?

宋祖德：我不难过，我觉得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给老百姓带来了欢乐，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宋祖德：二○○二年之前我是很糊涂的，我去打保龄球，我叫所有的那些长得漂亮的教练来陪我打，打完以后每人送一个手提，然后我就故意输球给她们，每人奖励几千块钱，我可能一个晚上打保龄球就几十万花掉了。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有一段时间比较有钱，生活得很乱，我挺后悔的。

吴虹飞：你小的时候希望成作家，成名成家，你觉得你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吗?

宋祖德：基本上有一半实现了吧，基本上也算是半个作家了吧，好歹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虽然是花了钱搞了一些活动，好歹也出了这么多书了。

吴虹飞：你觉得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朋友吗?

宋祖德：有。商界也有，政界也有，娱乐圈也有。娱乐圈有些很浅的朋友，也有很好的。不管别人说我多坏，不管媒体怎么丑化我，他们坚信，他们认识的宋祖德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就是这么简单。

吴虹飞：你觉得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有没有偏差呢?

宋祖德：我觉得很客观，没有偏差的。觉得自己是比较自信，比较健康，比较有社会责任感，有同情心，善良，非常勤奋和努力，个性很倔强，很有拼搏精神。不管谁也不可能把我打倒，就算我倒了，我也会立刻爬起来，怎么样我都要成功，这是我的个性。

我每天都会反省我自己，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有十分钟我是什么都不做的，我也不开机———我是拜观世音菩萨，然后默

念，意念十分钟。

吴虹飞：你相信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纯真的东西存在吗?

宋祖德：有啊，肯定有。

吴虹飞：在哪里?

宋祖德：其实生活中四处都有了，你只要努力去发现，真的有。我这次在长沙我就发现很多，我的电影在长沙首映，前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电影院，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我，他们平时在媒体上见到宋祖德，好像……因为以前骂“超女”啊，长沙的媒体对我负面的东西特别多。但是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宋祖德在讲一些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能很客观很公正地对待我吧，也不像媒体所威胁我的那样，说宋祖德你到长沙来肯定要出事的，如果你敢来做活动，那些看电影的人，说不定有人会往你头上砸臭鸡蛋啊矿泉水啊的，可是没有啊。

吴虹飞：那你觉得好人该怎么定义呢?

宋祖德：好人，起码他属于善良的，是乐意帮助别人的，尽自己的能力———他当然能力有限，就那一点点能力，但是他能尽力帮助别人的。我觉得，除了演艺圈坏人很多以外，生活中好人真的挺多的。

吴虹飞：为什么有些电影自己主演?

宋祖德：因为演员太不可靠了。你让他来演，演完以后，他要的价特别高，然后要做宣传的时候，你要他参加发布会，他不来了，他另外跟你要钱，说他有事走不开，他的经纪公司会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自己是最可靠的。

第91节：媒体三人谈(1)

媒体三人谈

魏英杰（媒体评论员）

章杰（《南京日报》记者）

吴虹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吴虹飞：宋祖德的博客发言总有危言耸听的嫌疑，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恶俗。但我认为，大众的问题在于，看到别人的恶俗，看不到自己的恶俗。

魏英杰：反省意识确实是当下知识界和媒体严重缺乏的品质，恶搞、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实际上，没有反省意识的批评，对理性和知识是一种伤害，对自己和当事人也是一种伤害。

我认为，精英和非精英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所谓公共意识，就是知识与理性的现实转换，其内涵也包括反省意识在内。

章杰：我一点都不讨厌他。首先他长得特别可爱，而且明明你知道他都在瞎说，他还是很认真很诚恳地说着自己是真善美的代表，是一个诗人时，你会感到在上演一场真人秀。

吴虹飞：读完他的博客之后，发现他所说的危言耸听的话，居然有部分已经应验。宋祖德的话，有些是真的，但是大家当成假的。

魏英杰：宋祖德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也相信他是有体会或亲历的。但是，他所指出的一些真实，也并不能掩盖他在另一些方面的不真实。我不会因为他说了九句谎言而惊讶，更不会因为他总算说了一句人话而感动流涕。

章杰：其实他也是个聪明的人，有的时候会去诽谤，但那些特别离谱的话他肯定通过一些调查才说出来的。再说他在娱乐圈里那么多时间了，作为一个娱乐产业的投资人、出钱人，他总归能够了解点圈子内的丑事动态，而且演员还只能对他敢怒不敢言。

吴虹飞：王朔比宋祖德更诚实吗？我认为王朔说话的方式更为可信，是因为他是用知识分子的逻辑和话语去说话的。我认为宋祖德在骂人上，采取了一个主流和媒体都不能接纳的策略。

魏英杰：那是因为王朔本来就这德性，现在也如此。在大众面前，他始终就是这么一个人。

至于说到策略，我认为宋祖德对付媒体确实是有策略的。他就是用这样的招数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否则像他这样口无禁忌，又殊无贡献的人，谁会去关心他？但你别看这么多人对他感冒，但他一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却又蜂拥而至，因为，那意味着有好戏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祖德就是大陆最大的“反智精英”。

第92节：媒体三人谈(2)

章杰：宋祖德是有点病态，他的娱乐精神就是不大看得起自己，把自己放得很低，就是个娱乐小丑。其实人家是个老板，这么疯癫为的就是给员工赚钱，也不容易。我觉得他的出现也是这个浮躁的媒体时代给造出来的，如果全国的报纸都像《人民日报》那样，他根本不可能有市场。

吴虹飞：王朔作为知识分子，要贬低自己。宋祖德作为非知识分子，要拔高自己。赵忠祥要缩小自己的性事。黄健翔要扩大自己作为慈父的一面。他们这些人，做事情，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和逻辑，而且自成体系，自圆其说。

魏英杰：就如你所说的，他们做事情确实应该都有自己的道德和逻辑，而且是“自洽”的，否则岂不是人格分裂、精神崩溃了？至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道德混乱，难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人。时代如此丰富多彩，社会如此错综复杂，不必因为那么几个人而痛心疾首，感叹道德沦丧。

章杰：宋祖德要养活很多人啊。他做增高鞋垫发家，想要投身娱乐圈做影视。影视圈其实是个名利圈，只有有名才能有利，他只有靠这种恶俗的炒作来使自己的曝光率高，从而达到自己产品的推销。有时候他已经顾不得个人廉耻。从这点上说，他是个好老板。

吴虹飞：他真的那么值得人厌恶吗？有无妖魔化的成分？

魏英杰：他是不是值得人家讨厌，自我炒作也罢，妖魔化也好，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要紧的是，不知道宋祖德半夜醒来，会不会自己也讨厌起自己来。

章杰：如果从媒体角度，他肯定不是个好人，天天骂这个骂那个的。但是现实中，他的确比较大方，对演员大方，对演出单位大方，比较能够结交到朋友。他总是比明星们的虚情假意来得好，总比老是骗人，给大家看点假相的人要好。

吴虹飞：饶颖、张钰……民众对这些性丑闻相对来说，持较为反感的态度。而宋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居然去接近这些声名狼藉的女人，还提供过帮助。

魏英杰：你发现没有，他并非因为哪个女人名声狼藉大抱不平才冲上去的，而是无论男女只要正处于舆论中心，他大概都要凑上去的。你将一年内他出现的场合列出来，就可以得出我这个结论。去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当天，他当场叱责旗下女演员一幕，不知你是否记得。再说了，如果你认为他是“怜惜”饶颖、张钰她们，那他也该怜惜已成了出家人的“林黛玉”陈晓旭才对啊？我看，只要能够抢人眼球，他是“男女通吃”的，对此大可不必抱什么“同情的理解”。

章杰：因为现在的娱乐新闻就是以猛料著称。他了解现在媒体的心态后就充分满足媒体的需要，造成自己成为媒体上有强势话语权。他是否善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至少他对他的母亲挺孝顺的。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宋祖德和媒体的关系？

魏英杰：是谁这么热衷于报道宋祖德的？还不是媒体吗？但与其说是公众参与了宋祖德的“神话”形成过程。不如说是媒体。宋祖德的今天，我看就是他和媒体共谋的一个结果。宋祖德需要话语权，媒体需要八卦，二者眉来眼去，成就了这么一个娱乐界“怪胎”。

章杰：他就是娱乐经济出现的无聊产物。一个农民想要攀上高枝的典型。

（本文与严晓霖合作）